

今古

幾人

曾會

神州文集

第五號

廖雁平等著

危樓

鬼

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

認作天限有

也

醒

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

對 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

念奴嬌  
陳亮

李啸新愛相月會

2011年4月1日



李

李  
13-580

古今幾人會會

危樓遠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會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

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

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

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對

# 會曾人幾古今

號五第集文州神

# 會曾人幾古今

號五第集文州神

鵬海羅 · 陽秋江 · 還鳳曲 · 然宛郭 · 嘯清周 · 平雁廖  
誰劍陳 · 楚君蕭 · 風勁吳 · 閣雲林 · 安瑞溫 · 彬瑞沈  
錚鐵李 · 玲燕陳 · 任天胡 · 夏永程 · 燕輕秦 · 平永程  
世明林 · 良定楊 · 昇虹忍 · 眞娥方 · 舟墨方 · 塵激鄭  
鋼學陳 · 珍淑陳 · 煙飛陳 · 平任溫 · 華振李 · 樓小戚  
星昏黃 · 禮叔馬 · 居新林 · 珠麗司 · 棣蘭陳 · 成先蔡  
煌陳 · 也渡 · 旅鷗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疾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 目錄

### 貌（小說創作）

曲鳳還	家	二七
周清嘯	爆竹一聲除舊歲	三
郭宛然	扶擇	四
廖雁平	遷居	五
江秋陽	太陽之死	六
羅海鵬	遊戲	七
沈瑞彬	萬里遊俠	八

思（散文專輯）

- 溫瑞安 ■ 天下人…………… 卷  
林雲閣 ■ 英烈千秋振神州…………… 一三  
吳勁風 ■ 這懷念難盡…………… 一三  
蕭君楚 ■ 那一廂一廂的情懷…………… 一三  
鵬 旅 ■ 壯麗的朝代…………… 一三  
陳劍誰 ■ 長夜吟…………… 一三  
程永平 ■ 昂山的緣…………… 一三  
秦輕燕 ■ 山峯…………… 一三  
程永夏 ■ 憶我兒時…………… 一三  
胡天任 ■ 車上風雲…………… 一三  
陳燕玲 ■ 金山浪濤…………… 一三  
李鐵錚 ■ 中國不可辱…………… 一三  
周清嘯 ■ 情義如山…………… 一六

古今幾人會

鄭激塵	風起聯袂	一六九
方墨舟	滑稽新傳	一七七

視（現代詩品）

方娥真	你說你要行到眉運了	一八五
忍虹昇	山水篇	一八九
戚小樓	心箋	一九三
李振華	中原耕夫	一九九
溫任平	致溫瑞安	二〇三
渡也	潔淨的衣袂	二〇四
陳飛煙	夜路上的腳步聲	二〇六
陳煌	悲歌	二〇八
楊定良	白衣勝雪	二二三

- 林明世 ■ 氣勢如虹……………三五  
陳淑珍 ■ 一顆哭過中國的心……………三〇  
陳學鋼 ■ 俠客俠女……………三五  
蔡先成 ■ 醒寤……………三五  
陳蘭棣 ■ 我都支持你們……………三七

### 言（論文戲劇）

- 司掃月 ■ 站立在風雨中……………三三  
林新居 ■ 中國中國……………三六  
馬叔禮 ■ 我們往何處去……………三一  
黃晉星 ■ 戰場相會……………三五  
神州社 ■ 我們相守在年少……………三六

### 神州編後

# 會曾人幾古今

貌

月

貌



67.12.

# 家

曲鳳還

—

冬天上午的八點半，日光涼颯颯的，透過還沒裝窗簾的窗戶，照在這七坪大的房子一角。窗子小小的，所以光線也就這麼一角罷了，像無端端釘了一塊補釘，其他的地方還都是暗的。成年累月的牆壁灰沉沉的，油垢、雨漬，到處都是一塊塊的霉斑，讓人一遇到陰天，心就提了上來。這屋頂頂著洋鐵皮，四周圍著雜木板，裏裏外外加起來不過一間大的違章建築，倒也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人定勝天哪，誰知道二十年有多少的人事變遷。高樓大廈，一層層都是雨後春筍；繁榮進步，不再是初來乍到的那份窘迫；八線大道，仁愛路旁的椰子樹都長得老高了。而這些用雙手搭起來，像鳥巢似的克難房子，矮矮地縮在窄巷裏，一間緊挨著一間。張家的廁所對著李家的

廚房，空氣中混合著各式各樣的氣味，蒼蠅東家長西家短地拚命嗡嗡。隔壁太太吼孩子起床上課的聲音，流行歌曲在收音機裏聲嘶力竭，和對門的歌仔戲唱反調。每家門前的竹竿，晾著一家大的衣服，在風裏頭飄來盪去，訴說每一家不同的身世和故事。

二

一睜開眼，常慶圓就給突然壓低的天花板嚇了一跳。剎那間，她搞不清楚身在何處。等她看清楚床旁邊、滿屋子裏，都堆了零亂擁擠的家具，看到這些熟悉的家具時，她才從零亂擁擠的記憶中，理出個頭緒來——原來昨天已經搬了家。

這些桌子椅子，箱子櫃子，橫的豎的擺了一屋子，不只是熟悉，甚至一閉上眼睛，都想得出曾經在什麼位置。都是有歷史的了，有的年歲比在台灣出生的常慶圓還要大些，那些紅木的大衣櫃，一套暗綠色的上木沙發，厚實穩重的大書桌……都是常老爹剛到台灣，花了幾千塊錢買下的——那時候的幾千塊哪！現在全堆疊擠放在一起，再被黝暗的天花板一壓，當真顯得欲振乏力了。椅子腿朝空伸著，上頭還堆了些雜七雜八的什物，全都不情不願的，找不到個適當的容身之處。就像常老媽成天嘟囔著：連個下腳的地方也沒有。以前哪，這是什麼地方？抗抗窪窪，野草荆棘，荒涼得緊。哪住得了人啊？！

以前？就番說以前了。急性子的董叔叔，是常老爹過去的傳令兵，一提起來就有氣，氣不過

就衝著常老爹嚷：人走那一步路講那一句話，老團長，現在還說以前呢！大陸都丟了，你那四十幾口的家業算得了屁啊？！放著好好的公家房子你們不要，說什麼馬上要回老家了。不肯買房子，不置產。好啦！租了個市民住宅的房子，一晃就是二十年，現在房東要拆了重建，二層樓要改建成又高又大的八層樓房了，你們急啦！啥用？又打官司又上法院的，最後還是拗不過。當初勸你們買個房子不聽，好了吧，十二號不搬家的話，就要強制執行了。還說以前呢！還有時間說以前呢！

常慶圓聽在耳裏急在心裏，家裏只有兩個年過七十的老人家，也只有唸大學的她能夠在外頭跑跑，再不找房子，就來不及了。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去敲她結義兄弟的大門——常慶圓自稱有兩個家，一個是父母和她，另一個就是那些兄弟們的家。那些兄弟一個個全是頂真頂真的，不是玩玩的，不是閒著沒事來稱兄道弟一番。

那些兄弟，夠讓常慶圓驕傲的了。從小，稱骨歌裏就說她是什麼「兄弟六親無有靠」——呵，無有靠啊！兩個親哥哥都淪陷了。懂事之後，知道「哥哥」這兩個字，這輩子和自己是絕緣了，那像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看到別人家有哥哥就眼紅，為什麼媽媽不再生個哥哥呢？

偏偏小莉整天噁哩呱啦地講她台大的哥哥有多麼了不起。有什麼了不起嘛？那些什麼冠軍啊

，主編的，常慶圓全不稀罕。只是啊，參加聯考前，小莉的眼鏡搞丟了，她哥哥坐在眼鏡行等了一上午。然後氣喘吁吁地跑回去，哈話也沒說，只掏出手帕擦額角的汗珠。小莉進場時，她哥哥拍了拍她的肩膀：『考完了我請妳去小美吃聖代！』夠了，哥哥就是哥哥，不是姊姊的嚙嚙。那時候，常慶圓總是鼻頭一陣莫名其妙的酸。

然後，小莉的哥哥出國了，成家了，他隔個半年寫封信回家，催小莉快點考托福申請學校，愈早辦愈『安全』。小莉她爸爸也急得什麼似的，要她哥哥別回來。常慶圓忽然覺得一點也不嫉妬小莉了，真的，一丁點也不。

或許是因爲常慶圓也有哥哥了，也有了許多調皮搗蛋的弟弟。她遇見這些個兄弟，陸陸續續的，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那些兄弟沒有一個不平凡，也沒有一個不奇怪的。他們有的還在唸大學，有的小學畢業就在工廠裏當起了師傅。他們從來就沒有過什麼『思想差距』，什麼『溝』不『溝』的，還不是一起過得好好的，半工半讀，共同維持這一個『家』。他們很少淌過一滴淚，什麼天大的難關不過？平常嬉笑怒罵，百無禁忌，什麼樣的玩笑都開得出來；可是，在老大回馬來西亞的時候，他們哭得比誰都傷心；正經嚴肅的時候，又比誰都凜然。寫稿、讀書、練武、挺直著胸膛唱國歌、奔著到冰果室看『越高淪亡實錄』……他們不是一般人口中放浪不羈的『江湖兄弟』，因爲律己比誰都嚴；也不是別人心目中門令森嚴的『幫派組織』，因爲用情比誰都

深。

來開門的是讀台大農化的廣西佬，因為他長得黑，平常又喜歡打打鬧鬧，滾過來滾過去的，人不高，却一肚子鬼點子，於是有個綽號就叫開了：「小黑豆」。大家爲了這粒豆還特別改編了一首「黑豆頌曲」，用的是哀怨悽惻纏綿的民謠「兩夜花」的調子唱出：

「黑豆黑，黑豆黑，

天下黑豆一般黑，

你說我黑，我說你黑

也不知道是誰最黑？」

「哇！」他咧著一口白牙，笑嘻嘻地襯他格外透亮的黑，一搖一擺地開了門：「阿圓，告訴你個寶事……」

一下子，剛才路上的焦急全給擋到門外頭了。常慶圓滿心好奇地，用她怎麼學也學不太像的台灣話問：「蝦米蝦米？」（什麼什麼？）

「嘿！你知道胡下巴現在做什麼嗎？」黑豆神秘兮兮地賣關子。胡下巴，結義兄弟排行老十，人也老實老實的，因下巴特長，故得此名。家裏的這些外號，全是老大平日「觀察入微」，了

然於心，所以能把每一個的外貌和性格刻劃得唯妙唯肖。

「下巴大俠何在？」常慶圓提高了嗓子叫。

從廁所裏果然傳來一聲長悠悠的回應——「什——麼——事——」

常慶圓不解地看看黑豆：「他在幹嘛？上烏奴啊？」上烏奴的意思就是上廁所——廁所又叫烏奴廠，取「解放烏奴」之意。

「哪裏，他在洗浴缸！」一旁默默看報紙的「鐵口無情」說話了。他在結義兄弟裏排行老四，一催起稿啊房租啊，讓你死不了也嚇掉半條命。

「唉，有那麼勤快？沒搞錯吧？今天我值日咧！」常慶圓詫異地說。家裏面一向職有專司，工作分配得各盡其分，每天都有人輪值、整理環境、保持清潔，啥時候胡下巴如此「大方」了？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他呀，是被罰的！」小黑豆幸災樂禍地龇牙咧嘴。胡下巴的本名就叫胡大任。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還不趕快看黑板公告！」督察部大人，外號「瘋姊姊」的秦宜雁，「格登、格登」地從地下室冒了出來。

常慶圓吐了吐舌頭，這一進門不先看黑板公告，可是要罰兩塊錢的——幸好遇見的不是另一

個督察——陳見琬，否則這錢是罰定了。

七尺長的大黑板，密密麻麻都是粉筆字，黃的紅的白的，記著這一家的喜怒哀樂：

△神州文集第二號『踏破賀蘭山缺』一個月之內已再版！

△『神州奇俠』座談會——『無數知音可劍頸』，十二月二十三日必須送交振眉閣！

△『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十二月二十五日前要整理完畢！

△振眉詩牆還有七天就罰款，十天就不收！這期一定要好好寫！座談會要好好準備，否則那晚你會睡不着！

△神州文集第四號『夢斷故國山川』十二月廿三日截稿。只准交散文和評論。

△羅海鵬捐獻衛生紙一包 山莊部致謝

△胡、吳、黃三人竟然在播放『將軍令』等音樂時，呼呼大睡，罰三人各洗浴室一天！

看到這裏，常慶圓不覺失笑，原來這三個寶是這樣遭此下場的，活該！振眉閣是老大的書房兼臥室，有時在晚上會播些好聽的國樂，或者客家山歌、廣東小調什麼的，有一次常慶圓和陳風烟半夜聽到振眉閣裏傳來細細的樂聲，兩個人抱着棉被和枕頭，在振眉閣前打了一夜的地鋪。大哥一開門出來就看到這兩個裹着毛毯的餛子，他不聲不響地進房，把錄音機開得大聲了。那些樂聲是古中國的絲竹，一聲琵琶，一句洞簫，甚至一男一女的對答應和，都是柔柔的月光。聽紙上

模模糊糊的燈影，像小的時候，吹糖球的小販吹起了各式各樣紅漣漣的人物花菓，雖然遙遠了，可是還是不肯褪色的鮮明。一點一滴，更漏似的，帶着些熱鬧和淒涼，溫柔 and 滄桑，淌着淌着，順着椽眉間的門縫，全淌進了人心坎裏去了！

這三個懶鬼不但該罰，而且罰得真妙。洗浴室？哈哈！這下可報了常慶圓與胡大任不共「同門」之仇了！因為常慶圓和胡大任不宜同出入一道門，否則即有交通阻塞之虞。這是據老大說的。至於其中內情，則不得而知了。

常慶圓站在黑板前好一會，忽然想起自己要搬的救兵，猛然一回身，就是一句：「對了！我要搬家了！」

「噫，阿圓要離家出走?!」冷不防大哥已經站在身後多時了。

「什麼什麼嘛！我們家要搬了！」常慶圓急得趕緊搶白。大哥老是半開玩笑地拿話激人。

「搬家？搬家我最內行了！誰要搬家？包管把他家搬得一點東西也不剩！」黃老二興奮地從黃河小軒裏出來，話一到他嘴裏，正經的也成了不正經。

「廢話！搬你的頭！」常慶圓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現在連房子都還沒著落呢！」

「這有什麼？找嘛！」

第二天一大早，黃老二就把人給挖醒了，大呼小叫地去找房子。

以前幹過汽車材料的阿楊，選特地向朋友借了一輛鈴木一百，和黃老二上路了。從早上到下午，啃了兩個麵包，從永吉路到景美木柵新店，看過了所有的紅紙條，走過新開的大馬路，再拐進一條曲折折的小巷子，那些陌生的街啊弄啊的。常慶圓第一次覺得台北市這麼大，第一次覺得這麼大的台北市竟沒有一寸是屬於自己的。

二十幾年了，別人說收回就收回，那一角屋簷是棲身落脚的地方？還是壓根兒就忘了什麼是棲身落脚？二十幾年了，別人同時來台灣的，早就扎根穩固，樹蔭濃密了，只有常老爹還是把根暴露，在風裏雨裏，撐一身塵土，直到他撐不動了，身在病裏。若不是常老媽縫縫補補，湯湯水水，怕這棵曾經壯碩的樹也禁不住寒霜和朔風了。

一幢幢陌生的房子，一個個漠不相干的門牌，身旁的兄弟焦灼地尋着找着。「吉屋招租」的條子多得是，只是合適的太少了——又不要公寓房子，又要有院子，必須是一樓，價錢又不能貴——跑遍了台北市，路是蛛網，人在路上用脚步牽線，到底那一根才找到夢裏的家呢？

「我看，算了吧！明天再找吧！」常慶圓拖着蹣跚的脚步，滿心都是失望，實在，實在是走不下去了呀！

「不要心急，總會找到的！」黃老二總是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哄着安慰着。

「喂，這邊還有紅條子——」阿楊在對街高興地揮手大喊。

那是一間小小的違章建築，在一道窄得通不過摩托車的巷子裏，他們敲了房東的門，問明了房租、押金，天色已經黯了下去。

#### 四

回到家的時候，路燈全亮了，對面新上海理髮廳門前的旋轉燈，一圈圈地繞着，好像永遠也不會果似的。

而常慶圓確實是累了，她推開紗門，一屁股往沙發上坐去，這才看到董叔叔也來了，平常難得一見的應舅舅也到了。

「爸，我們找到房子了！」常慶圓疲憊地報告她和兄弟們一天的收穫。

「呀，這樣的房子不能要，絕對不能要——」應舅舅還沒等常慶圓說完，就不由分說地搖手。

「爲什麼不能要，奇怪了，別人住得，爲什麼我們住不得？」董叔叔冷冷地回答道。

「噢，你們想想看，那種地方——嘖嘖！」應舅舅邊說邊搖頭。

應舅舅是一個標準的新派人物，第一次來常家，就前前後後打量了一番，一會兒說光線不夠，一會兒說空氣不好，最後建議，還是買台冷氣機吧！

董叔叔是個牛脾氣，從小就是常老爹帶出家鄉，跟了常老爹大半輩子。他不認識幾個字，也不懂什麼科學衛生的，他只是一個認死理的老兵罷了。

「我說，團長，你們就不要挑挑揀揀了，當初錯過了宿頭，現在還想揀什麼好的？」董叔叔一個勁兒地說，唾沫因為激動，都飛了出來。

常老爹和常老媽都茫然了，不知道該聽誰的好。

應舅舅笑了笑，帶着知識份子慣有的瀟灑和傲岸：「倒不是揀揀挑挑，只是有的時候，要理智，不要衝動……」

常慶圓給搞迷糊了，怎麼辦呢？明天就非搬不可了。「那麼，應舅舅，現在如果不要那房子，我們該怎麼辦呢？」

應舅舅一手捧着茶杯，一隻手叼着一根烟捲，臉上掛着笑說：「好辦。你媽媽找我來，就是爲了這件事，如果找不到房子——就，就搬到我家去好了！」

「開玩笑！」董叔叔禁不住一把站了起來。

常老媽不得不說話了：「我想——先住上一陣子再說，騎着馬找馬，總好些！」

常老爹和常慶圓都在猶豫着，董叔叔則根本就是反對。應舅舅看出個中端倪了，他竟一拿帽子，說：

「我看這樣吧！我一向是講究民主的，既然小圓和她叔叔不放心，就一道去我家看看，行了就住，不行就拉倒，怎麼樣？」

常慶圓朝董叔叔望了望，看來，也只有這條路好走了！

計程車在一幢高級的花園洋房前煞然停了。應舅舅拿鑰匙開門，換了拖鞋，招呼着進去：

「坐。別客氣，愛芬哪——」舅舅朝裏喊着，沒人應，浴室的水嘩啦啦地響着，大概舅媽在洗澡吧！

舅舅隨手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小胖還沒到家，來，參觀參觀，這是小胖的房間，我特別替他定做的立體書桌，……」

小胖是舅舅的大兒子。那房間確實有許多與眾不同的地方，從床到桌子、櫃子、書架，都是定做的。外加一套高級音響，而小胖，現在才小學二年級。

「來來來，你們看，這是廚房，我們用的是美國原裝進口惠而浦冰箱，這可是保證六年不壞的……」

常慶圓看着那體積特大的冰箱，是蠻不錯的，只是，自己家的那架純國貨的大同電冰箱，還不是用了十年了，也一樣沒病沒殃的？基於禮貌，常慶圓不斷地點着頭。沒料到，應舅舅愈講愈得意了。

「我告訴你，小圓，你爸媽不懂，一個人的一生，「住」的環境最重要，拿我來說吧，我買下這幢房子，全面重建過，才有今天這個局面——」

這些話，常慶圓都非常的贊同，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心裏頭就是有一些不舒服。那是和小莉家的心情相似吧！

從小，常慶圓就喜歡往小莉家跑，她們家有許多兄弟姊妹，玩起來熱鬧多了，不像自己家冷冷清清，孤孤單單，就只有比自己大了五十幾歲的父母作伴。而且，小莉家的父母非常地疼小圓，又開明又年輕。尤其是小莉的媽媽，常常無端端地把常慶圓拉到面前來，把常老媽親手縫的棉襖換上一件又美麗又輕柔的毛衣，一點也不像棉襖的笨重土氣。

「小圓，你媽媽那點都好，就是不懂小孩子心理，哎，年紀輕輕的，打扮得這麼老氣。」每次，常慶圓都靦腆地低下了頭。一回家，便衝著常老媽發脾氣，發誓再也不穿勞什子棉襖了。

常老參和常老媽都上了年紀，思想跟不上時代了。常老參動不動就搖頭嘆息，大罵男孩子的長髮，常慶圓總要辯回去：「爸，你這是老腦筋了，男孩子留長髮也沒什麼不對嘛，有的時候還蠻好看的。」常老媽一定要等到家人都齊了才開飯，常慶圓總是說：「這是何必呢，節省時間，誰也別等誰，不好麼？」常老參不吃牛奶麵包，堅持要吃豆漿燒餅，他總是說：「咱們中國人吃不慣那些洋玩意兒！」常慶圓就是不服氣：「爸，你這是什麼思想嘛，牛奶麵包照樣營養價值高

，真是抱殘守缺！」

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到了小莉家，看到她哥哥自以爲瀟灑的長髮，自然而然常慶圓就心裏嘀咕：男不男，女不女的，什麼體統！每次，小莉一放下書包，就往廚房找飯吃，常慶圓總奇怪地問：「你爸媽吃過沒有？」小莉拿起筷子，搖搖頭說：「不知道。」真是奇怪！連自己爸媽吃過飯沒有都不知道。有次，小莉全家帶常慶圓一起去吃什麼「麥當奴」，唉，常慶圓忽然，真的忽然忽然，懷念起燒餅油條來了。

爲什麼那些自以爲不值一顧的觀念，悄悄地，又回到了常慶圓的心中，佔據了所有的空間？大概與那些兄弟有關係！他們驕傲地自信，面對著自己的國和家，他們真的讓你覺得做爲一個中國人是多麼光榮的。他們護家護出了名「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他們真的毫無愧色的。

面對著他們，常慶圓愈發慚愧了，有一次，「不小心」穿著常老媽親手縫的棉襖出現，心裏頭懊惱得半死，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數落呢？却萬萬沒想到，一點也沒想到，寧溇姊會大大聲地讀，讀得常慶圓又難過又高興，高興的是終於自己的棉襖可以見人了，難過的是自己竟白白辜負了它三四年，面對著這羣兄弟誠摯的愛，常慶圓開始知道，什麼是一個屋簷下的家。

常常慶圓和她的董叔叔一道步出應家大門時，常慶圓忽然看到董叔叔腳上穿的是一雙破了洞

的皮鞋。她有一股說不出的親切，在冬天裏，她想起她那些穿拖鞋的兄弟。

「房子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坐在車上，董叔叔只講了這一句話。

## 五

終於還是搬家了。搬到那間小小的違章建築，再破，也總是自己的。

常慶圓家裏啥都沒來得及收拾，就要開始搬了。搬家就像逃難一樣。捲個鋪蓋就匆匆忙忙倉倉惶惶地上路了。

老大早就宣佈了，派四個兄弟幫忙搬家。十二號的早上，却來了五個。

頭一個進門的周老四，睡眼惺忪——他有徹夜趕稿的習慣，不到早上五點不停筆，現在才早上七點，敢情他還沒睡到二小時？！

又一個第二個是黃老二，笑瞇瞇地東問西問，像回到自己家一樣，見什麼搬什麼，不過，他有個外號叫「神經刀客」，把東西搬到什麼地方去，就不知道了。

第三個是吳疾草，他每次自我介紹時，就自稱：我叫「口天吳，疾風勁草」，搞得別人不知道，還以為他的名字長達七個字呢！

第四個是阿楊，他一排兔子牙，又專門喜歡穿翻毛的外套——裝羊。做起事來熱心認真，開起玩笑來可以讓你不忍卒聽。

第五個姍姍來遲，是厚重穩實敦樸的廖三哥，他永遠手裏拿著一本書，不看就不知道了。

這五位大使一到，搬家才有個正式的開始。在這之前，常家老的老，小的小，真應了「老弱婦孺」那句話，只不過摺摺綁綁，做做零碎活兒。而這幾個兄弟開始捲起袖子，聲言幫阿圓搬妝，發揮練武精神，什麼沙發、衣櫃的重家具，全扛上了卡車。

中午的時候，常老媽要常慶圓請他們吃飯，到飯館叫了客排骨飯，其中那個最貪吃的阿楊，又在窮嚷嚷：

「我不愛吃排骨飯，我要吃蛋炒飯！」

「去你的，一律吃排骨飯，不許玩什麼花槍！」阿圓早洞悉了他的「陰謀」。

吃完了飯，抹抹嘴巴，又要開始幹活兒了。下午的工作比上午還要吃重，搬進去比搬出去難。

中間又遇上房東來搗蛋，說好要給搬家費的，却遲遲不肯交來，這邊不交，那邊的房子就搬不進去，進退兩難麻煩大了。

周老四擺出他「鐵口無情」的模樣，比那個房東還要兇上幾倍，（偏偏湊巧，這房東就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周老四的頂頭老師。）房東給嚇住了，搞不懂什麼時候常家多了這麼一班年輕小伙子來撐腰，平日被他們欺負夠了的常老媽也挺直了背跟他理論了，終於房東履行了原先的約

定。

吳疾草和阿楊就是一副「社會人士」的樣子，與人周旋攀訕，還蠻像那一回事的。

黃老二打電話找搬家公司，要對方「開個價碼」。

對方說：「六百。」

黃老二搖頭：「不要！」

對方接著說：「五百。」

黃老二又搖頭：「不要！」

對方只好再降低：「四百！」

黃老二還是搖頭：「三百五！」

搬家公司面有難色：「太少了吧？」

黃老二是吃了鐵硬了心了：「不是三百五就不要！」

對方終於屈服：「好！好！就這樣說定了，馬上去！」

這些都是平日在莊裏的訓練，各有專長，沒想到在這種地方全派上了用場。

六

窄窄的巷子裏，矮矮的木板屋裏，終於安置了一個家。

常慶圓的家不只一個，一個遮蔽風雨，一個迎接風雨，而她兩個都愛。等到暮靄沉了，楚天闊了，霜重露白的日子，總有一張棉被裹著心裏一個窩，總有一室爐火溫暖家裏幾個人！

# 爆竹一聲除舊歲

周清嘯

漫天漫城的鞭炮聲，嘵嘵啪啪！嘩嘩吧吧！此起彼落地從清早便響個不停，震耳不絕的聲響和散漫在空中的硝烟味，還有那炮仗爆開時瞬間閃光的火花與紛紛墜地的紅紙屑，在在都顯示出今天有比尋常一般節日還濃厚的喜氣，當然啦，今天是除夕。

儘管外面這麼熱鬧，鞭炮聲要把整座城轟掉似的，此刻的王家却和平日一樣，冷清清的。康祥伯獨自一人坐在大廳的沙發椅上，報紙已重複看過幾遍，隨手丟在一邊，無聊得緊，便燃起根烟來打發時間。廚房內不時傳來炒炸的油鍋吱剝聲和飄過來陣陣香味，康祥嬭與天美正在裏頭幹活。方才康祥伯在大門前貼好『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的春聯後，轉到廚房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却給老伴請了出來。老實說，他在廚房一點也幫不上手的，而廚房的空間又

不大，在裏面只有礙手礙腳的，康祥伯只有知趣地退到大廳來。看看實在沒有什麼好做的了，家裏在早兩天已打掃得窗明几潔，神桌在早上已抹得乾乾淨淨，瓶花也換過水，供品水果也都一一擺好，香燭元寶都已買齊，康祥伯只有在大廳上看報紙抽抽煙，等着兒子從遠方趕回來團圓。

康祥伯共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小女兒天美今年剛考上本地的大學，不用像三個哥哥一樣終年不在家，沒課時便在家裏幫助媽媽整理家務。大兒子兆興在台北做生意，自己有一棟房子，一年難得回家幾次，三年前結了婚生有個女兒，以後更難得回家，只有偶爾寫封信回家報個平安；老二兆健在桃園一家工廠做事，每逢休假或節日都回家來；老三兆新前年大學畢業考上預官，正在高雄海軍基地服役，更少機會回家，就是在春節全家人團聚時，因海上加強巡邏航曳，他得隨艦艇出海，去年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沒能回家過年。

「咻！咻！」門鈴響了，不知是老大還是老二回來了，康祥伯連忙去開門。「爸。」長媳婦笑吟吟地牽着小孫女進來，兆興把車門鎖好，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稍後進來了。

「小馨，叫爺爺！」長媳婦對小女兒說。小馨穿着黃花裙子，長得白白胖胖的，烏亮亮的大眼睛望着康祥伯，沒有開口，有點怕生的樣子。

小孩一年才跟父母回來一趟，怕是不認得了。康祥伯俯下身去，把她抱起來說：「小馨呀，

不認得爺爺了麼？」

「快叫爺爺！」兆興在後面命令。「爺爺！」怯怯的，叫了一聲。

「好！好！小驍乖，爺爺給糖妳吃哦。」康祥伯笑謎謎，疼愛的摟着小孫女。「爸，不要給她糖，等下她又吃不飯了。」長媳婦提醒說。

兆興和太太女兒見過母親和妹妹後，長媳婦留在廚房幫忙做菜，他就回到廳裏來，和父親聊天。

「兆健怎麼還沒到家？」兆興看看時間，已經快要拜祭祖先了，老二仍然不見蹤影。

康祥伯望了他一眼，把手上的烟捻熄，嘆了口氣。

「爸，他要的錢你沒有給他？」兆興看父親的臉色不太對，想起三個月以前的事，關切地提起。

康祥伯搖搖頭：「他沒說清楚要那大筆錢去做什麼生意，我怎能給他？兆健這孩子自小頭腦就比別人鈍，跟別人合夥做生意很可能會被人騙的，那可是我辛苦一輩子的血汗錢呀！」

「爸，兆健是很忠厚不錯，但也不見得會吃虧，何況他在外工作也有四五年了，世面也見多了。他有決心要自己創業，你就幫助他吧，難道你要他一輩子替人做事？」

康祥伯楞了一楞，想不到大兒子會說出這種話來，早知道兆興會幫老二說話講他不是，就不

該寫信跟他講，那時寫信給老大，也是無非在提醒他，如果兆健向他要錢，可得提防點，免得兆健拿錢去給別人騙了。

三個月前，剛好是康祥伯退休時，領了六七十萬的退休金。隔了幾天兆健從桃園回來，向父親拿五十萬，說要與朋友合股做生意。那時康祥伯聽說一位朋友的兒子和人合作，被人捲逃了幾十萬，這消息讓康祥伯戒懼於心，深怕老二也會上當。況且兆健一向未提起要和別人合股做生意的事，在他抽絲剝繭，層層追問下，兆健沒辦法把和什麼人合夥做什麼生意說出個具體的提案，只說拿到錢再和朋友研究，自然使康祥伯不放心了。而老二自小頭腦就不靈光加上個性木訥，不是做生意的人材，不像老大兆興那麼精明。當時康祥伯不答應給錢。第二天兆健默默回桃園去了。

『照你這麼說，如果兆健向你耍錢，你準會給他了？』康祥伯望着大兒子，看他怎麼回答。

『兆健沒來找我。』這回答倒是令康祥伯出乎意料。

兆興看着父親，又說：『就算他來找我，我也沒那麼多錢給他。』頓了一頓，見父親沒開口，補充一句：『石油漲價，我的生意大受影響！』

老大做的是機械買賣，康祥伯想不通這和石油漲價有何牽連，可是對機械買賣自己是一竅不通，他說受影響，就是受影響吧，他沒有必要欺騙父親的，自己又不向他拿錢。康祥伯的心地雪亮，也不免因老大那句話而覺得有點沉重。兆興似乎有着隱憂，不自覺地流露在臉上。康祥伯看

着兒子低頭抽着烟沉思的樣子，神態帶有幾分落寞，和他一身嶄新的棕褐色西裝猩紅寬領帶的打扮顯得極不調和。

隨着日頭偏西，大廳漸漸黯下來，父子倆已沉默了很久，誰都沒有先開口打破因沉默而顯得渾重的氣氛。街上的鞭炮聲剛剛會沉寂不少，只有遠處間歇幾聲清晰的爆響，而此時又重捲起來，兇猛熱烈的爆響層層疊疊串連連在天地間如浪似潮洶湧的打着春雷似地喧嘩出濃郁的歡樂氣氛。看看窗外的天色已是暮昏，康祥伯站起來，吩咐上菜開始拜祭祖先。

「不等兆健啦？」康祥嬌端着一盤白切雞放在桌上，濕漉漉的雙手往兜在前身的圍巾搓抹着，有點不安。每年除夕，老二總是有參加拜祭祖先的，今年怎能不等他回來才拜呢？

「媽，老二很可能不會回來了。」兆興忽然在一旁掙口道。康祥伯望了他一眼，心中不是滋味。康祥嬌聽見兆興的話，瞪大眼睛，急急問道：「你怎麼知道兆健不回來？過年咧，不回家去那裏？」

康祥伯怕兆興說下去會惹起康祥嬌的不快。那次兆健要五十萬的事，他就沒讓老伴知道，一向來老伴是比較偏護兆健的，若給她知道一定會不停纏擾着要把錢給老二。兆健不回來，八成是生氣自己不答應給他那筆錢，這件事更不能讓老伴知曉，否則就有場架好罵的，老伴一氣起來，可不管過年不過年的。康祥伯趕緊開口：「兆健可能搭不到車，今晚回不來。」咳了一聲，接下

說：「天晏了，我們總不能一直等下去呀。」

康祥嬌想想也是如此，只得搖搖頭怨道：「這孩子，明明知道要拜祖先，就不會早點回家。」

「眼光落到兆興身上，對他埋怨起來：『兆興你這做大哥的也真是，自己有車怎不會想到順便接兆健回來？』」

「媽，我怎麼知道……」兆興有點不悅，老二回不回來怎麼會扯到自己頭上。「好了好了，這也不能怪兆興的。太太，妳趕快把菜端出來吧。」康祥伯伯母子倆鬧開來，趕緊把康祥嬌支開。

拜過祖先，燃放過炮仗後，接下來該是吃年夜飯了。康祥嬌堅持等兆健一起吃，康祥伯認定兆健不會回來的，却也不願讓做母親的傷心，過年嘛，應該是一團和氣的，況且他內心也是盼想着二兒子回來團圓的，一家人高高興興的吃頓年夜飯。去年老三沒能回來，家裏仍然熱熱鬧鬧的把年度過了。今年呢，兆健回不來的問題是一塊大石沉甸甸壓在心上，大家都提不起興致來，氣氛變得凝滯，低悶。這是過什麼年！老成持重的康祥伯憋不住了，一掌拍在茶几上，沉響的「啪」，震得茶几上的杯子和杯蓋格格輕響：「不等了，開飯吧！」

這頓年夜飯吃得不是很開心，各人悶聲不響的一改往年席間笑談歡悅的情形，連夾菜都小心翼翼

翼的，似乎特別客氣。兆興、長媳婦和天美各別向父母親敬酒，兩個老的只是點點頭說好，酒杯隨意碰了一下嘴唇便放下來。沉悶的氣氛持續到驀然響起的急促的門鈴聲才打破了。天美從椅上跳起來，嚷着：『我去開門！』飛快向前院奔去。康祥伯放下碗筷，拿起酒一乾而盡。

『爸媽，你們看是誰回來了！』前腳剛踏入門，天美便興奮而大聲嚷起來。出乎意料的，老二和老三同時出現在門邊。

『兆新，幾天前你拍電報來說不能回來了，爲何又可以呢？』待兩人入席後，康祥伯問起來。

兆新笑一笑，望了兆健一眼，說：『是這樣的，本來我必須留營，今天中午二哥來找我，我一塊去見長官，長官體念我去年沒回家過年，就准我兩天假。這是二哥的功勞咧！』兆健穿着藍格子恤衫，留着平頭，褐棕色的方臉上帶有笑容，讓人感到親切。

席間照例由在外的三個兒子報告這一年來的好消息。首先由老三兆新先說。他站起來，一口把酒乾完，白皙的臉因酒意而飛浮上血紅。吁出一口氣，他說：『我的喜事都聚集在這個月，可謂好事成雙。月初剛剛升上中尉。喂，天美，三哥升了官，妳高興不高興？』自小兆新和天美最合得來，一起玩耍一起談話，天美遇到問題，都找三哥幫忙解決。前年兆新去服役時，天美送他去車站，還哭了呢。

『好呀，三哥升官要請客囉！』天美笑着敲他竹槓。

『請客嘛，沒問題，到時連妳的男朋友一起請，好吧！』看見天美瞪他一眼，有點害羞的樣子，兆新哈哈一笑，繼續道：『還有一件喜事，兩天前我獲得一筆獎金，就是我參加海軍徵文比賽，得了小說第一名。』

『嘩！有十萬塊錢咧！』天美叫了起來。兆新從旅行袋中拿出一疊鈔票遞給天美，說：『這裏一萬元是三哥給妳買嫁粧的。』天美驚喜得竟然忘了說謝謝。兆新再拿出數疊鈔票說：『這裏四萬塊是給爸爸媽媽的。』雙手把錢捧到康祥伯面前。康祥伯把錢推回去，說：『你的孝心使爸媽很高興，但是爸媽用不到這筆錢，你還是留着娶媳婦吧！』兆新無奈，只得把錢收回旅行袋中。

老二兆健接着站起來報告。他說出他和朋友合夥做的生意已經開始了，那位朋友就是他工作了七年工廠老闆的大兒子，他們做的是砂石生意。半年前朋友從日本回來，帶來消息說日本在今年後已沒有砂石可採取了，日本商人便想來台灣買，目前他們已和日本一家大公司簽定合約，每個月供給該公司三船砂石。兆健因沒有資本，以為與朋友合作不成了，不料那位朋友說資本由他出，兆健只要負責管理砂石場便可，利潤他拿七成，兆健拿三成。聽得康祥伯眼木口呆，天下竟有那麼好的事！康祥伯忽然一下子感覺到這孩子已長大，不再是鈍鈍懵懵的讓自己担份心了。

輸到老大兆興，他慢慢站起來，朗聲說：「我沒有好消息給大家。這次回來，我打算接爸媽去台北一齊住。」兆健兆新齊聲發出一聲歡呼。康祥伯示意大家靜下來，緩緩向兆興道：「台北又冷又嘈雜，我和你媽都住不慣，你的好意我心領就是了。」

「我也捨不得離開住了幾十年的老家和左鄰右舍。」康祥嬭也表明她的立場。

「爸、媽，兆興是一番好意，你們就搬去台北和我們一起住吧，我們可以多照顧一點。」長媳婦插口說。

「梅蓮呀，台北我們是不搬去的了，只要妳和兆興平時多回家幾趟就好了。」康祥嬭向長媳婦說。「是啊，爸媽這裏有我照顧呀，搬去台北爸爸就沒得和老友下棋聊天，媽媽也找不到牌搭子，會很寂寞的。」天美點破兩老不願搬去台北的原因，却惹得兆新笑起來。兆興見兩老堅持不搬去台北，只好訕訕然坐下來，彷彿受到打擊似的，他沉默地吃着飯，席間兆健兆新天美一千人談笑風生，也驅除不了他那可怕的沉鬱。康祥伯看在眼里，隱隱感覺到兆興有着莫大的隱憂，却猜不透他的心事。

吃完年夜飯，在兆新的鼓噪下康祥嬭開了牌桌，兆興兆健兆新一起陪母親打牌，兆興似乎興趣缺缺，心不在焉的連續打錯牌，才打完三局他便不打了，改由梅蓮來打。康祥伯和小孫女小馨在看電視上的「新年聯歡節目」，兆興則一人坐在一邊猛抽煙。

大年初一，清晨的陽光分外明麗，鞭炮聲更是排山倒海似地響個不停，連空氣中也散佈着節慶的喜氣，剛剛向父母拜過年，兆興便說有許多應酬，要馬上趕回台北。康祥嬾和做弟弟的都希望他明天才走，兆興苦笑說沒有辦法，一家人送到大門外，兆興和梅蓮在車裏擺擺手，汽車噴出一道黑烟轉出去消失在巷子外。

「大哥變得怪怪的。」天美忽然開口道。

沒有人作聲，良久，康祥伯嘆了口氣，說：「你大哥在外做生意，有許多事身不由己的。」說着，心中一陣難過。

忽然一隻手臂繞過來摟住他的肩膀，康祥伯側頭看見是老二兆健，也把手搭在兆健肩上，對他說：「兆健呀，你以後不要跟你大哥一樣。」

「我知道，我知道。」兆健的聲音有些嗚咽。

在一邊的兆新忽然叫起來：「爸媽，天氣這麼好，我們去烏來玩！」天美立刻好呀好的拍手贊同。

康祥伯吸一口氣，也笑起來說好，兆健兆新和天美簇擁著康祥嬾進屋去準備食物。康祥伯抬頭望天，天空晴朗得有如一幅不染一絲污穢的藍布，太陽像是一面金色的銅鏡，金燦明亮。半空中剛好射上一枚火箭炮仗，轟的一聲散開一小陣烏黑的濃烟。

鞭炮聲嘵嘵在四周響着，康祥伯站在原地一直聽着，心中馬上被新年熱鬧而歡欣的喜氣充塞得滿滿實實。等下記得叫兆健買幾串鞭炮放放，康祥伯轉身跨進大門時，如是想着。

# 抉擇

郭宛然

沈默，在彼此間蔓延。「該如何勸說奶奶呢？」森連心裏想。其實哥哥的決定並沒錯——「投筆從戎」這是每個中華兒女的職責呵！可是，可是剛才奶奶那一句話卻重重的敲打著他的心。

「要去做兵，得先把我抬上山再去。」

抬眼看看窗前的哥哥，他正低著頭，蹙著眉，嘴唇抿得緊緊的。整個臉上寫滿了苦惱和堅毅。哥哥一直是奶奶引以為傲的寶貝。從小就聽話、乖巧，老師教的功課都做得很好。有一句話常掛在奶奶的嘴上：

「我們家陽連啊！唸書以來我才爲他買過一支鉛筆。」

整個村子的人誰不知道，每學期學校最大包的獎品，都是由他抱回來的。奶奶常常逢人便說

：「我要讓我們家陽連過海去唸大學，然後回來教書。」奶奶一直都是很放心哥哥的啊！可是今天晚上，唉！

窗外偶爾的蛙鳴，劃破寂靜的夜空，一切景象仍是這麼的熟悉。每一個夜裏奶奶會在這個時候，端上一碗綠豆粥要我早早睡。其實我也了解奶奶對我的期望，也希望自己能好好唸書，做個奶奶的乖孫兒。可是，可是我身上流著是父親的血液呵！

一張父親戎裝的照片，打從有記憶來，就一直掛在大廳上。每次一回家，入眼的就是父親英挺的模樣。雖然父親常常不在家，但總覺得他參與了我們的每個喜樂和煩惱。直至那一天，一個長官送來父親的名牌——那個永遠別在父親胸前的東西。這頓照片就被移至自己的房裏。每個夜裏總望著父親的臉龐而安睡。其實若父親天上有知，亦會贊同我的決定。兒時父親送我的玩具就全是小小的飛機和戰艦。可是剛才奶奶似乎很灰心，去唸軍校並不是去送死啊！何況奶奶平時是那麼順我的。唉！要是父親在就好了。

哥哥又在想爸爸了，每回哥哥一有煩惱就這樣。不聲不響的盯著爸爸的照片。其實說起來所有爸爸的印像都來自哥哥，時常在夜裏，哥哥告訴我，爸爸是多麼勇敢的，他參加的是蛙人隊，經常要出海去執行任務，家裏還留著他順手攜回的小石子和沙這些東西，這些東西現在都擺在哥哥的抽屜裏。可是我總覺得哥哥像爸爸，尤其在這個不聲不響的時候。我一直想告訴奶奶，哥哥

去當兵，家裏還有我哪！以後我會像哥哥那樣聽話，好好唸書。將來做個老師。可是奶奶一定會相信我會變乖的，以前我都是最愛玩的啊！哥哥以前怎麼不叫我乖點。真是！怎麼辦呢？奶奶這麼生氣，哥哥這麼苦惱……

陣陣咳嗽聲從隔壁傳來，奶奶的氣喘又發作了。我實在不是故意想惹奶奶生氣。唸軍校只是投筆從戎而已。這和普通大學又有什麼不同呢？看森弟沈默的模樣，似乎已長大了不少。況且還有叔叔他們，奶奶可以搬去和他們住啊！上次叔叔從城裏回來不是說，店裏事情忙，兩個小堂弟沒有人照顧？森弟明年也唸高中了，可以住校。住宿生的生活一直都是很有規律的，假日也可以到叔叔家去看看奶奶的。

淡淡的月光洒落於窗外，屋外一畦畦的菜苗上有薄薄的一層黑絲，點點螢光錯落於草地上。大地一切都如此靜謐。似乎夜夜如此，臨睡前總喜歡在這裏站一會兒，看看夜的面貌。有時是無垠無涯的黑，有時月光清麗得令人心折，有時繁星閃爍，熱鬧得像一個城鎮。而最常的是這樣，薄薄的月光，照出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夜。

「睡吧！明天還要跟奶奶解說呢！」

「唸唸」！猛然一聲夾著一道刺目的光，呼嘯而來，父親的臉容突然於黑暗中跳現出來。又是「單號」了。怒火在胸中燃起——兒時真難得容不下死亡的陰影，總以為這條火是理所當然的

生活，就像平時的某一個舉動，日日的重複著。逐漸成長，這懼怕種和鬼魅掙扎的夜，憤怒和仇恨相借而來。尤其在父親那次出門而永不歸來後，總想在那一天，把這腔怒火焚燒著我們的仇敵。

「啾啾」！又是一聲，緊接著一陣淒厲的哀號傳來。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已相當習慣這種炮聲。總也相應不理的任憑它吼得聲嘶力竭，仍舊各個繼續著手邊的工作。可是這哀號是誰的？怎麼這麼淒厲？

久久未再有砲聲，經驗告訴我那邊已停止射擊了。窗外遠近都亮起了燈，隔壁的奶奶也披衣起身。大家開了門詢問剛才的哀號，卻也如大家希望的沒有結果。慶幸的，各個又關起了門。一種劫後的踏實感在彼此心頭，雖有小小的問號，那已不重要。

「睡吧！明早還要幫奶奶到菜圃拔草，然後告訴她軍校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

扛起鋤頭，捲著褲管。脚踏在微濕的草地上，第一道晨曦照出了整個大地的生機。綠得豔張的草地上有晶亮的露珠，清風逗得花兒笑彎了腰，脚踏過層層的阡陌。奇怪！今早怎沒碰到阿虎伯他們。走著走著，遠處有一羣人正比手劃腳著。就近一看，原來阿勇他們家那隻老母豬正躺在一灘暗紅的血泊中。兩眼瞪得好大，腸子都流了出來。大家正澄清著昨日的疑惑時，阿勇他爸爸氣喘吁吁的跑了上來。呆愣了一會兒後，用手把這豬媽媽的雙眼闔上。大家就地掘了個坑，鋪上

草，慎重的將牠埋了。

回到家，奶奶問：「有沒有幫人家把豬給埋了。」我點點頭。心裏盤算著如何對奶奶解說。星期一報考志願表就要交了。

「吃飯吧！」奶奶端出粥和一碗我最喜歡吃的蛋炒蘿葡乾。

「森弟呢？奶奶。」怎麼一放假就不見人影，要考高中呢？

「他吃過了，在房裏看書。」奶奶說。不很熱中似的。吃飯吧！等一會再和奶奶說，少了森弟的飯桌顯得特別空曠，其實若我上軍校，奶奶可以搬去和叔叔們住，有小堂弟的日子也會熱鬧些。況且也不用這麼早起來，還要下田工作，待會兒再跟奶奶講吧！

「陽仔，吃飽後幫奶奶寫封信給你叔叔。」奶奶緩緩放下碗說道。

「好，要寫些什麼呢？」

「就說要他把帶那兩個小傢伙的女孩辭掉，過些日子我就去幫他們照顧一下，還有這是我印章，你不是急著要交志願表嗎？」奶奶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黑色的小木盒。

「奶奶，那森弟呢？」

「你們唸高中不是可以住校嗎？或者也和我到他叔叔家。」奶奶把還沒吃完的粥倒給小雞吃了。此刻我手中握的這亮黑的小木盒，上面還有來自奶奶身上的溫熱。

# 遷居

廖雁平

台北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九點鐘，冬寒料峭，陽光懶洋洋灑進屋內，屋內大廳臥睡着四、五個人，每個人蒙頭呼呼酣睡着。忽然，電話鈴聲大作，「鈴鈴——鈴鈴——」急如星火，響徹大廳，把我從睡夢中催醒，我微睜開惺忪的眼睛，正待起身去接電話，此時電話鈴聲遽然停歇下來，清嘯先我一步拿起電話筒，說道：「這裏是神州社，請問——」頓了一頓，清嘯帶着驚訝的口吻繼續道：「曲風還，什麼？妳講大聲些好嗎？呵，妳今天下午不能到山莊來值日。妳要去找房子，什麼？要訴諸法律解決？好的，我會把話轉告大哥哥。黃昏星是嗎？他一大早出門，聽說是替妳找房子，好的，假使他回來我會把話轉告他，在那裏見面？喂喂！通知他下午一點鐘在台大校門口見面，好的，好的，一定，一定，請放心！再見。」清嘯把電話筒輕輕放下來，接着便縮回被

窩裏繼續睡覺。

\*

\*

\*

當下午兩點鐘，天空飄浮着幾朵厚重的雲層，多陽羞赧地隱藏在似鉛般的雲層裏，陽光穿透過雲層，如網般灑落在人世間。

我們七人在日暖風寒的路上，趕着到廣東飯館去吃飯。當我們一行人抵廣東飯館門口，溫大哥推開玻璃大門，我們便魚貫而入。我們找到一張桌子，大家便圍坐下來。

一位年近六十的胖子，笑迎而來，開口說道：

「幾位？」

「七位。」

「請點菜。」溫大哥接過菜單、白紙和原子筆，攤開菜單，縱目掃視，點了五菜一湯後，便把紙條遞給伙計。

胡天任拿起茶壺為在座的每一個人斟茶。

大家低啜着濃郁的茶水，清嘯突發想起早上曲鳳還打電話來詩社的事，他對着溫大哥說：

「老大，今天早上九點鐘左右，曲鳳還打電話來詩社說，房東催逼他們今天和明天這兩天一定要遷移出去，要不然訴諸法律解決。所以今天她整日不能到詩社來，她與黃昏星要四處去找房

子。老大，我們要不要派些人手去替他們搬家？」

甫畢，溫大哥以食指戳一戳前額，想了一想，說：「這件事情就由你與黃昏星兩人負責辦理，今天傍晚宣佈一下，看明天什麼人有空的就去幫忙。」

「菜來了。」劍誰大嗓門嚷道。

「麻煩讓開一下。」溫大哥與我把身體側向一旁，菜餚一碟碟陸續從我們之間送來。

大家提起筷子，整軍待發，溫大哥說：

「一、二、三——」飯桌上頓時掀起一陣喧嘩。

「添飯囉！」我離席逕直去盛飯，坐在櫃台後的年輕掌櫃，頻頻投遞驚恐的眼神，彷彿怕我們把整鍋白飯吃得一乾二淨。

「今天誰值日？要記得帶狗飯回去呵！」身掌督察的劍誰說。

「是我。」吳勁風半舉着右手。

溫大哥說：「蔥油雞來囉！大家一齊動手，每人任夾一塊。」言畢，人語笑聲鬧成一團。

飯桌上的菜餚在眾人的筷子一來一往之間，有人狼吞虎嚥，有人細嚼咀嚼，一柱香的時刻，飯桌上杯盤狼藉。

「老闆，多少錢？」清嘯趨前櫃台問道。

「一百七十元。」清嘯在櫃台上盤算一下，折身回來說：「每人廿四元，剩下兩元，捐給阿狗基金。」

付過賬後，步出門口，我對溫大哥說：「老大，我有事要到西門叮一趟，傍晚時刻回來。」

溫大哥聽後，回答說：「好的。再見！」

\* \* \*

我乘搭二三六欣欣客運，車子逕直往台北車站的路上疾馳而去。我在台大醫院站牌下車，跨越馬路，進入台北公園。台北公園裏的亭台樓閣，樹蔭花叢，池湖柳岸，小徑拱橋，遊人無所不至。

我在路上踽踽直行，不時地左顧右盼，飽餐人爲景物。我意識地看一看腕錶，時正三點廿五分，我回眸望着前路，心中暗說：「表姊從荷蘭寄來一百元，今天到台灣銀行去，就可以兌換到錢了。這些錢付了上個月欠下的房租兩百元，和這個月的房租六百元，再歸還一部分錢給朋友，所剩下無幾了。」

表姊在荷蘭一家華裔經營的餐館裏當女服務員，據她信上所言，她在那裏的工作時間是上午十時至晚上十一時止，每個星期日照例放假一天。夏季生意旺盛，忙得汗揮如雨，女主人對待她們較好，男主人非常吝嗇，每當冬季生意冷淡，店裏人客疏少時，好幾個員工就會遭受到解僱的

厄運。每年春季，阿姆斯特丹舉辦一個花展，美輪美奐，人山人海，吸引不少鄰國的遊人。客居異鄉多年，阿姆斯特丹，她才到過一次。

冬天快要來了，不曉得今年她老闆採取何種措施……

\*

\*

\*

傍晚，街燈亮起。

台北車站人潮洶湧，車輛首尾相銜，商店門前閃亮着霓虹燈，呈現一片繁華景象。

我回到詩社時，已是傍晚六點四十五分了。我掏出鑰匙打開鐵門，看見大廳亮着燈，阿狗蜷伏在長桌子下面，我脫下鞋子進入房門不久，廳內電話鈴聲大作，我急急拿起電話筒問道：

「這裏是神州社，請問找誰？」

「我是徐家管，請問楊濟輝在不在？」

「不在，他跟黃昏星和胡天任到世新去賣書。妳現在在那裏打電話？」

「學校。」

「妳今晚要不要過來詩社一趟？」

「不行了。我們快要考試了。等一會我再打電話來好了。再見。」

「再見。」我放下電話筒，折身回到房裏去，捻開檯燈看書。

忽然，廳內門鈴響起，快步出去開門，吳勁風在門口笑嘻嘻說：「麻煩開一下門。」

「吃過飯沒？」我問。

「還沒有。其他人呢？」

「還沒有回來。」他放下背包，把鞋子脫下。

我們各自回到房子去。

屋外的暮色愈來愈黑了，尤其是冬季，黑夜比其他季節都來得快。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羅海鵬、秦輕燕、陳飛烟、李鐵錚等人陸陸續續由外面回來了。尤其劍誰的大嗓門在社裏，大廳簡直變成鬧市。

黃昏星風塵僕僕由外頭辦事回來，在房裏休息片刻，便在大廳宣佈一件事情：「明天早上誰有空能幫曲鳳選他們搬家的？」

當天晚上決定明天能去幫忙搬家的人有：黃昏星、周清嘯、吳勁風、楊濟輝和我。

\*

\*

\*

翌日清晨六點半鐘，我們五人在一家燒餅豆漿店用過早餐後，便逕直到指南客運站牌等候車。

「三號指南客運來了。」勁風呼喚道。

我們聽了準備排好次序上車，然而三號指南客運由我們面前呼嘯而過。

車上僅有司機一人。濟輝說：「這是回終站的車子。」

大家在站牌附近等得無聊，我在背包裏掏出一本書來打發時間，清嘯亦是如此。

勁風看不順眼，說：「阿廖，還有什麼書，借一本給我看。」

我在背包裏掏出一本遞給他：「這本國文書你拿去看好了。」

勁風朗爽地回答說：「也好。」

楊濟輝和黃昏星兩人閒著無事，在店舖附近圍籬東望西看。等候相當久的時刻，不久終於來了，我們上了車，司機發動引擎，車子便絕塵前往。

\*

\*

\*

「伯母您好！」大家異口同聲道。

王伯母身穿一襲滾邊的綢衣，躡着布鞋，站立在門口，笑道：「小媛，妳的同學朋友來了。」

邊說邊把大門打開些，接着繼續說道：「請進，進來屋子再說。」

曲鳳還的家前些日子，原本是開糯米糰、燒餅、豆漿店的，自從王伯伯身體不適，病情時好時壞。一家三口，曲鳳還現讀於台大哲三，王伯伯抱病在身，乏人照顧，王伯母便把生意歇業了。

我們一行人進入客廳，看見周圍堆積着一箱箱衣物，王伯伯坐在椅子玩弄着手杖。

黃昏星趨近王伯伯面前，問候說：「王伯伯您好，溫大哥與娥真託我向您老人家請安。」

王伯伯緩緩地說：「好！好！」

王伯伯自從生病之後，聽曲鳳選說曾有一次碰巧她在學校上課，她父親忽然昏厥於地，母親當時看到這種現象，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左鄰右舍聞聲前來幫忙，及時送入醫院急救，才把整個惡劣的病況挽救過來。

現在王伯伯兩頰削瘦，兩腳乏力，我們與他寒暄一番之後，便開始捲袖動手捆綁搬運東西。我負責清理王伯伯書案上的文物，看見玻璃墊下有一幀王伯伯年輕從軍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眉宇軒昂，精神煥發。聽曲鳳選說，她父親年富力壯之時，歷經勦匪、抗戰、勘戰等時期，替國家民族奉獻過一份力量。自從隨中樞來台，身在軍界，爲了怕影響到淪陷在大陸的龐大家族，遭受共黨的清算迫害，從此在台隱姓埋名，等待反攻契機成熟，光復神州，落居故鄉。

\*

\*

\*

曲鳳選的寢室黝黑一片，牀鋪、書案上以及地上都是雜亂的書籍與紙張。大家俯身整理一番，湊成一堆便搬出門外。

忽然清嘯驚訝說道：「曲鳳選，這本書是我的，害我找了好久，原來在妳這裏。」

曲鳳選有點不好意思，苦笑說：「對不起，上次向你借的，忘記歸還給你。」

「哇！這本『蘇東坡傳』是我的。」我邊找邊說：「找找看，看還有沒有我的書，怪不得我書架上的書愈來愈少，原來流落到妳這裏來。」

此時，曲鳳選臉色尷尬答辯道：「那天，你不在社裏，我在你書架上取的，忘記告訴你，好啦！好啦！看完就即刻還給你。」

「這些信件不能看！」曲鳳選把黃昏星手中的信搶回來。

黃昏星不甘心說道：「看看有什麼關係？」

清嘯在旁戲謔笑道：「狗媽媽的信不給狗爸爸過目，狗爸爸會生氣囉——」甫畢，引起軒然大笑。

\*

\*

\*

當天上午十點鐘，天空晴朗，陽光普照着大地。

張叔叔駕着二手貨的載貨車子來了，他把車子停放下來之後，打開車門便抱怨道：「座墊下的鐵板毀壞了，到車廠去修理又要花一筆錢，買到這部舊車子，保養費還比買它回來，更不合算。」

早上與我們一起搬東西的董叔叔上前打招呼，一口河南腔調的國語，說：「老張，你來啦！」

「從口袋裏掏出一包長壽牌香烟，遞到他面前：『請抽根烟。』」

張叔叔推卸答道：『自從染上肝病，辭退三軍大學的教職至今，便烟酒不沾口了。』

董叔叔笑着把香烟塞回口袋裏，開口又說：『我們現在開始搬運好嗎？』略微沉思片刻，說：『你用過早餐沒？吃些稀飯好麼？』

「不！我吃過早餐了。」

\*

\*

\*

小型卡車一時裝載不下這麼多家具物件，唯有來回數趟分批載運。第三趟載運的回程中，董叔叔、楊濟輝和我坐在後面，我望着額頭低窄，鬢角花白，粗腰體壯的董叔叔，問道：『董叔叔，你目前在那裏高就啊？』

董叔叔聽後，咧着嘴笑道：『我已經退役了，現在用國家的俸祿。』

「今天我來幫王大哥的忙，說來話長，小媛在台灣出生，我是親眼看她長大的，唉！時間催人老啊！我與王大哥的交情，大致算來，也有四十餘年了。」

我聽了，當楊楞住，凝視着急遽倒退的馬路，沉思默想：四十年該有多長啊！在這個物慾橫流道德信義罔顧的時代，一份真摯坦誠的友情，能夠維持四十餘年不衰，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且令人多麼敬羨啊！回想自家結義兄弟，目前維持最長久的兄弟情誼，僅是十來年罷了。還有

漫長的三十年的時光裏，彼此的思想、情感、理想與抱負，是否能忠心不渝呢？三十年的滄海桑田之變化有多巨大，誰又能逆料呢？王伯伯一定是一位很令人心悅誠服的人物，要不然他的舊部怎麼還追隨他如此久呢？

董叔叔的話匣又打開了，他說：「在大陸的時候，王大哥曾經率領我們兩千弟兄，孤軍作戰，擊潰共匪兩萬兵力，贏得一場萬民矚目的勝利。」

\*

\*

\*

「爸爸，房東說要你離開這裏後，才放心把押金與無息貸款十萬元交給我們。」曲鳳還娓娓把話轉告。

王伯伯聽後，臉色一沉，環顧客廳的一櫺一柱，喟嘆一聲，說：「萬想不到，一住下來便是二十年了。房子破舊終該拆掉，重建起高樓大廈；正如人老了，也該要走了。好吧！我們就走吧！」

王伯母與曲鳳還攙扶着王伯伯出門，我到路口召了一輛計程車來，清嘯坐在前座，王伯伯與曲鳳還坐在後座，司機發動引擎，車子便揚長而去了。

\*

\*

\*

王伯伯等人離開後。

我們等人幫忙搬動笨重的物件上大型卡車，這輛大型卡車是黃昏星打電話到搬家公司叫來的。

大型卡車裝載滿之後，黃昏星坐在前面帶路，吳勁風與一位搬家工人坐在後面，隨車到新居去了。

最後剩下王伯母、張叔叔、董叔叔、楊濟輝和我，我們便把前庭王伯母手植的二十來盆花木搬上小型卡車，寄放附近一位相識朋友的庭院裏。

『好了，現在一切都好了。』王伯母鬆了一口氣說：『我們到新居去。』

\*

\*

\*

我們到了王伯伯他們新遷入的屋子。屋子面積僅有七坪。房間客廳廚房浴室廁所走廊各一。王伯伯的牀舖置放在客廳，此時王伯伯蓋著棉被趟在牀上，面對着電視機。我想王伯伯除了吃飯與家人談話之外，收看電視節目便成了他每日唯一的消遣了。

董叔叔、張叔叔和我們一齊動手整頓一番後，頗有一番新氣象，也許對於病人的休養有所裨益。

黃昏星在曲鳳還的家撥一個電話回社，他對着電話筒說：『喂！麻煩請溫大哥聽電話，喂，您是溫大哥嗎？我是老二，我們快要弄妥了，請問社裏有事嗎？好的，我們在七點鐘之前趕回詩

社。再見。』

黃昏星放下電話筒後，我們便齊向王伯伯與王伯母告辭了。

言罷，我們拱手身退。

屋外，暮色蒼茫，白天晴空幾朵飄逸的雲，現在聚積成厚重潮溼的棉被，壓得低低的，天空掠過幾行燕子，不知飛入誰家誰戶。

大觀文苑

王煥

# 太陽之死

江秋陽

沉山失蹤的第三天，我們才在濱海的白屋找到他。

那時他已經死了，服安眠藥自殺的。我們到的時候正是黃昏，血紅的陽光從光禿的林間照射在白色的牆壁，有一種淒涼、蒼老的感覺。他的旁邊有一瓶剩下兩顆的安眠藥和一張發黃、揉皺的紙——學校的退學通知單。

——有一隻鷗鳥飛過窗前，投向林間血紅的夕照。潮水一陣陣嘩啦啦地捲過來；沉山是再也聽不到了……。

「沉山！你是個懦夫！」楊濟咬着牙說：「一個不敢面對現實的懦夫！懦夫！我、看、不、起、你！」

我低頭望着斜陽下沉山的臉。潮水嘩啦啦地捲來，又嘩啦啦地退去；彷彿間，我又看到沉山縮着脖子，肩下夾着書，雙手藏在大衣裏面，憂悒、孤單地拖着鞋子從寒冷的風中走來——

啡——啡——啡——沉山走路時的皮鞋聲總是拉得長長的，令人想到衰老、死亡，令人想哭。

『不應該這樣的，不應該……』

慧慧幽幽地說。一頭烏黑的長髮在風裏飄着。

我抬起頭，看見窗外那抹殘照正自光禿的林間逐漸隱去。沉山的父親和兩個人從外面進來，準備搬走他的屍體。銀白的亂髮，微僵的身軀在斜陽下充滿了哀傷的影子——。

沉山、楊濟和我是高三時的同學，那時我們常常在一起打球、聊天，常常跑到公園裏面喝米酒，在月光下海闊天空地談着，有一次半夜甚至跑到台大太平間外面說鬼故事，結果越說越害怕，嚇得以後都不敢到醫院去。

那時我們眼睛裏總是充滿了夢想，醉得很厲害。沉山說他將來要當個文學家，要不然就當個作家，天天寫文章、寫小說、寫詩，他說他要考乙組……

後來，我們高中畢業，進了大學，很湊巧地，楊濟、沉山和我又在同一個學校。只是沉山並

沒有考上中文系，很奇怪地，他竟和我一樣，考上了建築系。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他只是淡淡地笑着，眼睛裏閃着莫名的光彩，什麼話也沒有說。

進了大學以後，我們的行列又加了一個女孩子，慧慧，我同班同學。四個人時常走在一起，聊天、看星星，依稀又回到高中時代的日子。只是沉山越來越沉默，越來越不喜歡說話，厚重的黑框眼鏡後面時時閃着那種奇怪的光彩——。

「或許他是個懦夫，或許，根本不是，誰又能對一件事情作一個絕對的肯定呢？你沒看見他死時嘴角間所露出的笑意？！說不定這樣作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一種超越，一種滿足……」我望着楊濟，喃喃地說：

「前幾天他一直跟我嚷着要自殺，我當時以為他只是被設計老師責備，一時鬧情緒，過些日子就好了，所以只是勸勸他，沒想到他真的——」

潮水嘩啦啦地響起。沉山那雙怪異的眼神匆匆地從我腦中閃過。

「其實我早就知道他有一天會走上這條路。」我接着說：「還記得去年暑假，我們為了參加中央圖書館設計，連夜在這棟白屋趕圖的日子嗎？那段日子現在想起來真叫人發瘋，太陽惡毒得要命，整棟屋子開得像烤箱一樣，一點風也沒有；而我們就這樣伴着披頭、貓王的吶喊以及陣陣

的海音，度過大半個暑假……

「有一天夜裏我醒過來，發覺門沒關，沉山坐在屋前的階梯抽煙，頭髮凌亂，臉上一片死白。我走過去，問他爲什麼不睡覺而坐在這裏抽煙。他回頭望着我，淡淡地笑着，眼睛裏又閃過那種令人不解的光彩。然後，我聽到一陣聲音像是來自遠方的墓地，幽幽淒淒伴着海聲慢慢傳到我的耳裏：「人有時是很悲哀的，別人隨便給你一條路，你就必須一直走下去，而且一點選擇的餘地也沒有，你無法逃避，也不能逃避；如果你想反抗，想要選擇自己的路，你就必須承受一切痛苦，背負社會、家庭、傳統的道德觀念所給你的罪名。你別無選擇，你，只有接受……」

「我一直很窮，窮得一無所有，窮得必須把自己典當出去……在學校，我必須當老師眼裏的好學生，我必須在教室，上我不願聽的課，畫那枯燥、乏味的建築圖，橫線、直線、直線、橫線、橫線、橫線、直線……一條又一條的線像一把把銳利的尖刀，在我的心口一寸寸地割劃、交叉而過，直到我麻痺、失去知覺……」

「我知道我爲什麼會唸建築系嗎？因爲我父親是個有名的建築師，而我是他唯一的兒子，所以我必須繼承他的職業，我必須跟他一樣，當一個有名的建築師；他覺得考中文系沒出息，會敗壞他的名聲……我別無選擇，我只有接受。哈、哈、哈，我只有接受，哈、哈、哈、哈……」

「他的笑聲漸漸續續，隨着海浪嘩啦啦地響起，然後又消失在無邊的黑暗裏面。我望着他死

白的臉，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才好，只覺得一陣陣寒意自四面八方湧來……

「開學以後，我便很少看到他來上課，偶然間在路上遇到他，總看到他低着頭，雙手藏在口袋裏面，踉蹌地走着，脚步聲拉得長長的，令人想哭。那時我想或許他已下了決心，準備背負一切罪名，選擇自己的路；沒想到——我現在仍然不瞭解他眼鏡後面那對怪異的眼神，或許，懸懸，妳瞭解那一絲光彩……有一陣子，我看到他時常和妳在一起。」我對懸懸說。

——室內，血紅的陽光已全部消逝；隨之而來的是一片黑暗。窗外，黑暗的天空有一兩顆明亮的星星在閃爍着，很像沉山那對奇怪的眼神……。

懸懸低着頭，手裏玩弄着沉山吃剩的安眠藥，黝黑的瓶子裏不時傳來藥片滑落的聲音：

「我想那是一種受迫後的無奈或孤寂吧！每次我看到他那對眼神就覺得胸口有一塊冰壓着，好像只有你一個人在廣漠無邊的北極，四周圍除了冰山之外，還是冰山，一陣陣寒意從四面八方湧來，而你一點避寒的地方也沒有……」

「前幾天他對我說他最近時常作惡夢，夢見他一個人走在路上，忽然有一隻手伸出來遮去所有的陽光，眼前的道路忽然成了斷崖，而最令他心驚的是他的腳已經踏了出去，懸在萬丈深淵的空中；他說他每次都被嚇出一身冷汗，他沒辦法抵抗，沒辦法揮去那個惡夢，只要他稍微昏睡過去，那一隻手就會從任何一個角落伸出來，並且扼死所有的陽光；他馬上會發覺他的腳已經踏出

斷崖……」

「好了！不要說了！」楊濟憤怒地說：「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認爲他是個懦夫。懦、夫！要是我，我才不會考慮那麼多，不管家庭是否贊成，不論社會、傳統的道德觀念對我如何指責，不管那個罪名有多重，我還是要背着它走，至少，我不會沉默地聽從，我不會服安眠藥自殺！我看不起他！他是個懦夫！懦、夫！我、看、不、起、他！」

楊濟的聲音隨着海浪一陣陣地捲過來，撞擊在牆壁上，引起一些回聲，然後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之中。

窗外，黑暗的天空，燦爛的星星越來越多，一眨一眨的，不知道那一對是沉山的眼睛——。

# 遊戲

羅海鵬

這遊戲已進行好幾個小時了。

他匍匐在深草叢裏一動不動，冷風強勁地從他頭上掠過，他勉強抬起頭眯著眼睛向前看，風刮得他眼睛微微作痛。這兒靠近海灘，風冷而刺骨，還夾著極大的聲音呼嘯而來，那喧嘩的、狂嘯的風聲，幾乎掩蓋了一切。他聽不到任何的聲音傳來，四野沉寂，他像流落在一座無人的荒島上，舉目無親，前程茫茫。此刻天地間是一片無盡期的黑暗，深邃地無法透視，他也不能，他一直不能突破加諸於他身上的壓力，他不喜歡別人給他壓力，他經常沉浸在自己情緒的低盪中，他的朋友漸漸少了，疏遠了，最後，他被孤立了。「我被孤立了？」他的心猛地一陣抽搐，四周的草被他顫抖的身軀引起一陣沙沙之聲，周遭除了水聲呼呼，剩下的就是沒有任何聲息的死寂。有

時他會被搖擺的樹影嚇了一跳，心裏起伏不定，他一方面希望看到自己的友伴，一方面又怕對方的人突然掩至，他知道他已漸漸接近對方防區的核心了，但不知怎麼的竟然一個人也沒有，又好像處處都有人窺視著他的動靜，他就這樣僵持很久一段時間。而現在，他特別感到不安，那孤獨的感覺又漫天濶地朝他襲來，像大事發生前的徵兆，要把他整個生命都撼動了……。

事情的開始是很意料不到的，他的日子原本是一首平淡無味的曲子，却突然變了調。措手不及的他便被捲入其中……一張潔淨的信箋飄落桌面，他忍不住歡呼起來，笑聲一歇，他接觸到兩張誠摯中帶著幾分羨慕的臉龐，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柯和阿杜，她們是這個班上唯一肯聽他談話的人，而他的話題總是不離開有關這個詩社的種種。從她們含笑的神色中，他知道她們是鼓勵他去的。而他却在剎那的激情後，開始踟躕地思考許多有待解決的困難，這時，柯管解人意地走上前問道：「是不是有什麼困難？」他默然地搖搖頭，她們雖然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他還是不願接受任何感情上的饋贈，在這方面他是自負的，也是孤獨的。

就在他即將準備放棄這千載難逢的聚會時，他接到一張南北來回的車票，和幾句出自內心的殷殷祝福，他知道他無法再拒絕了，他更知道他雖是一個人去，却帶著三顆溫暖又赤誠的心，他用手握緊車票和那張寫著「不虛此行」的卡片，在夜色蒼茫中來到這燈火輝煌的地方。

他的到來似乎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驚喜，他們圍著他問長問短，並逐一介紹他認識詩社的成員

，他們又很熱烈地向他敘述整個詩社發展的經過。他對這種接待有點不習慣，但面對那麼多雙誠摯的眼神，他只好耐著心聽下去。那晚陸陸續續來了很多，屋子裏不時爆發出歡笑聲，他只是靜靜地在一邊看著書，對這種歡樂的氣氛他却有股淡淡的隱憂，他了解自己那孤僻的性格承受不了太多的歡樂，就是這脾氣使他得罪了多少的同學，幾乎每次班上的康樂活動都是給他搞砸的。他似乎永遠無法和他們笑鬧在一起。平日他生活十分嚴謹，上課從不遲到早退，甚至下了課，其他同學都在儘量地鬆弛自己，他却獨自一個人躲到角落裏看書。漸漸地，沒有人願意和他在一起，他便整日與書為伍，在書中構築「理想自我的世界」。這樣，他變得更加沉默、更孤僻，對許多事都漠不關心，更不屑去參與。直到有一天，他無意間在書店裏看到一本書，書裏有一羣中國的青年，在遙遠的海外，孤獨地堅守著自己文化的根，為中華文化延續一線命脈。他們十三歲便已擺脫了「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心境，開始在異族統治的環境中，豎立起屬於中國人的大纛。像一頭受了傷的怒龍，仍要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來。他感動地看完書後，情感氾濫得無可收拾，他深信他和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他欣喜有了這麼一羣未曾謀面的朋友，他更急切地想傳達這個令人振奮的訊息，這時他才發覺他已不見容於他的朋友，他到處被孤立了。然而，他無視這些橫逆，仍努力構築他那自我中心的世界，並企圖將這些人納入，他認為他和他們是有共同的喜好與志向的，他喜歡他們在書中那種颯風烈烈、不苟言笑的形像，他更欣賞他們異乎常人的行動舉止，這些

都是他曾經深深認為的。

然而此刻他却有種格格不入的孤獨，他斷然沒有料到聚會的第一天完全不是他想像中的那麼回事，他們一路笑鬧而來，歡樂的氣息太濃烈，他不喜歡，不！他不能忍受。這一路來，他始終無法融入他們的感情中，他漸漸發覺他們並不是他想像中的那種形像，他們和平常人並無兩樣，甚至所謂的「聚會」也和一般所舉辦的團體活動沒什麼太大的差別。他自從有了這樣的觀念後，那股初來時崇高的敬意與興致便很快的消退了。他又恢復在學校裏的那種漠不關心，凡事不肯參與的態度。他好像成爲一個局外人，靜觀這齣戲如何演下去，連好壞都懶得去理會了。

然而在這兩天的活動中，唯一還能使他感到驚異的是他們在即席小說創作的表現。記得當主辦當局宣布在兩個半小時內要交出一篇小說，連他這個平素在小說創作上頗爲自負的人都不免一驚。就在他爲「寫不寫得出來」傷腦筋時，他發現其他人都已各據一方，開始埋首苦幹了。兩個半小時匆匆過去，一轉眼，已到了交稿的時間，他看見他們一個個簽完名將稿上交，而他自己因構思太久，結尾時因時間不夠而草草收場。他原本以爲一定有很多人寫不完、交不出來，誰知他連問幾個人，包括一些新人，都按時寫完交稿，他一驚之下，仍安慰自己，這種趕出來的作品未必就有佳作。沒過多久，主辦人召集大家，報告了這次即席小說創作十分完滿，每個人都按時交稿。「現在，我們請各位朗讀自己的作品，讓大家共同來欣賞。」主辦人話聲一停，立刻響起熱

烈的鼓掌。『這簡直是整人嘛！爲什麼這些人選鼓掌贊同。』他十分不安地想著那篇稿的結尾。他看著他們一個個被請出來，然後大聲的朗讀，越聽越心驚，一篇篇都是水準以上的作品。當主辦人唸到他的名字時，他真是唸不出來，前面出現的幾篇小說，幾乎無一不比他的強，當晚他十分懊惱，吃晚飯時談及此事，他們都安慰他。他們不斷訴說他們過去參加聚會的經歷，好像是說他們能有今日的成就是因爲參加了無數次的聚會才獲得的。他們還告訴他，聚會的節目是越到後頭越精采，一定要打起精神，全力參與所有的活動，才能體悟到聚會的真正意義。他聽後心中不禁一動。

往後兩天的日子仍然在歡鬧中展開，又在歡鬧中結束。他們不斷地在週遭的海邊、山路上遊盪、徘徊，有時唱唱歌，有時照照相，他等待的心情又漸漸落空，還是這些活動，偶爾有一場座談會，他又提不起興致，仍然默默地坐在角落看他自己的書，他此時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快快結束這無聊的一切』，他不屑地望了一眼正在熱烈發表意見的他們。

還剩最後一夜了，這一天的下午主辦人又安排大家去熟悉環境，這時正下著毛毛雨，天色很不好，他抗議了一陣，但大家的興致都很高，沒辦法，他只好悶悶地跟在大家後頭。他邊走邊想：『真是的，搞什麼鬼嘛，選這種時候出來熟悉環境，用這時間開個座談會或來個即席作，都比出來強。』

「各位，請不要漫不經心地走過去，多注意這兒的地形，我們晚上可能利用這兒玩個遊戲，所以，這漫遊裏其實有決定性的意義。」副社長的聲音自前方傳來，他聽後絲毫不以為意，仍漫不經意地隨著大家走來走去，這條路雖然已走過很多次，但他對周遭的形勢仍一無所知。「反正是個遊戲嘛！」他想。

晚上幾位主辦人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聽說是爲了討論這次遊戲的一些細節。他仍然在看著他的書，旁邊的人都在談論晚上這個活動，有人在預測將是個很偉大的節目，他聽了後不屑地搖搖頭，「不過是個遊戲罷了。」他又低下頭去看他的書。沒多久，主辦當局出來宣布趁著今夜月黑風高，將舉行一場類似軍事演習的遊戲，將現有人馬分爲龍蛇兩組，來一場體力與智慧結合的龍爭虎鬥。在場的人一聽都忍不住歡呼起來，立即人人摩拳擦掌，都是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當下開始分組，他被分到蛇組，他仍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不過，他此刻却有點竊竊私喜，因爲一直選到最後，似乎兩組都無意選他，最後是大哥建議蛇組組長，他才被選入蛇組。大哥是這個社的社長，也是這個家的家長，是他最佩服的人。詩社的人因爲由衷的服他，所以不管大小都稱他一聲「大哥」，他也隨著他們這樣稱呼。大哥生得一副精明的樣子，愛深鎖雙眉，平日寡言但常帶著笑容，給人十分溫暖的感覺。他最喜歡大哥說話時那股滔滔不絕，那凌人的氣勢，也惟有大哥說話時他才會專注去聽。

接著，兩組人馬分佔兩個房間，開小組秘密會議。蛇組組長是阿嘯，總參謀是大哥，大哥詳細地分析了整個形勢的優劣，最後，大哥深切的看著每個人，以期待的口吻希望大家盡其全力，為組爭光。大哥講完，大家也紛紛舉手表示意見，場面十分熱烈，他却越聽越不耐煩，但礙於大哥在場，只好勉強聽下去，他對這件事始終提不起興致，只好不斷用「這不過是個普通的遊戲而已」來安慰自己。

會議很快地結束，大家表示要再勘察一下地形，他心中雖一千萬不願意，但看到全體整裝待發的神情，也就不得不參加了。一路上，他聽他們詳細研究每個地方的優劣形勢，他十分驚異他們對環境形勢的熟悉，他和他們同樣在這裏走了幾回，却對沿途的一切茫然無知，甚至他還分不清誰是龍組？誰是蛇組？大哥帶著他們疾走，聲音不時從前面傳來，他緊跟在後面，不時專心地聽，希望能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補充自己的不足。大哥帶著他們，愈走愈快，話也愈來愈急，他的心跳也跟著加速，他幾乎喘不過氣來了。很快的，他們又回到屋子裏，大家又開始七嘴八舌的討論，他整個腦子都亂烘烘的，剛剛記住的一點東西也全都不清楚了，他從未遇過這種情形，簡直手足失措，這時，一個念頭又從他心底浮起「這不過是個遊戲罷了」，他再度自我安慰著。

夜色越來越濃重，眼看時間就要到了，這時竟下起小雨來，他乘機提出將遊戲延後，以保持安全，但大部份人都反對，他說不動他們回心轉意，反被他們高昂的鬥志給嚇了一跳，藉著夜色

他感到臉頰一片火辣辣。他們都還在熱烈的討論中，誰也沒有注意到他。

他被分派去防守邊緣地帶，他隱身在一棵樹後，「可千萬要全力以赴，不讓龍組的人越雷池一步。」他仍胡思亂想着。這時號令已發出，遊戲一展開，雙方立時在黑森森的樹叢中消聲滅跡，他震驚於這在城市中絕對見不到的敏捷身手。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他眼耳並用，黑暗中只見一切事物都若隱若現，似有似無，常常風吹落葉聲，他以為有人偷偷來襲，便大喝出口，誰知找了半天，却連個鬼影子都沒找到，但又像潛伏在身邊某處，正靜著兩顆大眼珠窺視著他，害得他心驚肉跳。晚風颼颼吹向他，刺骨又冰寒，他渾身都難受極了，更難受的是心底的厭倦和恐懼，他前後左右看了一遍，除了漆黑一片外，什麼也沒有，當下便恨恨地罵道：「簡直是個整人的遊戲嘛！」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便找了個遮風的地方躲起來，心想：「反正是個遊戲，何必太認真呢！」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他聽見遠處一陣喧嘩，他再仔細一聽，好像是有一組勝利的歡呼。他走過去想看個究竟，這時，只見眼前人影一閃，他追上去想抓住那人，口中大喝：「你被捕了。」誰知那人竟猛地煞住疾奔的身形，反過來一把抓住他，笑道：「你可知道你站在誰的營地？」這下，他方知不妙，原來他跑到對方的營地裏，而他却一直以爲是在自己的地方。

第一回合很快便結束了，蛇組慘敗，軍旗被奪，人又被俘虜好幾個，當他們被押出來時，他

真是不敢接觸那些憤怒的眼神。當下號令集合，宣佈結束時，一直沒有人看到大哥和「飛毛腿」勁風，於是，很多人分批去找，最後，發現大哥和勁風已深入敵陣，正準備一舉攻下對方的軍旗之時，却聽到這個令人無法相信的事實，當時他們真是不願意出來的，經過幾批人去證明後，他看到大哥沉痛的身影緩緩出現，當大哥走到他面前，他愧疚的低下頭去。

第二回合暫定在半小時後展開，蛇組一個個垂頭喪氣地回到房裏，大哥銳利的眼神透過鏡片停在每個人的臉上，沉痛的指出這次失敗的主因是士氣不足，許多人無精打采，不重視這個遊戲的意義。大哥說到這裏，眼光落在他的臉上，他一陣心虛，垂下頭，有點坐立不安的感覺。最後，大哥希望大家記取這次教訓，振奮士氣，全力以赴打好這第二仗。大哥再三強調：「在這裏，做任何事，包括一場遊戲都是認真的。在人生裏也是。」他聽完也深覺有一股熱血奔騰，全身血脈憤張。蛇組的人也個個神情激動，誓要報一箭之仇。時間很快到了，蛇組高唱組歌「滿江紅」而出，號令一響，便迅速在自己防區部署起來。他因對前面地形不熟，這次被分配去防守軍旗。這是一個十分艱鉅的任務，大哥用手緊握他的肩，說了一聲，「全靠你了。」他用力點點頭。他感激這份信任，「這次，一定得好好守住。」他暗暗下了決心。

時間在等待中消逝，他從隱身處走出來，一看錶，已經凌晨二時許，他已整整守了二個多小時，對方連一點動靜也沒有，真叫人納悶。「這次無論如何要守好。」上回慘痛的經驗不斷在提

醒他。漸漸的，他感到十分疲倦了，那股不耐的情緒又開始蠢動，他的精神已無法集中，正在此時，他忽然聽到大哥的喝聲：「後面是什麼人？」他大喫一驚，不可能啊！根本就沒人進來過，他回頭一看，整個人都跳了起來，原來對方兩個黑衣人正拿起他們的軍旗，還向他淨淨地一笑，便向黑暗中疾快退去。他一下子怔立當場，耳邊聽到大哥大叫道：「快追。」然後是一陣衣袂飄過，大哥的身影已消失在前面的黑暗中，他驀地一驚，方才醒來，便尾隨追了下去。然一切都太遲了，他追到邊界，只見對方在另一邊拿着他們的軍旗歡呼著，又一次，又一次啊！他沈痛地倒退數步，那銳利的眼神，那一句『全靠你了』，那一掌拍下給予的無形壓力，他向來不喜歡別人給他壓力，但這一掌的壓力却有著相知相惜的感情。他樂意去承擔。但是啊但是……這時他忽然聽得身旁樹叢中一聲長長的歎息，他尋聲找去，只見一人仰天長歎，然後那人緩緩轉過身來，他脫口喊了一聲『大哥』，便說不出話來了。他望著眼前這位受人敬重的大哥，此刻只見他頭髮散亂，臉上佈滿了失望、傷心的神色，在星光下十分可怖的，而大哥所做的一切，竟是爲了爭這在他心目中只不過遊戲的事件上，他終於了解那眼神了，終於體悟到爲什麼大哥要贈他『全靠你了』，『全靠你了』、『全靠你了』這句話狂播在他心中，他大叫一聲，便衝進對方的營區……。

他用最緩、最輕的身手爬行近一個小時，現在他離對方的大本營很近了。他非常專心的觀察了周圍的環境，現在他知道，他已突破了對方的幾道防線，來到他們防區的中心地帶，沒有任何

人發現到他，他想神不知、鬼不覺的溜進去奪到對方的軍旗，這時他意外發現一件事，他發現對方許多人正圍著一人，他定神一瞧，這人正是自己這一組的飛毛腿，只聽得對方大叫：「圍住他，他拿著軍旗，不能讓他跑了。」他一聽差點歡呼起來，原來飛毛腿已經得手了。他知道這是他們獲勝的唯一機會，對方已有數人被虜，只要再拿到對方的軍旗，他們這組就算勝了。爲了獲得這場行動的勝利，他們已付出了相當可怕的代價，這時，他已知道除非犧牲一人，才能換得飛毛腿一線生機。而他在這時，已義無反顧地要扮演這樣一個角色，他耳邊又響起那句狂摺在心中的話『全靠你了』，肩膀上又似乎被拍了一下，還有那銳利的眼神，好亮、好亮，他望向遠方的那顆北斗星，默默地許下了決定。

『衝啊！』突然一聲驚天動地的吶喊響起，一道黑影迅速衝向那龍組的包圍圈子，這時，圈子裏的飛毛腿抓住這一剎那的空隙，飛矢般射了出去……他不知道疾衝的身影會不會被對方攔住，但他內心却十分滿足，他看到飛毛腿已衝了出去，他也全身拔起，上前救援，他身體、精神都與這遊戲的動靜融爲一體，分也分不開了。

# 萬里遊俠

沈瑞彬

## (一) 浪跡

北風是一把刀，揮舞在凜冽的冬晨五點卅分。

司機、服務員爲逃避這把兇煞的刀鋒，紛紛翹高夾克領子，或想以搓手磨出熱氣，驅除刀鋒的銳氣，到頭來都白費氣力了，因爲從大家抖索的呵氣中，講話總是夾雜『豆豆豆豆豆！』就知道攝氏十二度的冷鋒不是白吹的。

史壯雲第一個簽完到後，登上這部跟他相處兩年多的台南客運市區公共汽車，默不作聲地調整和試踩煞車器。公司方面曾在年度調配車輛時，批准他駕新出廠的車子，理由是他廿五歲進入公司服務，兩年多了，不論在保養機器零件或維護車身清潔，他都視同己物的珍惜着，又因絕無

與乘客發生爭吵，給稽查股惹上麻煩，公司上上下下對其體格狀似楊傳廣，性情却似河邊柳枝，柔和似水，都由衷地表示好感。

六點鐘就要開出今天行駛了路車的第一班次作業。

他發動引擎，讓始動馬達產生相當熱度，開起車來，車輪才能長久。然後他幫忙服務員提水桶，往地板使勁一沖，水如瀉銀直滾到前門的台階，他迅速地接過服務員蔡圓的掃帚，猛力推刷，蔡圓站在門邊，忸怩地說：

『不好意思啦！我掃就好啦！』十足閩南腔。

『妳再去提桶水來好嗎？』史壯雲不答話，好像沒聽到人家感激他的話兒，照舊弓着身低着頭，像處於激烈求生中的鬥牛，在命運的廣場，橫衝直撞。而鬥牛士就是命運之神，他常自擬是牛，與作弄人的命運拚鬥，好幾場了，他都被撞得遍體傷痕，幾乎爬不起身。

他抬眼瞧到蔡圓仍楞着發呆，他幾乎用囁的說：

『快快！剩下十分鐘，不快沖洗，要來不及了。』

『好啦！很不好意思啦！』十七歲的蔡圓，是從屏東恆春來台南客運吃頭路（上班）的阿美族姑娘，圓圓的臉鑲配兩粒像龍眼的烏黑眼珠，她的櫻桃紅小嘴唇就是不吐語絲，照樣可以從她少女特具的顧盼神情，讓人很容易測出她正在發噴或在愉悅地對你傳遞心意，如一首詩的含蓄美

麗，無限意義。

蔡圓進公司一年多，早就聽說過史壯雲不愛說話的怪脾氣，又從不邀女同事看電影或上館子，這在常自以爲風流倜儻的司機們來說，他算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他還沒結婚，難怪衣領都是繃繃的，白裏泛黃，但仍掩不住粗獷的眉毛下一對犀利的眼睛，從飽滿的臉盤迸射強烈的神光，讓人不容易親近——從他體魄散發出來的傲氣。可是，好多女同事都想跟他的班車，不只爲他會幫人家洗刷車廂，最主要的是，想探索台南客運十怪之一的史壯雲，到底有什麼魔力，讓大家在談論他，憐愛他。

於是，洗完車廂，蔡圓測準開車前三分鐘，坐在後車門座位，笑聲吟吟地望向已端坐在駕駛台的史壯雲。

「嘿！史先生，聽人家說，你是個怪人。」蔡圓一邊拭抹臉上的汗說。

「……」史壯雲仍然默默。右手在替左手抓牢手套。

「還說你是失戀啦！才從台北來台南吃頭路。聽人家說你還是個大學生；還說還說你的女朋友當修女去啦！有沒有哇！」蔡圓天真得猶似娃娃，在一個經歷人生沙場的漢子面前，頑皮地試着揭開神祕的外紗。

蔡圓以爲引擎太吵，史壯雲才沒聽清楚，她纔又故意提高嗓門說：

「人家人家還說你很吝嗇，一毛不拔。」

這句話似震動了他。又不像。他只是挪動一下坐姿，是因為六點時間到了，他推了排檔，把車廂開出車庫。蔡圓吐吐舌頭，獨自囁咕，看不清她滿臉的疑雲罩在淘氣的神色。

7路車到達後甲終點站，中小學生黑壓壓一大堆，像媽祖掛香的人潮，才六點二十分，這羣未來國家主人翁就擠起沉重的書包往車站衝。本來前面幾位小學生是排好隊的，但是車子乍到，站在旁的國中生還有高中的老大哥，更不像話，插隊不說，還猛推猛炒小學生的身體，一些家長瞧得火了，破口大罵，讀個什麼鳥中學生，不稍說，就以手當劍，扒開擠向他小孩的中學生，這下，前擠後推的更加辛辣了，賢明的家長索性抬高他的孩子，送進車窗裏，忙分說：「小姐！車票給妳。」

史壯雲當然不會閉坐著，他也在前門忙收票截角，好幾次被高中生的軍訓鞋踩到腳，也不吭聲，只是機械地勸大家往中間靠，別擋在門口。

像電影裏的劇情，二次世界大戰，軍人駕車冒險在烽火漫天的戰場，搭救伙伴，終於完成任務，舒了口氣。車子終於艱苦地奔回車庫——逢甲站。史壯雲不經意地瞟瞄那羣沒擠上車的學生，感到抱歉，但瞧他們，也沒什麼表情，那好像在心裏已盤算好：「明天我就誓死也要拚上去。」

「以前他在台北讀成功中學時，每天在公館，就跟現在的中學生一樣，人生的第一次戰鬥，竟不

是初戀、事業，而是擠車。

## (二) 天涯

那時候，楊婉真讀北一女中，很自然地，同住在公館路，又天天同擠零南班車，史壯雲到成功中學站牌先下車，總會向楊婉真道聲再見，必會獲得含情脈脈的對流。

這天，史壯雲不但沒有得到迴響，還被冷落了。

這以後，楊婉真絕不再在公館站搭車。

更糟糕的，是楊婉真轉學到高雄了。

這不是開玩笑嗎？捨北一女而負笈高雄，什麼局嘛？

又傳說後來在台南地區當護士，他為尋覓芳蹤，成天昏頭轉向。他不覺得癡情是件憾事，他是把感情當作一件任務來努力負責任地完成，不問失敗或成功，只求過程中，是否坦白自付出純情。尤其那份純情，史壯雲自認是學生最珍貴的奉獻，更重要的，是楊婉真坦然接受了他的贈詩傳情，在月光下，緊握彼此雙手，如同緊握彼此的心，用不着一本小說的篇幅來說明今生今世，當時的光輝氣氛已默契將來長相廝守了。但是，大學畢業，一直到現在，手握台南客運汽車的方向盤已兩年多了，全無訊息。

早上的車廂擁擠，跟菜市場沒有兩樣。

一般人都說三姑六婆最囉嗦，瞧這部車廂嘰嘰咕咕磨牙，沒個完，尤其最愛罵女生是多嘴婆的男生，正在大蓋特蓋取鬧新老師的惡作劇，一直扯到大前天在車站窮追女學生的自家新聞，連已發霉的往事，也搬到車廂重播，害得視考試如上刑台的幾名省中學生，皺着眉聳聳肩，苦着臉猛啃英文單字，一些開夜車沒睡好覺的，乾脆閉目養神。

一路上，他思潮如同烏啼，久久不能靜息，有過創傷的人最怕被人在傷口踩上一腳，是因為會在這傷口灌注至誠至真的感情，所以在沒有完全落幕前，被無來由的拆散這場局，任誰也無法對平起伏的悉緒。

### (三) 俠骨

史壯雲將車速降低，因為他已看到博愛路與青年路口銜接的十字路口，正亮着紅燈，他把車廂緩緩開至燈柱前的斑馬線前停住。

信號燈由紅燈的一閃二閃三閃轉成綠燈，史壯雲又換檔踩油箱起程，就在電光石火當兒，事起唐突，由左邊街口射出一部金碧燦亮的摩托車，這位青年騎士十成是闖紅燈了，不過他竟先闖上市虎，而且結結實實地扎進左邊虎牙的齒縫——左面車廂前輪部位。

全車的乘客和學生如山崩傾倒，激瀉到前面車廂，跌倒在最前面的，成為肉林的基礎，一時哭喊不絕。血，從一些白嫩的手臂或臉部器官表現它的醜麗，死亡之魔更強化它的意義，漸漸地

有因碰撞到頭部，可能腦震盪，以呻吟呼應死亡之魔的召喚。

史壯雲已從玻璃窗跳出來，急切俯身探測騎士的傷痕，立刻轉身攔截一部計程車，將癱瘓在地上的騎士扶進計程車內，一同呼嘯到台南醫院。

#### (四) 柔情

天下事往往不能像一本書的頁數照順序編排下來。

也有很多種情形不是用個緣字就能訴說得清楚的。

大部份在驚訝的剎那，就已決定了往後方向，至少，在人力努力的方法上，史壯雲是聽楊婉真的妹妹偷偷告訴他，她的姊姊在台南市某家醫院擔任護士，其他，她就不能再告訴下去了，因為她要向姊姊守信用，不告訴任何人，包括史壯雲。但是楊婉真的妹妹反對姊姊的做法，逃避現實，辜負人家一片真誠，比什麼都可惡。史壯雲欣慰知音的相助，可是茫茫人海，五十多萬人口的台南市，從何找起，他最後以最笨但卻是最踏實的方法，一家一家，一區一區找起。

兩年多了，史壯雲放棄一所中學的教職，為尋找他夢寐中的佳麗，他匆忙地南下，臨時找個職業，以便有充份的時間尋找楊婉真，就這樣他進入台南客運擔任司機，不必為沒有人事背景而煩惱，完全憑勞力賺錢。他沒有如台灣文藝電影的男主角，皮包裏有的是花不完的钱，爸爸是董事長，媽媽的私房錢多多，可供寶貝兒子開創事業和泡舞廳玩舞女，史壯雲喝不起一杯伍拾元的

南美咖啡，更別說上夜總會，遑論出門有轎車代步了。

他選得按月寄生活費回僑居地，給寡母和二弟讀大學的開銷，他個人過得再鬱苦，也要咬牙硬撐過去，爲的是要向二年前自己的感情抉擇有個交代，只有對自己的一言一行負責到底，才算磊落的大丈夫。雖曾有老同學勸他何苦執着爲個黃毛丫頭傷腦筋，天涯何處無芳草，再找一個，不就得了。可是史壯雲的脾氣，就跟他的名字一樣，做事要氣壯山河，爲人要壯志凌雲，先得把道理說直了，方配談其他，所以，人說他情癡，他也不多辯，他依然固執爲愛學誠。

他爲愛，憔悴了身心，現在，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辛苦培育的一朵愛之花，乍然開綻了。

「婉真，妳什麼時候在台南醫院的？」

「你！」楊婉真幾乎失聲驚叫，怎麼會碰到經年思念又忸怩一見的史壯雲，她好想立刻回答在高雄女中畢業後，考進高雄醫學院護理系，讀了四年，因嚮往名勝古蹟冠寶島的古都台南，才申請到台南醫院上班。

但是主治醫師已側目楊婉真的僵立，旋示意其他護士準備開刀手術任務，一個經驗老到的醫師憑一瞬的探照傷痕，就可迅速判斷醫療工作的範圍。楊婉真婀娜的身材又隨着醫師進入手術室裏，眼神似積壓着痛苦，但她強烈地回首注視他。緊急救人的連續動作中，若摻入其他不相關的言語或動作，是最不敬業最不道德的行爲。所以楊婉真絕不敢在這種情況下談私情，史壯雲捏妥

分寸，不敢逾越此行規矩。剎那的重逢，又剎那被一道樟木門隔離，當木門再開的時候，兩人心內的門，也能彼此舒放展開麼？

### (五) 珍重

夜晚的台南運河，流了三百一十七年的歷史光華，有過一府二鹿三艇腳的氣派，不知吸引了多少慕名的朝聖者，那微波輕盪，似輕盪着延平郡王的哀嘆。每當初暮時分，總有成雙成對的情侶結伴蹀躞來此，訴衷曲，亦似陪延平郡王浩嘆江山萬里情。

台南運河因着民族英雄鄭成功開台首登台南，而附牽享揚盛名，一如一部武俠小說若注入歷史意義的汁液，就不止停於刀光劍影的表象而已。史壯雲小時候在盛產榴槤的僑居地，曾目擊華僑被異族的欺凌，有感於祖國文化漸被淘汰湮滅之虞，每週只授兩小時的華文課，就是一例。他熾烈的民族意識自小就已顯彰，所以他對祖國的歷史古蹟，甚至比本地生還熟悉。選這條曾是英雄仗劍驅逐紅毛頭——荷蘭人的運河，與楊梅真傾談終身大事，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要藉民族正氣，壯志未酬，猶肝腦塗地，矢志反清復明，死而無憾對先祖先烈的精神，以激勵自己。他處理感情，負責的態度正如他要認真傳播中華文化一樣，盪氣迴腸，相為呼應。

初中、高中、大學，他沐浴在祖國醇醪的民情，領受浩瀚的中華文化堂奧，他是有志將這份心得搬回僑居地發揚光大。他清楚今天的僑居地正面臨漢學失傳的危機，每週兩小時的華文教

育，只是一種安撫民族情緒的措施而已，他氣憤不平。他台大中文系畢業後，計劃攜楊婉真回僑居地，共創復興中華文化大業，卻不料節外生枝。

『我有年老雙親，下有兩弟一妹，都待我掙錢養哺。我父母說得也對，我若棄他們而去異國傳播中華文化，卻遺下父母手足在台灣，讓家人朝夕懸念，牽腸掛肚，於心何忍，情將何以堪？既然不忍，就是有所不孝，孝而不順，逆了道，還談什麼文化呢？』楊婉真痛苦地說，她的纖嫩手指因激動情緒的起伏，而不安地抓緊又放鬆裙角。

『我們學校不是常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來教育麼？傳播中華文化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責任，我們這一代再不爭氣，眼看薪火就要失傳了。何況妳父母若讓妳隨我赴異城傳續中華文化，本身就是體認文化的本質了。因為能把私情擱置一邊，為國家文化命脈而竭盡心力，就是了不起的愛國情操，這不是高調，更非清談。我辛苦飛台接受祖國文化教育，而不到美國喊「哈囉」，更要將所得所學的種籽攜回僑居地播種發皇，這是這一代青年的責任，我更需要妳為我的壯志宏願加油升火。』史壯雲充滿燙熱的激情，耐心地向楊婉真述說他的抱負，把他愛她的那份情感付予時代使命感。可是說者諄諄，聽者藐藐。

『沒辦法！我是感情的。我不能不管父母、弟妹的感情重責，去選就你一個人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去，那我實在受不了。』楊婉真藉晚風吹飛她烏麗的秀髮，用左手撥開一大綹，順勢以

手掌遮掩半邊臉，史壯雲就坐在她的左邊，兩個人並肩坐在情人椅，面對波光粼粼的運河。史壯雲終於烈性激發，表現他的原則：

「換句話說，妳我的感情，是無法跟妳家人與妳的情感相提並論了。更徹底的說，妳我之間的感情，是取決於妳的立場，而不能顧慮到我的處境，那我們之間的相愛不是顯得太單薄了。」

「如果說我對你沒有真感情，那是自欺欺人，我到現在已拒絕超過一打以上男士的約會，爲的都的你。如果我要求你長住台灣，我們一切的問題不就化解了，讓我們幸福快樂的婚姻，證明我們彼此的戀情比酒濃，」楊婉真柔柔細聲地道出她的藍色夢幻，憂鬱的眼神伴著幾近嗚咽的聲調，鐵打的心腸聽了都會悽惻憐憫。可是史壯雲仍然堅持他的構圖，他蓄意非實踐到底不可：

「人各有志，鳥亦有其航向，我無法答應妳的要求，留下來與妳白首偕老，是我辜負了妳的期待，算是我欠了妳這份人情，……。」

楊婉真未等史壯雲講完，平常看去柔馴似秋水款款的她竟也激動，似賭場的下注刹那，孤注一擲地喊道：

「你留下來，參加復興中華文化的行列，不也一樣麼？一樣是爲中華文化而戰，何苦一定要到異鄉去？」

史壯雲霍地雙手緊握楊婉真的雙手，這已不是情人對情人在隨說夢話的時候，是人體存在的本質需要標示意義的重要時刻。史壯雲炯炯的眼睛忽然張大，又以無比溫情的眼色射入楊婉真似秋怨的眸子裏說：

「我們的蔣總統經國先生每當下鄉探訪百姓，不是都儘往偏僻地區鑽探民瘼麼？先總統蔣公巡視軍事基地，不是都專找荒山海濱一隅的營地麼？如果我受了這麼多年的祖國教育，連這份辨認仁政愛民的偉人行止，是一種高尚的愛民節操，也分不出和視而無視，又不起而效仿，那我們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忽略了經國先生的身教意義了。」

「那你的意思是固執要回馬來西亞去了？」

「那個地方最需要關注，就往那個地方投入。我在那個地方生長，眼看僑居地的華文就要被印度文、巫文、英文所取代，不消一甲子，整個馬來西亞的華僑真要落到數典忘祖，身爲這一代的青年難脫其咎。」

「你能不能再等幾年？」楊婉真嘆口氣道。

「我已經向我輝煌的生命告貸了兩年，兩年所得，是重逢到你一尊的美麗，和這揚有等於無的愛底表白。婉真！我忽然感到身心俱疲，我好想回宿舍休息，我們走吧！」

史壯雲說走就走。他似看透感情這回事。

楊婉真坐著不走，她似在回味史壯雲的話語。

台南運河的晚風吹得久了，似乎感動了蒼天，天際竟緩緩舒放露珠，深深的午夜。

深深的午夜，漸漸被四面八方靠攏的霧紗擁抱，擁入甜蜜的時刻。大地在調息，大地也在憩息。人呢？

人約黃昏後，黃昏已逝。包括一些美麗。

天下人

思



67.12.

# 天下人 十二篇

溫瑞安

## 莫可奈何花落去

「那一片山脈真似我們今生今世要走的長路，」我對娥真他們說。那山峯外的山，峯頂皚皚白雪，山巔上貼着的是一塊塊深而重的白雲，像一個寂寞的老人，用莊嚴如山神的身姿，在山巒的大背景後，冷靜孤漠地矗立着。山峯上面鋪了一層白的雪，那雪就像綠苔遇着了春雨，在冬天時鋪得像塊地毯，又好像是古遠時有巨大寂寞的蜘蛛，在那孤寂的山上吐盡了白纏絲便走了，再也不回來了，留下寂寞的山峯，和山巔冷漠期待的雪。那雪是大山的披風，看似靜止的，然而披風却是曾經大風大雨過的。這樣子的一抹神山，俯視底下所有的山，以及山下的我們；它身上那

雪彷彿是什麼都知道分明的白着，原來白色是一種瞭解的顏色。這山離開我們那麼遠，因為隔着羣山的而又高踞於羣山之上的，所以又感覺到它如眼前般近了。這樣的咫尺天涯，不是今生今世的寂途是什麼呢。來生來世太遠了，超然但什麼都不盡然；前生前世太近了，真正什麼都有舊時王謝便生發生新了。今生今世的今便是指有來生和前世，那山的雪，就是這樣。我記得我在高二時寫過一首詩，設想我在羣山的綠峯上一躍而下，只怕在天地間蕪絲裏未摔死便先綠死了。那山的雪却沒有給人這種感覺，沒有那麼如生如死，但它莊嚴冷漠，讓人可以爲它生爲它死，它是最初最終的歸宿，彷彿紅河谷裏葬着紅印第安人的屍骨，它却不爲你而動容。

這樣的蒼峯，不是今生今世的必期之約是什麼呢？像今天一九七八年元月社慶在梨山武陵農場的一個正午，我教着我心愛的弟子練平安二段、三段和四段的時候，山上的沁寒和忽起的午陽很是不調和，給人一種漢家陵闕的感覺。我們在等待下山的車子來，可是它遲遲不來。然而一個旅行者却上來了，揹了個黃背包，手拿了個登山杖，一頭都是汗，跑過來問我們：『我的同伴上來了沒有？三個人，跟我一樣。』我一震，這人瘦削的臉，微矮個子，眼神有一種失措的凌厲，斷然的驚惶，稚氣的臉上有八分老成，但一看就知道是裝的。那不是張筆做嗎？我心一緊，好像是一棵蘋果樹，而樹上有一粒蘋果熟了，掉下地來了，我當時的感情便是這樣。我便一一告訴我的弟子們，這人像張筆做，不過筆做比他精悍，比他好看。說了我又在黃昏的日光下恍惚怔忡了

一下，是真的嗎？張筆做真有他好看嗎？每次我都是這樣，把自己的人都看成了天人，因為這世界上有許多事都是美好的，但我接近的人不單是好的也是更親的，所以我提到他們正如他們會提到我一樣。大家都去看他，師妹還特地跑上前去窺視他一下，回來告訴我：很好看。我得意非凡的笑了起來。也許這四年來，筆做不敢想過我，因為他做着的是和我作對應戰的事情，然而我仍是待他親如兄弟，在這西風殘照時還想起他，想起那三個遇不到的人會不會是要跋涉上山找我們的兄弟：藍啓元、黃海明、陳俊嶺？我也沒有特別的懷念，這世界上我肯定最瞭解他們的人還有我，這感覺是我的愉快，他們最受不了的。也是不管天荒地老，我堅定如磐石！我就是那一場多雪，山下的流水是我的陽春雪，人家門前是我的晚來雪。他們如果變節，今生今世便選我不盡，我是一場無情雪，有情在烟火人間。

同樣在二週年紀念社慶時，我和小娥在嚴冬的晚上教大家唱『圍爐曲』。那天氣冷得大家都有些驚惶，小娥冷得十分精神，好像一塊冰碰到火焰一般，碰一碰也會化成烟灰飛去。其他怕冷的孩子也不少，清嘯的頭自從進了武陵，好像就沒有伸出來過，當然是指從衣服裏面而不是殼裏。雁平一下子又胖了許多，他衣服之厚令人乍看是一張棉被，仔細看才知道人穿多了幾件衣服在走路。鳳還拿出她媽媽叮囑她千萬要穿上的龜甲式冷衣，前大紅，後大綠，穿上去，只要四腳從心窩一縮，便可以叫天不應喚地不聞，只要她自己悶不死。我要教唱『圍爐曲』是爲了歌兒像過

年，而社裏的人在一起唱是像過農曆新年；鬧得像爆竹，鑼鼓齊鳴，爲的是熱鬧鬧的和和氣氣趕走『年』這祥獸，千百年的流傳下來就成了歡天喜地的迎接，而『年』却成了中國民族根深蒂固的感情。原來中國人對惡的事物也能把它變成好的，最終變爲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國爐曲正有這股小孩性的安詳和喜洋。歌詞最末一句問的是：生命的象徵你可懂，社裏女聲唱得像鋼琴高音部的琴鍵釘下去，一聲一聲的，尖拔清晰；而男生接着又重複唱了這一句，真像風雪中的溫暖。社裏的歲月如過年，爐火熊熊，意態情濃，你說，要是你是社裏的一份子，你怎忍心忘情無情的拂衣斷水，去而不返嗎？

補記：本篇完成於一九七八年神州社慶，梨山上遠眺合歡山與大雲山。一九七九年金山海濱社慶中再度取出，方才一年，却肯定了一些事兒：要離開的人還是會離開的，只是他們在神州的心永在神州。如玄霜、翠袖是遠方的家人，而非離家出走的逆子。近日四處傳言戚小樓、張長弓離社，純屬無稽之談，外間惡意之中傷。至於張筆傲，經過萬里跋涉後的會面，才知道他知我不如我知他，而且一些事情已使他無復當年了。我再也不能等他了！兄弟們在等着我，我便是一場無情的風雪，埋過了一切，掩過了一切。大地一遍雪白，我毫不動容。我是山，水若無情，我更不珍惜。

## 日出日落

從阿里山上下來沒兩天，便又請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辦大聚會，原因無他，是覺得阿里山如日出，日出絢爛，日出壯麗，但旭日還待日在中天，這點需要鋪排，需要醞釀，於是我們又來一次大聚會。

在阿里山的大聚會中，前四天是在嘉義協同中學，後兩天是在山上，前面一段時間練武，是在學校的活動中心，我是第一個任教的，專教踢腳，一輪教下去，便累倒了幾人。但新學的和舊學的都練得很盡力，我很喜歡。後來廖雁平教手技，黃昏星教對拆，周清嘯教拳套，沈重兄也有加入練習，可是最累那一陣它過去了，我想練武不練累那是沒意思的。後來守調兄在外面有跟我們談到他以前與人搏鬥殺伐的情形，然後嘆說他自己練拳練得不好。我心中想，這當然不要緊，像我們這一門的，也是注重實戰，打得那般壯烈，就算未習武亦有何不可？最重要是反攻大陸一役，打得漂亮，反攻回去，便勝過一切理論與形式。沈重兄每次深夜來莊，昂首闊步，哼着鄭愁予的『殘堡』，有時還在莊內引吭高歌，縱論國是。嘉義晚上，大家唱『滿江紅』、『游擊隊歌』、『熱血』、『故鄉』熱淚盈眶時，他也抄下了『困龍吟』，投下了『攻略圖』。

今夜裏，我將誓言寫進詩句！

問天下書生，棄家之恥忘未了？

我笑而不答。何止於書生，簡直可問天下蒼生，我們的一柄倚天長劍，豈止於詩書？豈止於恩仇？山河家國，碧血丹心。我十七歲龍哭千里，十八歲作八陣圖，十九歲大江依然東去，二十歲成將軍令，二十一歲創神州社，二十二歲成山河錄，二十三歲風起長城遠，二十四歲成坦蕩神州，二十五歲撰天下人，二十六歲以後的我呢？大時代的你和我俱有一顆沉重的心情。

在嘉義中學晚上三張桌子稜型排列，大家圍坐而歌而誦詩的心情，最是難以泯滅。記得那晚，鵬旅、淑芳、秀聰等都到了，從娥真開始，唱起了民歌：『茶林曲』、『探情郎』，我也唱『放馬山歌』、『粟山調』，後來慷慨激昂起來，大家起立唱『國父紀念歌』、『蔣公紀念歌』。這在大家即席作的文章裏，都有提及。後來唱到『神州社歌』，調子轉而熱切，大家更是神采飛揚。朗誦時亦然，曲風選、張立明合誦『武當』，就像武當兩儀劍陣，一陰一陽，陽中帶陰，陰中蘊陽，一快斬絕一緩而降，真是武當。秦輕燕與戚小樓配的『少林』，聲音淒切昂揚，激切英烈，此之與張立明明朗迴綏的『鐘』字啞啞成音，她們則是昂厲的。娥真朗『將軍令』之白衣女子，以江南的口音，讀出了水麗，唱出了傷楚，在座無不憐惜，聞者無不楚切。其餘黃昏星、清嘯、非烟，都各有一番境界。國治、秋陽、萬象都有誦詩，因為他們人好，真純得一塵不染，所以讀什麼詩，都是他們性格的流露。問好不好，反是多餘了。

阿里山上，海鵬去而復返，他在一天之內，趕回台北，參加喪事，又趕上高山，趕上了阿里山上的考帶檢定中這嚴肅的大檢定中，甚至不能因寒意上侵而稍移盤膝而坐的身姿，居然因林新居一招偶踢，放了個屁而搞得轟笑當堂。記得在阿里山上，傍晚走到姊妹潭，正想趁夕色拍下最後一照，雲閣居然忘了帶照相機，搞得他飛步下山，氣咻咻的趕回來，太陽老爹早跟江秋陽老爺一般下山去了。又記得阿里山上大辯論，實用價值與藝術性？辯呀辯的，到了第二天，兩組人馬一面上山還一面大罵，差點沒大打出手，在三代木前，拍下了一幀正鬧得臉紅耳赤，吹鬚瞪眼的『劇照』。這次阿里山的大聚，正如阿里山的落日，絢爛亮麗，更重要的是等待另一天的旭日東昇，我們在等待神州另一次大聚。

稿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 打與不打之外

楚原的電影很緊湊，有時妙筆，有時敗筆。古龍的小說氣氛第一流，叫人很想看下去，時有佳筆，時有劣筆，但是對白很差，氣魄不足，才氣是有的，可惜在自負。古龍寫好漢重義時第一流，但處理女孩子性格時第九流，這點彷彿張徹。古龍楚原這點很相像，有人因為武俠二字，與他們所作所為，故此全盤否定了他們。這也不必，因為他們不能代表武俠。

記得『楚留香傳奇』一片裏，楚香帥與中原一點紅黃夜鬥劍，開始是劍起劍伏，招進招退，然後只見雙劍交擊，如此數十下，忽然雙劍交叉平伸，鏡頭緩緩拉開，只見一點紅劍尖抵住楚留香咽喉，楚留香劍刺一點紅肩膀，顯然是一點紅劍快一點。但楚留香緩緩收劍，只見劍尖上串了隻毒蜘蛛。原來這毒蜘蛛已爬到一點紅肩上，楚留香居然與一點紅這等高手鬥劍之時還要救他，而且不顧自己生死，令一點紅震服。這裏拍得很好。尤其鏡頭由劍到人，由人到蜘蛛，什麼話都說盡了，用不着再來惺惺相惜。古龍原著裏還有一段，楚留香好友也是好漢胡鐵花在黑暗山洞中誤以為有敵來犯，一刀砍下去，匆促間一點紅揚臂一格，那使劍聞名天下的手便斷而為二，他第一句居然是：『好刀法！』三個字！一點紅性格全出矣。武俠小說像西遊記，有的是大險大難，可以考驗出人性。

『楚留香傳奇』一片結尾時楚香帥、一點紅與水母陰姬三殺妙僧無花。無花在江湖上琴棋書詩畫無不雅，連彈琴時有俗人路過也棄琴於湖中，但他卻是真正萬惡的殺手。最後他死的時候是中劍飛上水母陰姬平時嬉樂的純白鞦韆上，再被飛劍貫胸而斃，落入水中。這落於水如他琴韻流俗沈於湖一樣。而白鞦韆的染血如他的白袍沾血，末了鞦韆仍一直在盪漾，那裏冒出了血紅。書裏楚留香對石觀音戰而無效時，居然反手一掌打碎了她的水晶鏡，使這驕傲自負甚至自戀的人一下子失去了依據，他是在利時間制服她的。這在電影中的一役和在小說裏的一役，像一對高手原

要打架，卻跑去弈棋一般。不知者以為不打，知者以為打，其實都不是，除了打與不打之外，還有很多解決的辦法。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一日

## 巾幗

### ●劍誰

鄧世琦的散文朗讀完後，我微笑不說話，果然劍誰首先發難。世琦的文章中提到她看見海鵬與秋陽之戰，真想痛哭。然而不是的。止戈爲武，武是舞的另一種形式，尤其我重將弟子，「古之舞者……：那一場舞後，書生便輸去了長安／那年的容華，叫人怎生得忘？」我們在武中博大、堅強，高山以流水歌唱，而不必哀慟。世琦的文章中提及海鵬身體瘦小，她心裏自然希望他獲勝。然而不是的。民國六十七年五月，我赴馬時海鵬入社，我與之素未謀面，返台時機場見面，我第一句便稱他爲『大鵬鳥』。人上下不知數萬里，神遊物外物內，心胸清遠，豈是驅殼能容？海鵬、秋陽，莫逆之交，他們兩人，沒有勝負可言，只能在一場戰役裏，更了解友情與仁義的意義。世琦的文章裏提到她見秋陽被擊傷，我責罰海鵬跪下，並要秋陽力踩其腳，「啪」地一聲，秋陽却故意踩在水泥地上，世琦很驚訝。然而不是的。秋陽因赴耕莘文教院聽我演講，當日我因

出國而沒如約，師妹鳳還代表，一席話下來，秋陽從此進了山莊。社裏寂寞的時候，家裏落拓的時候，他最傷心的時候，他最難過的時候，還是天天拿著他的畫筆，來山莊寫他的詩，更何況是輝煌的時候！秋陽是絕絕不會真的踩下去的，海鵬是一定要被罰跪的，否則他會是一個因內疚而毀滅自己的孩子，後來，他還是把自己的手擊成瘀傷。劍誰說話，侃侃而談，我知道她一定會爲我分辯的，她是我第二個師妹。後來雲閣、鳳還、新居、雁平甚至海鵬自己，也澄清這件事，我對於神州人，不是婦人之仁，而且真心的實行愛和同情。我肯定世琦必定會明白。

### ● 鳳還

大聚會節目緊張，洗澡只限三分鐘，還沒進去，已經算秒，脫了衣服，已過一分鐘，外面的人殺豬殺大叫，裏面的人急得恨不得喝洗澡水吃肥皂死了算數。偏偏一處浴室水冷如冰，一處沸如赤焰，於是發生了不幸。鳳還一脚伸進去，小腿浮起了兩個大水泡，因而延了一兩分鐘，出來時清嘯並不知情，罵了幾句，師妹終於哭了。水泡足有杯口大，但見她擦了點綠油精，便照常辦事。晚上照常率女將跟男孩子罵架，迄長街追捕、黑夜相搏，一點也不見有受影響。然而水泡越脹越大，回到台北，幾寸步難移，還是歡笑如故。最後二弟用火燒過的針刺穿水泡，皮膚都皺了，膿汁濕了兩大堆紙巾。她出來後，又跟其他三位水紅帶開會，談「楚霸王新傳」的寫作與配合，我也照常派她出去做事，彷彿彼此沒有發生過一點事。然而我是欽佩的，她不愧爲我，第一個師妹。

### ●雲閣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雲閣笑起來像一隻白兔子，鼻尖一翹一翹的，很是得意的樣子。他外號叫「林公子」，最近出口成詩，向人敘述一件事物時，往往用了很多詩的語言，真是講得天花亂墜，他自己也得意非凡。他是天下間最滿意「林雲閣」這個名字的人，最近我們唱一首流行歌：「雲河」，我們就改成「雲閣」這樣唱：「雲閣啊雲閣……」唱得他眉飛色舞。他是在詩社逢一九七七年初大變動時加入的，因為黃昏星、清嘯、雁平等一場下台中賣書推廣，他就每週自東海北上二、三次，跟大家窩在「黃河小軒」裏，那時候人數少，詩社最窮，除了有志氣，就連熱鬧都沒有，那像現在，吃一頓飯三十個人，看一場電影四十個人，聚會一次五十個人！他來神州，就是有大志，在窮困裏磨不盡去，現在列為神州老秀，武功也練至水紅帶，正補考棕帶四級。我們戲稱他為「F·B·I」，就是神州的「聯邦調查局」，但是他那一張口，一得意就失了態，所以成了「I·B·F」，即「情報出賣局」。他是赤子之心，在社裏做錯事，常受人責罰，他都知錯能改，真是非狹隘之心所能度量。有次請他去把某書翻譯成越文，他延誤了，被罵了一通，事後他聲言從該次起學得了很多東西，做事情就勤快多了。可惜的就是練武不太會收手，像他說話一樣，不該說的說了太多；但是他窮時賣熱狗、蛋捲、春聯、假花、書籍、送報，什麼都做過，有次賣棉襖時被

人欺負，一個電話回來，海鵬、雁平立即去救助。他爲人也是這樣，急人之難，好人之義，遇事時總去打前鋒。有次我在西門町上遇敵，他和雁平都是第一個吆喝着上前來；其次國賓戲院門口黃牛欺負學生，他也是第一個上前去「架探」。他天天趕忙，父親遇上車禍，連住院的費用也沒有，要苦巴巴的等那筆賠償費，說時做爲大兒子的他，眼淚都要出來了。我聽着也很難過，覺得神州欠他許多，不過神州也給他許多。

### ● 輕燕

秦輕燕貪吃。她去馬時寫信回台說：「……晚上娥真姐帶我上怡保逛街、吃東西，很多像什麼烏鴉姐姐、麥粥、芷茄、山竹，還有紅毛丹都是特產很好吃的，娥真姐請我吃到飽飽，有墨墨姐姐、烏累烏累，又在溫家吃房子飯，很可惜，很可惜不能帶去給你們吃……」一封信，寫的都是千奇百怪的吃。她又喜歡玩，玩起來很瘋，她在剛擊道裏排行老八，我們就戲稱她爲「秦瘋八」，比她輩份小的人，就叫她爲「瘋姐姐」。她在社內是「中老秀」，輩份來說可算相當高，在鳳還之下，雲閣之上。她又喜歡唱歌，偏偏時常「失音」，一唱起來，鷄飛狗跳，只剩下黑豆李鐵錚，臉黑如鐵，目光如豆。輕燕名字很柔，性格却很烈。才加入詩社，社裏有一位同仁，好高騖遠，在詩社有憂患時領人高喊歡唱，她是第一個發現的，在一旁賭氣不唱，雖然那人很重視她。回馬作戰期間，凡是有人來犯，不管聚寡，她是第一個出去迎戰的，從來都不退讓。她在背後

很少說人是非，人前罵人却很厲害，就算是她丈夫，也是一視同仁，不會因私廢公。她是社裏剛擊道棕帶四級得分最高的，練武用心直追戚小樓。她是詩社鴿組組長，鴿組是負責信件的，從前我在社裏也是兼負責信件的，一天可覆十餘封信，也因為如此，她常常捱罵，罵她辦事不用心、做事懶、學武慢。要做好一個神州人，也真不容易。有次我罵她不把握時機練武，罵了半天，才知道她在寫文章，而且文章裏談的是我對她的教導，她心中的感激，看得我心中好生慚愧，恨不得買塊豆腐一頭撞死算了。秦輕燕是有仗必打，一天笑到晚的女孩子，一旦生氣，則黑了口臉，是這樣一個大喜大怒的人。神州人有她，詩社更爲神州。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 心情

要開學了。我有收拾心情的感覺，像一張堆滿了廢紙、稿紙、鋼筆、原子筆、水杯、墨水、檯燈、手錶、眼鏡等雜物的桌子，我雖有把它一一收拾乾淨的義務，可是它一旦變成明窗淨几，却不是當日與我汗雨趕稿，苦甘與共，十年辛苦不尋常的伙伴了。要開學了，我休學又是一年了，被人家罵，被人家讀，又是一年了。我對小娥說，真是的，該好好收拾一下心境，別又是鬧個八方風雨會中州了。小娥說，你開學後，還是多留在學校，多參加社團活動，或者乾脆辦社團開

創事業吧，不然又會休學了。我說，怎會呢？我縱有戰友，也會帶回來神州。小娥笑了笑，一隻不知名的小鳥在清晨的樹梢上還未歌唱就留下音樂的翅膀，誰知道你呢？一場大聚會，你又會變了樣，不是落落寞寞就是激激越越的打江山渡河川，誰還記得上課呢，這一段水的聲音擊得我內心一震，啊，我真的是像長江黃河，一出灘頭便無可收拾了嗎？

是的，我是。這是我的榮譽也是我的悲哀。前幾天才從大春山莊下來，這幾天又要帶大隊到石門水庫神仙島去。我怎麼靜得下來，閒得下來呢？這短短一年間，一月出版神州詩刊革新第一號，二月再版，三月出版詩社史，四月乘風離社，五月清嘯退社，六月重整山莊，七月清嘯復合，八月乘風回社，九月啊九月，九月要開學了。然而我一閉上眼簾，見到的不是九月開學時的新面孔、新環境，而是大蠶山莊（我們稱大春為大蠶，既然大智可以若愚，大蠶當可若慧。）的靜靜晌午間，竹棚子爬滿了綠色的藤蘿，漫山守著澀綠的橘樹長著青澀的橘子，而陽光，陽光就在業間刷下來，把圍在花架棚下靜坐的、聆聽音樂的、唱歌的、談天的、等候喫飯的我們，點綴得陽光葉影，碎花無盡。我們在大蠶山莊裏有唱起社歌慷慨激昂的一幕；也有子夜促膝深談，談起昔日歡聚的一點一滴，真是笑中有淚；更有烈陽下練武考帶、搏擊時龍爭虎鬥，互不相讓；還有夏天登山，迷路尋野鷄，結果陷身於泥濘；甚至有煮飯煮成三色飯，燒菜燒成無色菜，大家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晚餐。可是我一閉目、一失神，一恍惚間，我眼簾映取的還是：靜靜的晌午間，我

們幾個人，在棚下石上，風流人散，意態慵閒，一切碎大都是無名的，感情的最真處，反而是靜的、無聲的，連映像都教人泫然欲泣的。

稿於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 在爆竹震天價響中

除夕夜許冠雄趕來山莊，三兩步飛上樓梯，進入山莊，在我們好奇的眼光裏打開了長長畫框匾牌似的包袱；赫然是玄霜編的長江十號：山高水長。

「山高水長」像故宮博物院裏各家的卷軸，但它更是我們神州裏的寶藏。我交給玄霜編『神州外史』，我編『神州史』，在一個月前，便開始各自努力。玄霜編這本書，一定很艱苦，但是美麗便是她的收穫。這段日子，她必定忙得連年也沒心過了，但是我除了原交的稿以及敦促和策劃之外，堅持不幫一絲的忙。而玄霜知道，必定要如期完成這本書，在正月初一出版，這除了她應重的然諾外，還有我向來對未盡全力苟且宕延的家人深惡痛絕。我編綠洲近二十期，二十期以來，沒有人指定我時間，但我限定自己的時間，不但要比別人的都短，而且要在預前一定完成。並且要完成得好！我對我自己的親人兄弟，甚是嚴苛，但我對自己更不容情。因為我知道尤其不能在神州裏養成這種開始預算不充份，後來才趕的習慣。這一刻我在寫序，樓外爆竹震天價響

，正是一年交替奇妙的一刹那，我的心情是激盪的，這是中國的年，何等興奮的一個時刻，可是我手中的筆一直不停寫下去，在這之前我已寫好五篇我應完成的文章，而我還要完成這篇序，在我剛受一件事情嚴重打擊之後，我仍必須完成我的工作。如她完成她的，明日她的書就成爲我們神州共同的書，大家在讚美的噓聲中翻閱她的書時讓我也可以感受到一份小小的喜悅。

記得文霜笑著跟我說：許冠雄也會設計，我這本書就讓他來。現在書編好了，我翻一頁心中就震動了一下，真好像是在翻天書。記得許冠雄陪她去大蠡山莊，伴她來山莊，今天選在這別人該一家團圓的除夕夜裏趕雲趕月趕把長江帶來了山莊。我想說感激，但我想我更不該說感謝，因爲這也是你們倆的書，在日後的江湖歲月裏，讓她的青春才華，與他的沉雄志魄，以及神州的光耀萬丈，剛好成了映照的紀念。

稿於丁巳年戊午年文替間

## 動土太歲

阿里山大聚會最愉快的反倒不是大聚上的節目，而是一場怒氣沖天過後的欣喜。未上山前，我們跟那兒辦營地的主持早已約好，他看我們的『過坦蕩神州』，所以很喜歡我們上山，說明要空出營地，給我們安排節目，且有言在先，甚至可以高聲談笑，無所禁忌。我們也有言在先，要

是沒有場地，或者壓低聲量，我們寧願『另謀高就』。不料我們上得山來，那主持人安排了我們寢宿之地後，便逕自下山去了。我們的一場大辯論賽，已經儘量壓制聲音進行，然而還是三番四次遭受打擾，到最後已一改我們暢所欲言的作風，聲音降到耳語的程度，居然還有跟營地無關（非管理人）的人來找我們算帳，這口烏氣我們都忍了，辯論會也在這不痛不快，和對方不情不願下結束。

到了第二天吃飯的時候，居然是一鍋湯，一桌十個共食，伙食費是每餐個人三十元，未免過份。另一服務員（服務？）選一副高級知識份子的面孔，數落了我們一番。我們要求水喝，對方居然說：「嘿！跟你們同營的另一夥人下午就要離開了，我幹嗎還要再送水過去？」這話未免太過份，往後還有更狠的，居然說是爲了遷就今天新來的一班人，要我們把男女分開，參與他們一齊住宿。那豈不是連一席壓抑聲音如蚊吟之地來開會也沒有了？！我們不是人嗎？！喝！別人走後我們居然連水也沒得喝了？！別人來後咱們就要流竄東西了？！我看衆人，除曲師妹一人力爭外，其他人甚爲客氣！這種人跟他客氣作甚？！我十三歲步入江湖，像他這種人，還落不上榜！當下暗示清嘯反擊。說沒幾句，那人居然針對雲閣的話「我們上午也沒水喝」，一句反擊過來：「你說話要肯定！」我本在圈外，鵬旅過來告訴我，我一見他態度狂妄至極，立刻嘿嘿怪笑：「你說話也要肯定囉，年輕人！」想我溫瑞安在神州升「老頭子」時他還不知在那間茅廁裏打娃娃！見鬼

說鬼話，見人說人話，他這種處世方式，誰好欺負他就是太歲，咱家就要動動他頭上的土！他聽後臉色一變，向我說：『好。我下午一定會送水過去，要是別人不送，我自己挑過去到你的面前。』我說：『到時候你不挑過來，只怕也沒那麼容易。』說罷領大家揚長而去。

到了下午，這傢伙又來了，搬了担水來，卻又迫我們搬。我跟他們說：『跟這傢伙泡上了。』於是據理力爭。這人說：『你們無權干涉，這事我跟你們領隊處理便可。』他指的是雲閣。我在圈外，一聽便說：『我是大隊的一員，隊長也是公選的，我不同意由你私下的解決。』那人在門房之外，說話態度仍然倨傲強，我即刻暗示吳天任、廖雁平、張國治、江秋陽等人越窗而出，在外面形成包圍圈。然後我暗示黃昏星直詢對方姓名，要是對方跑過碼頭的，當知報出姓名亦即『兩不相忘』。這人一看情形不妙，哈！態度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拍胸膛，大聲說：『沒問題，你們住在一起好了，我們前兩天相處得那麼愉快，不要被今天的不愉快搞砸；好吧！什麼事包在我張某人身上，你們住在一起好了。有事問我張某人好了。』真是神是他當，鬼也是他做。他離開之後，我們忍不住歡呼：我們又在一起了！在一起把最不愉快扭轉成懲惡誡兇後的莫大歡愉！

## 怪俠黃昏星

黃昏星就算不是天下最可愛的人，也是我所見到最可愛的一個人了。他最窮的時候，窮得幾天沒東西吃。有一天我收到了滙票，請他去兌換現款回來。終於聽到他按門鈴，衝出去到陽台欄杆旁往下一望，看見他把鈔票都撒上天，然後一張一張的去撿拾，一面拾一面笑嘻嘻的。我知道他在做地上灑地有錢拾的自欺欺人白日夢。不過做得像他那麼痛快，一把錢往天上撒再蹲下去拾的，也世間少有。

有一次他說朱老師家的『辣醬油煮骨頭肉』很好吃，大家想了老半天，想不起這一道菜，後來一提起，才知道是大家講了老半天的『糖醋排骨』。他最歡喜狗，一見到阿狗就抱著親嘴，要不是我們叫住他，阿狗早就給他的熱情窒死了。打麻將打到一半，他會突然問在席間沒命的賽跑起來。我們都以爲他賭瘋了，才聽他解釋有點困，用動作來提神。他唱起歌來，雞飛狗叫，一首『浣溪紗』，他可以把『一曲新詞酒一杯』的調子唱到『去年天氣舊亭台』上去，這樣句句皆錯，而歌也唱不完。更厲害的是他擅改歌詞，『你儂我儂，是一條蟲』便是他的傑作。有次在大蠶山莊和雁不合唱，乖乖，那可不得了。一首『Today』，他們可以用『Butterfly』的曲子唱。唱到一半，發現不對勁，還可以改成『Sun rise, Sun set』的調子，真是『鬼馬雙星』。

不過要是別人找他幫忙，他總是頭一點，便立刻做去。幫了別人的大忙，自己卻不認爲是幫忙。他幫人家，常常比人家還急，而且更求盡善盡美。無論他是大忙，社員們找着他，只要說一聲，天大的事他也勉爲其難。他應該改名爲黃大路，因爲他「條條大路通羅馬」，爲人也很大路；也可以改名爲黃小昏，因爲他連伊莉沙白泰勒都可以誤認作男明星，用抹布洗碗，看到別人的好作品全身發癢，有次還把「越南玫瑰」當作賀詞送給一位兄長。總之像他這種人，世界上不多見，多見了就要世界大亂。

## 峯迴路轉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編「神州史」，寫「天下人」，一連害上了兩場病。過年前病一次，過年後也病一次。娥真、二弟、劍誰、鳳選、輕燕、小樓、阿狗等，也無一不病，小病的傷風，大病的起不了牀。黃昏星鐵鑄般的身子，也病得喝水需要攙扶。清嘯却是一口氣病了兩場，左頰腫起老大的一塊，像吃了別人一記右勾拳。劍誰病到面向牆壁發脾氣，阿狗則病到山珍海味牠不吃，只吃水果充飢。最無稽的是阿廖，看了場「奇蠻世界」，裏面有割古頭、喝屍水、撕獸肉等特寫鏡頭，我們又坐在國賓戲院的第三排，出來後他便混混沌沌脾氣極壞，倒頭就睡。娥真本來病已好了大半，林國卿

請我們看『神通金龜車』，出來時天寒地凍，找計程車找了半個小時，回來後小娥便因為受了涼，感冒加重。

我病的時候，記起是禮拜天，天文仍在家裏，第二天就要到淡江上課，於是托雲閣把餘下的『神雕俠侶』十六至廿八集送到朱家去，讓她繼續看完。雲閣回來時帶了『三三』朋友的菊花和祝福，祝福那時病倒的我和小娥、黃昏星早日康復。因為幾個『鉅頭』都病了，清嘯打電話到大華晚報麻念台兄那兒請他把訪問延期，殊料我們的病才好，他又病倒了。有段時間我病到跟抱病照顧我的娥真說：『心中一無所欲』，我平素意氣高昂，到此竟也無心思，連生死都未臆度，覺得有點不妙。幸好晚上猛出一把汗，溼透了幾重衣，醒來後猶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清』，清明開朗，凡事事有餘地，凡人人有見地，眼睛重新有神，彷彿頂上那圈光華更是明蕩！周處殺虎斬蛟，才輪到面對自己；我是病了一場，哈哈一笑，再編『神州史』，續寫『天下人』。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 新竹點名

阿里山大聚回來之後，我給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下了一道難題：再辦一個聚會，務必要在卅人以上，而且要補正全部上屆聚會之缺失。上次嘉義、阿里山大聚，雖然狂歌當哭，爭辯微

夜，精采之處，筆墨難書，但畢竟仍有美中不足處。譬如許多原先說好能赴約的人，都因種種偶發或突發事件而失約，所以嘉義前後僅來了廿五人，最鼎盛時能歡敘一堂，也不過是廿三人而已。況且其中有一些早退的，遲到的，情緒不好的，未受邀請的，來如風去如孫悟空的，有些人才見一面，便又匆匆拿着行李，自己『流浪』去也；而香港的蕭君楚，台北的悅真、耀德、佩珊、珊珊等一直沒去，使我們在嘉義空等到第五天才失望落了實。第廿三屆大聚會命名為『南北會師』，要是我們真的任由旁人、友儕參加，恐怕沒二百人也有百五十人，偏偏我們約的，都是無法赴約的，以致許多時間在等待，許多節目延遲進行，而且影響了心情，說起來真冤。談到激情處，往往反而壓制下來，要等大家來了再深入——被我們選中的人，實在是很幸福，而沒有來的人，欠下的是一首歌未完，一柄劍未鏘，一支筆未蘸墨。

這次要辦聚會，至少至少突破這個人數。我們擬赴石門，第一天先停留在新竹，總算神州螞蟻陸續續續來了十隻，加上原班人馬，第一天不能趕來的還有因父重病的鳳選，家裏情況嚴重的榮珍，因事突變的淑貞，趕辦手續的國治，但也有整整卅人了，加上一位『螞蟻』組的成員來一下便不見了，足有卅一人，如果加上明天還是要來的鳳選、國治，這次聚會，便有卅三人了。只是螞蟻來得多，聚得密，散起來却快，到黃昏，祇剩下世琦、美珍，不過，有她們兩人也就夠了，兩根火把總好過一盒溼火柴。要把火傳遞下去，點燃開來，也夠她們傷神的了。到最後，這第

廿四屆聚會，能只度一晚的，也僅是二十個人。

難道卅個人以上的理想僅能用濫竽充數來維持嗎？——不。當我們在新竹鵬旅的家，打出了我們的拳，踢出了我們的腳，喊出了我們的聲音，唱出了我們的歌，寫下了我們的文章，做下了我們的事，二十個人像一條大江，再分成二十支流，流去歲月，流去荒涼，流得很廣很遠，足夠叫荒田爆出了金穗千里，足夠叫荒野成了藍田鄉間。有一天，當然我們不止於這個人物。有一天，等到我們的流水都開了兩岸的花果，我們的聚會就要落在水上的桃李，沒有了它，就沒有了春天。而春天是萬紫千紅的，而春花是開在神州裏最嬌豔。有一天。

## 要走出方向來

這一年來我們的文壇是熱鬧的。幾家極有分量的文學雜誌仍撐持大局，如『幼獅文藝』、『中外文藝』。幾家文學雜誌愈來愈備受重視，如『明道文藝』、『中華文藝』。幾家極有分量的文學雜誌紛紛革新復刊，如『現代文學』、『台灣文藝』。幾家年輕而有朝氣的文學刊物也初露頭角，如『三三集刊』、『小說新潮』。詩壇亦十分蓬勃，有關詩的方向與價值問題還是一直在討論着，然而數家詩社仍不怕艱辛、不畏蝕本的出版着他們的詩刊。最近也有不少出版社要辦散文合集式的雜誌，除了戲劇一環之外，國內文壇的蓬勃是各方兼顧的。至於文學評論更是高潮迭

起，雖也造成險致覆舟的暗潮，但我們感激這畢竟是個思想開放、學術自由的地方，才能允許各家各派說出他們自己的話來。我們的國家是堅定的，數千年前我們已是氣度恢宏的泱泱大國；我們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我們有採掘不完的傳統寶庫；因此我們的文學也是博大精深的，只要我們有信心，它一定隨我們民族文化不朽。目前要緊的不是徘徊、徬徨或相輕、互訐，而是透過有心人，身兼力行的宏揚於天下，走得出新方向來！

## 要走出古向來

# 英烈千秋振神州

林雲閣

「八箇野鹿！」小虎子握著中國的大刀聲振十里長山，舞刀衝出去要把那一天之內在南京大屠殺殺了一百六十四和一百六十二個中國婦孺的兇殘惡毒的日本鬼子碎屍萬段！他用敵人會聽的語言罵他們！

電影院的黑暗裏他隨著那中國軍人的大吼前進而猛拍掌，猛拍掌，最後他哽咽著離開戲院。那天他在學校在電視機前看電視報導美匪建交，羣衆憤怒，愛國的聚集在一起，唱梅花，唱中國一定強，最後熱烈的喊「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時，感動、激動、衝動得喉頭哽住，眼淚湧現，一股熱血也要大大力舉著手高喊中華民國萬歲，但却在一大堆同學面前沒有舉起手也來不及喊出來一樣懊惱，因為他多麼希望剛才小虎子那一聲也在這一大羣觀衆裏

響起來！他懊惱的想著跟著兄弟出電影院，張自忠將軍一刀一刀刺進腹裏盡節的刺痛在他心裏刺著。眼眶濕滯著走出電影院，外面正在下雨。他想起第一次看時（他已看了三遍），跟著密密麻麻的人羣走出中國戲院，走在西門町的人潮裏，他眼淚奪眶而出，心胸血在翻騰，他恨不得馬上當兵，也像張將軍在出征前說的話：『中國人要忍到最後一分鐘，撐到最後一秒鐘！』但在西門町散亂的人潮裏，他獨自一人走著，他却茫茫的感到多麼無力，多麼渺小，他幾乎是要被人潮的巨流淹沒的一個小點，而當時他更被聯考濃濃重重的壓著，他是烏雲下的一隻鳥。他感到非常沒用，乾脆自殺算了！

現在也同樣走在人潮裏，天還下著雨，但他的這股激動却是很穩定的，很強壯的，在翻滾著。因為，此刻有大哥在，有一羣兄弟在。大哥是教他唱滿江紅，激發他仰天長嘯氣吞萬里如虎夢斷故國山川的大哥，兄弟是可以同為五百完人死守的兄弟。每一個兄弟都是城堞上戍守的尖兵，在大哥的領導下為神州努力獻生死。神州，現在是他們一羣兄弟甘苦患難努力的家，以後將是他們豪情壯志驕傲的國——大中國。大哥像岳飛、像辛棄疾帶領著他們，訓練他們，教誨他們，使每一個人成為中國的金戈鐵馬。

從小，大哥和幾位兄長便在僑居地為祖國文化在奮鬥。為華文的存在與學校當局衝突，為民族的正義和異族打架。他們曾經領著一大羣華人同學圍著校長室，大哥在裏面與校長談判；他們

曾經在端午節在學校大黑板上寫下「今天是詩人節」及「愛我中華」等字，被校工不斷的擦掉，他們不斷的再寫上，終於保留了下來。他們曾以激昂的社歌擊退了意欲輕薄女社員的馬來人、印度人。他們也會在樓上開會，樓下的車子被左派的人破壞。十二、三歲，他們更創立了綠洲社，出版手抄本的綠洲期刊來影響當地的華人子弟，讓他們學習到祖國文化，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在僑居地那是一段艱苦困頓可歌可泣的奮鬥。

回到祖國台灣來升學，便結合了他和其他兄弟創立了神州社。他們從吃生力麵辦詩刊開始，慘澹經營，到有出版社願意出書，去推廣他們的書——他們叫打仗，去推展詩運，把那股對祖國文化，對中國的那份濃烈感情影響出去，激揚出去。漸漸他們有一試劍山莊可以八方風雨會中州，有電話，有很多的書出版——詩集、散文集、小說集、評論集、神州文集……，神州社已成了台灣全省各地許多愛國的青年人的信心、希望和定力。更是碧血丹心、肝膽相照的兄弟的聚義堂。

所以，他感動而很有信心的走著。他望著走在前面的大哥，一個像張將軍睿智、英勇的形象，他珍惜、愛戴而又尊敬。加入了神州，就像加入岳家軍，楊家將，他這二年的成長、進步幾不可以道里計，生命裏也不知捲起了多少次的千堆雪，生活在神州就像生活在浪裏，你不得不跟著湧動，跟著浪濤，跟著驚濤裂岸。「我身邊左穿右插有英旗者／有泰山崩而動亂者／有擒鷹的



## 這懷念難盡

吳勁風

走出二姊家那條狹長的巷子，他才發覺整條寬廣的仁愛路已是繁星滿空，弦月西斜。國父紀念館在星月下沉默著。他低著頭，雙手插在衣袋慢慢的走著。想著剛才他二姊夫和二姊的一番話。二姊告訴他，家裏又鬧起來了。他自己也知道，早在還沒離家前，爸就常跟哥吵架。這一次情形最嚴重，大嫂挨了爸一頓罵後，一氣便把家裏那間店給開了。爸只好成天罵人。嫂子也跟哥冷戰，這些只是害慘了那些幼小的姪子。也把本來一個環境很好的家，搞得漸漸敗落。到了現在，只能靠那間店維持一家十幾口的生活。二姊夫苦苦的勸告他，放下筆桿，爲那個殘缺的家盡一分心力。精明能幹又吃得苦的母親，早在他十三歲時便過世了。母親生前的努力，使得原本輝煌的家更是光彩。而這些顯赫，在母親過世，幾個姊姊出嫁後便漸漸消失。他十八歲離開家，以後便很

少回去。偶爾年節或母親的忌辰才回去幾次。每次回去，他爸爸都是愛理不理，讓他感到好心傷。只因他並沒拿什麼成績出來。就這樣子，他在外頭流浪了好幾年。憑著對文學的一股熱愛，努力在這方面發展。到了最近總算在文學裏，走出一條路，有點名氣。但是家人要的，不是文學上的這些成就，而是物質上的成果。因此對他不滿依舊。

家裏現在的情況，使他很擔心，雖然他不能幫上什麼忙。這個困擾便在他心中凝固著。直到他回到在吳興街租的小閣樓，還是放不下心。看看桌上，那個又老又破的鬧鐘，竟已十二點多了。想著家的分裂，想自己不能回家的苦楚，不禁感到孤獨的哀傷。煮了開水，沖一包生力麵，好像吃不出味道的吃完它。坐到桌前，按亮檯燈。昏黃色，柔柔的燈光灑了一桌、一室，照著他瘦瘦的身影，更顯得說不出的落寞。他解嘲的苦笑著說：「年紀都快三十了，怎的會想到那些什麼身世飄零去了，真是！」抽出一本白玉苦瓜來看。書中詩的鄉愁，把他的心更濃化了，他想起幾年來，很少為故鄉寫過詩。都只是寫些評論或忙於長篇小說，再不然就是主編們催稿時，所趕出來的雜文等。而今晚本是要趕一篇散文、一篇小說給一家副刊一本雜誌。可是習慣的攤開稿紙，拿起筆，塗塗改改一陣，他才發覺寫的都是故鄉的事。他知道沒辦法不寫它了。他長嘆一聲，準備寫詩。他站起來走了幾步，又走向書桌，抓起筆要把那股愁緒寫出來。想了一會才寫下標題，可是很快又塗掉它。他認為不滿意，意念太直接。乾脆等下寫完才標題好了。想了很久，還是不知

道如何開頭。又推開椅子，在房間裏踱起方步來。忽然，他想到那年高中畢業離家時，孑然一身，孤苦無依，跑到一家畫電影廣告招牌，畫海報。那時年紀輕，一無所有，天天想家，又不能很快賺多點錢，當時那份茫然，比現在要來得強烈。略一遲疑，他拉開椅子抓起筆，在稿紙上寫下：

### 想臨海的家鄉

#### 聽夜

#### 有驚濤拍岸

花蓮那老家在他心中確實佔了很大地位，雖說近年來很少以它為背景來寫，但是計算一下，就有三個長篇是以它為主幹。還有一百多首詩，四十來篇散文，不是間接便是直接。而他自己認為寫花蓮就不能不寫海，寫那個連海都很清靈的花蓮，是必須用感情來寫的。

記得他小時，家裏全盛時期有三處房子。一處在民權八街海濱公園那裏，是幢大房子，除了幾個打掃的傭人就沒有其他的人。每天下課，跑到那裏跟傭人的孩子玩拋手巾，捉迷藏。累了就跑到堤防去看數丈高的浪。還有一處就在花崗街，房子也不小又在市區，因此連一些親戚也住在一起。還有一處在天祥那裏，開了家特產行，是他寒暑假常跑的地方。這些雖然只是很短的記憶，但卻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現。像上次得獎的小說，便是發生在天祥那裏的事。

一口氣寫了三行，似乎有點難以為繼。一番斟酌後，又修修改改的完成了三行：

於我是遊子的渴望

昨夜有漁船向夢靠

近

整個愁悶鬱結的心，似乎在營造一首詩時，轉移到筆端去了。望望天花板，他在思索著，該如何把這股鄉愁婉轉的投注在詩裏。這一次改的比較少：

只剩下隔山隔海

這懷念難盡

風雨飄搖中

要小屋的堅挺

同樣在他心中，也存在那些山胞的影像，他們的摯樸、豪邁令他難忘。想來就有一股似甜而甘的味道。看他們豐年祭，祈雨，結婚的歌舞自然清新。心頭又掠過高三時，認識的林韻。他常要她唱歌給他聽，他喜歡她那脆麗的嗓子：

是一次雨濛加

海上所起的晨霧

成了星月裏的歌唱

飛花時節

樹在陽光下

抬頭

看餘暉透射

想起那些太魯閣到天祥之間，平地拔起的大山，九曲洞附近那些垂直而上的一大片、一大片峭壁，他不禁奮筆直書：

山要抬頭才看得見

立霧溪畔

水乘藍

立霧跟溪畔本是地名，但是他用立霧溪來貫串這兩個地方，成一單純的溪流。而他寫水乘藍的意義，如果不是親眼看過立霧溪的人，恐怕難以領會吧？抬頭望向窗外，已是東方微明了。想家的情緒並未減淡，只是被他用靈思來轉而表達，而不單純的留在腦海裏。這首詩已快完成，而他的愁悶也昇華為藝術，不再只是單純的思鄉、想家情緒而已。打個呵欠，伸伸懶腰，寫下最後的幾行，原本凝肅的臉，在微曦的照耀下，似乎也比較寬和了。遠處的鷄啼，炒菜聲，汽車聲漸漸漸漸的多了起來。按熄檯燈，拉開椅子再一下子跌坐回椅子。寫：

寂寞以外

漂泊以外

雖然風沙滿臉

思鄉的心

總亦誠

留我以生命的懷念

數次心靈的

掙扎

無語

無語的告白

向你

是傾訴

而太陽升起

向你

向東

東部是你

我筆下的

傾訴，告白

一次一次又一次

的寄語、無語

向東、向你

燈是一盞昏黃

在夜

從花蓮到這裏

他知道，這首詩還需要經過修改，單憑這些還不能成爲一首詩。不過他也知道，他的心意足夠。剩下來的是，如何讓讀者感染、接受他現在的心情而已。晨風徐緩，朝露晶瑩，朗爽的晨曦，金色般亮麗。……

# 那一廂一廂的情懷

蕭君楚

接到雲閣的來信，他說：「雖沒有時間寫信，每當傍晚時分，我沿着台中港路走去家教，面對整條廣闊遼遠的台中港路以及遠遠望去的台中市華燈初上的夜景，燈光閃閃爍爍像遙遙向我招手，我便會寂寥的想起山莊的兄弟。」這些話多知音呢。我想像雲閣在台中港路上寂寥獨行，就像看到自己家教完後，在九點半的九廣夜車上，轟隆轟隆過着一個又一個的山洞；風從未關的車窗外灌進來，冷冷撲打我的記憶，記憶變成思緒，悄悄溜下髮梢，飄進森冷的黑夜裏。近來天氣冷了，而我又時常傷風，窗，不敢再開，髮，也不再舞了。給大哥和娥真姐的信上有這樣一段：「……每次晚上坐火車回來，心裏總是感慨萬千，好像每夜闌人靜時獨自走過深深的曲巷，巷中的家家戶戶都在睡中，我無法走進他們的夢，他們也不會走進街燈燈圈中的我。火車上的乘客亦

如是啊，他們有他們的嘻笑，我則一任清風吹着，面上冷冷而心中暖暖的想起在海峽那邊輝煌的你們。」火車曲曲巧巧地向前蜿蜒，進洞又出洞，我也在記憶的巷弄中穿進穿出，錯綜交雜，再也走不出了。如果不是要家，我絕少在晚上搭火車的。夜晚的火車車廂中往往沒有燈，車一進站，我便趕着上一節暗暗的車卡，心裏雖覺冷清，却也不想有人來打擾。有時一個陌生人走來坐在我前面，我在黑暗中也瞪他兩眼。車出了站，搖搖晃晃把我送回家。我常想那些車站的職員每天把一批一批的乘客送走，心中是什麼滋味呢？車去了，人遠了，只留下兩條筆直的鐵軌，在烈日下，在月光下，靜靜的臥着。

回家的途中有隧道，火車一進去，四周頓時一片漆黑，令我想起大哥的小說『天火』，那時的情景會不會像我過山洞時一樣呢？乘客紛紛掩上窗戶，可是熱風仍然由那扇未拉上的車門外一陣一陣衝進來，挾着一股濃濃的煤渣味。有人點起一支烟，紅光微顫顫地彷彿巨空中的一顆星，那樣無助的對抗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黑暗。記得有一晚下雨，所有的燈在火車進洞之刹那全熄了，只留一盞，一盞幽暗的燈懸在車廂中。濕漉漉的走道被煤渣風一吹，一部份乾了，一部分仍是濕的；黃色車燈一搖一晃照着，乍看之下，那條走道竟好像一棵樹，枝枝桠桠在月光下靜靜的透着一股寒氣，枝桠繚繞，月光渺渺，火車碌碌駛向更深邃的隧道，深邃得無止境。我心一驚，不知自己是在那一條隧道中，時間？空間？如果是時間隧道，那麼我跌入了自己的那一世呢？答案在

洞中低吼，兩壁跟着迴響：轟隆轟隆，轟隆轟隆。我選來不及細聽，車與我突然出了洞。

選有一晚，火車在沙田站停過後，繼續駛向大學站——我的終站。經過新建的沙田賽馬場時，閉着的雙眼忽然被強光刺激，我睜眼一看，原來是馬場四周的水銀燈，明燦得有如一座夜宮。可是那種明燦絕不是金碧輝煌，而是一種要把人照得通體透明的銀亮。在夜裏倏然見到這座發着奇光的賽馬場，倒像是看見一幅超現實的畫。

白天坐火車完全不是這樣的。尤其現在——香港典型的十一月天，天乾氣爽，晴空一展千萬里，澄藍中不帶一絲白雲，秋陽暖烘烘的照進車廂，真嗅得出那分乾裂呢！車窗外一幅幅明朗的風景、車景、人景，使人上學也帶着一廂旅行的心情，而進隧道，真彷彿一番歷過：隧道將車體吞進去，黝黑的食道中一陣腥風，緊閉的車窗上映起一張張面容，在玻璃上面面相覷。二分半鐘過去，隧道像吐絲般吐出了綠色的火車，陽光一窗一窗的瀉進來，車廂就一節節亮起來，真是明媚啊！從大學站到旺角站，剛好經過三個山洞，於是我便想像自己過一個山洞便老一點，從少女到少婦，到中年再老年，黑髮長了，斑白了，銀了。坐一次火車便度一生；過去、現在、未來全在隧道中反反覆覆被咀嚼，而每過一站，落在車後的風景便物是人非事事休一般掉進前生了。

於是車遠了，人去了，只留下一廂一廂的情懷，在歲月裏劃出兩道平行線。

# 壯麗的朝代

鵬  
旅

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

那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

當我說中國時，我只說一個

像我像你像他

開。

自從孩提以來，祖國山河的形形色色、點點滴滴，都深植在我的心底，濃得叫人化也化不開。孩提的時候，父親時常向我們述說他擊寇殲匪的傳奇如是，我便知道，鴨綠江上有浮橋通往

韓國；烏蘇里江，滙水茫茫，山巒籠碧，豹鹿成羣，珍禽穿梭；黑龍江，四處是美麗的樹海，每年解凍的季節，木筏順流而下，蔚為奇觀；更有，黃河、長江，浩浩蕩蕩，峻谷奇峽，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真是不一而足。還有還有，神祕的長白山，火口湖成串，浩翰的大小興安嶺，資源富裕，魁偉壯麗的崑崙山，平坦無際，世界第一高峯喜馬拉雅山，峭直詭譎，未親眼看到真是無法一一描述。

因此，從小，我對祖國山河就有了一份憧憬，長得越大，這份嚮往，越是濃烈，所以，我之所以會認識神州，也有這份緣由。

說起這份機緣，也是很湊巧。以前，曾經千里迢迢的北上購書，在周夢蝶先生那兒，就被一本紫色皮的書給吸引住了，那本書就是『風起長城遠』，我好奇的打開，想尋覓長城的種種陳跡，結果，長城的風貌沒有尋著，却尋到了一些有志的青年那顆真誠熱愛祖國的心。我很滿足的看著著，越看越著迷，周夢蝶先生都去吃飯了，我還是很心儀的讀著讀著，就讀出了神州艱苦耐社的過程、可歌可泣的情操。

至此，『風起長城遠』始終是我準備聯考的第七門功課，稍有閒情逸致之時，總將它拿起來把玩欣賞研究一番。諸如，人物誌、神州十一怪人傳、神州聊齋，都是耳熟能詳的。大哥是位擊節任俠，俠氣英風的人物；黃昏星是位忠誠不貳，童心未泯而不失赤子之心的人物；周清嘯是位

吳決堅毅、鐵口直斷、黑白分明的人物；廖雁平是禪參若定，哲理無邊的人物；娥真姊是溫柔秀麗、酷好音樂的人物；曲鳳還是小卡通、福圓大師；陳劍誰是連珠炮，一秒鐘可以說六個字的人物；張秀珍可以九度音波、十八高調的大笑；李玄霜有武功精神，出拳是用出奶的力量……。諸如種種細節，一方面令你體會出神州的精神——有書有筆有肝膽，亦儒亦俠亦溫文，另一方面令你感受到神州多采多姿的生活面。於是，積壓了很久的傾慕，我不顧一切，北上去看看『試劍山莊』的廬山真面目。我記得那天是春節，我從羅斯福路六段，逛到五段，可是，連他們住的巷子都尋不著，失望之餘，再耐著心，一個挨一個的找。終於，舊山莊的巷子被我找著了，地上滿是泥濘，走著走著，一面盤算這像不像，這是不是，結果，巷子被我走過了，門牌還是找不著。又鼓起勇氣，挨家挨戶看，看著看著，忽然，我看見山莊的地址了，是四樓很雅緻的一間，我很滿意的駐足觀賞。直到，門裏走出一個人才把我給驚走，這大概算我第一次親眼目睹神州的風貌。

第二次，我却真正踏入了試劍山莊的大門。那時正逢喬遷，及溫大哥、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回馬，為中華文化奮鬥。來山莊的路線是秦輕燕給的，那時候，真是興奮。能真正與書中的作者見面，那種由期待而至真實見面的心情真難以筆墨形容。來應門的是林雲閣，我道出自己的姓名，幾乎是生澀而語焉不詳，結果，大家都很熱識的招呼我，真令我受寵若驚。

當時，大家都在為大哥他們寫信，大家要我也寫，同時，雲閣向我介紹雌雄榜、天闕、黃河

小軒、長江劍室及大哥的振眉閣，突然，書中的人物，真人真事，一下子活生生的跳在你的眼前，有點像阿拉丁神話一般。

第二天，我參加了接機，目睹了四位傾慕已久的人物的風采。從接機以後，我參加了二次聚會，一次是阿里山，一次是石門，以及最近的出征，使我對社裏的瞭解邁進了一大步。原先，我以為我是可以了解神州社的，結果，生活肯定了一切。從生活中你才能體會出練武的真諦，不僅是要文武合一，更重要是一種正氣的培養。從生活中你才能體會出做人處事的基本態度，不是苟且隨和而是堂堂正正。從生活中你才能磨練自己的鬥志，受了打擊越大，越多，更增加自己的韌力。從生活中你才能真正培養出民族國家的情操，並不只是空談理想、抱負，而是，真正的將心與神州聯袂成一氣，充塞發揚，那終究不是自書本可以給你獲予的。

我來了神州有三個月，大哥曾在風起長城遠中說過：『參加詩社是責任也是榮譽。』又說：『我們不是活在別人的眼裏，我們是自己活著的。我們想趁著我們還年輕，接下傳統的棒子，接力下去，盡自己的力量，為中國做一些事。』是的，為中國做一些事，該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了，這不只是一種信念罷了，而是一種該擔負的任務了。

入神州放眼觀天下，希望有志青年，本著一個大目標，都能有神州人的精神，繼起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證明這是個壯麗的朝代。

# 長夜吟

陳劍誰

好像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了，我們沒追隨您夜奔於長街上。雨霏霏下，我穿著大紅的高跟鞋，「踢踏！踢踏！」走走跑跑，才過一個十字路口，我在這頭，您和幾位兄長已在那頭，在這國難當前，我們要趕著去看那套激奮人心的「英烈千秋」。

「我們是，白天亮劍，晚上夜行，當街拔劍仗義殺人的一羣。」

又想起您的那首詩「三環套月」，每次朗誦這首詩，我們總希望是您最驕傲的弟子。但是，我們總讓您失望，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甚至，一個不經心，一次大意，我們還把您的二十五歲生日弄錯日期了。您真正生日那一天，我們去西門町看電影，就在那燈火輝煌的另一角，有二名年輕人在唱歌，很多人圍著，我們只聽到：

「莫等待！莫依賴！勝利絕不會天上掉下來……」

您帶著我們走入了人羣，只見那黑黝戴眼鏡的年輕人手拿著麥克風啞聲著喊：

「同胞們！明天是西洋的聖誕節，但在中國是行憲紀念日，我們中華民國自三十六年立法以來，……，誰說我們沒有人權？誰說我們沒有憲法？……，自己國家自己救……，同胞們！對不對？」

「對！」「好！」您的聲音就自我左側傳來，聽到您的聲音，我們也激動地喊，您率先鼓掌，四圍的羣衆彷彿也被您鼓動了，我們大家一齊鼓掌。我心中響起了我們的社歌：

「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看我們的藝術優良，聽我們的歌聲嘹亮，唱到悲歡慷慨情節激昂，發人深省無限感傷，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可泣可歌人世炎涼。看我們的藝術優良，聽我們的歌聲嘹亮，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

禁不住就要衝口喊出：「中華民國萬歲！」却聽黃昏星已先我而喊，您帶著我們鼓掌身退。我禁不住要熱淚盈眶。

今夜我們要去「英烈千秋」，每次看這部片，我總是會落淚，我甚至想，為何我不生長在那時代呢？但我還是會轉念想，如果生長在那時代，我又怎會遇見您呢？沒有遇見您，我還是我，只能庸庸碌碌過一生，就算生長在大時代，亦不過如一介小草，早已隨風而逝。每次看「英烈

千秋」，張自忠將軍率領軍隊以三天的時間翻山越嶺走五天的路程，我就想到平常我們身著白衣白褲練武時，您對我們的訓練。

「過去南京大屠殺，日本人用中國人的頭顱做沙包，我們的子彈射到我們的人民的腦中，因為腦殼是最堅硬的，日本人拿來做沙包，……抗戰時的人呼吸的是炮火，倒場的煙火，而我們現在在這裏……」

就像您在「蒙古」中所言：

「有泰山崩而動亂者

有擒鷹的素手，英秀的巾幗」

您就是希望我們在練武中，亦能成長為：

「却仍有面對天地驚變的勇者豪情！」

每次練武時，我總是在極端的自卑與自信中。怕左手出拳不直，怕右腳紮馬步時不穩，但我又想自己的武功是天下第一。在您面前，這一切自卑自信便完全拋開了，我甚至覺得一掌一腳都是「巾幗」。而看到「英烈千秋」張自忠將軍十里長山忠義殉國，我更想好好練武，因為若不好好練武，真是戰事一起，別說衝鋒陷陣就是長征跋涉，我又如何經得起？更何況在獲知美匪建交的當天，有很多人痛哭，也有很多人激動地罵美國政府。您冷靜地告訴我們說：

『現在真的是要「莊敬自強」、  
「處變不驚」，有事的那一天，我們一定站在最前線。』

今夜，我們又去看『英烈千秋』，雨仍霏霏下，我們奔行於長街。雨勢愈來愈大，我們的脚步愈走愈急。我想起您生日那天的深夜，我們剛自電影院回來，到了山莊，您回到了『振眉閣』，關熄了裏面的燈，開響了『將軍令』的音樂。我們在屋外聽著，只握緊雙拳，不知如何是好？却不知那時正是您廿五歲生日的最後幾分鐘，『古來英雄皆寂寞』，『將軍令』鼓聲自『振眉閣』內傳出，鼓聲愈擂愈急，終於歸於寂靜。您的詩足以使山河震撼，您的文章會有人讀了之後自千萬里外趕著來看您。但在您廿五歲的生日，您却寂清地度過，沒有人知道，只有您在心中暗自氣短。而我們仍興致勃勃地以為您是第二天生日，要等著為您慶祝。而現在我們走在長街上，您急急行於前方，我們緊緊跟著，雨狂下，我們走過了長街，來到了戲院門口，抬首望，却是，紅色的廣告版，燙金的字跡：『英烈千秋』。

# 昂山的綠

程永平

昂山的綠，在小緯的心中，是最珍貴的了。阿倫和他，確實共同擁有過這一片綠。如今，只在小緯的心中激漾了。

很年輕的時候，小緯和阿倫，就很喜歡昂山。看到昂山那片綠，心裏就喜歡。兩個人，每天就削著竹片，做竹蜻蜓。在有風的傍晚，站在牆頭上，把竹蜻蜓緊搓在手掌中間，用力地旋入天空。看著竹蜻蜓飛向昂山，高過昂山的那一瞬間，他們覺得自己就好像竹蜻蜓一樣，奔向了昂山，擁有了昂山。

到昂山的路，來回要兩天。小緯和阿倫，曾經在一個大清早，就出發到昂山。爬了不到一個上午，阿倫就支持不住了。阿倫有先天的氣喘病，身體很弱。那天到了山下，天色已經很晚了。

雖然兩人心裏很難過，可是，他們却真地講好了，總有一天，他們要到昂山去。

自從阿倫那年冬天受了涼，病情就開始惡化了。阿倫雖然一句話也沒留，却留下了昂山的綠。

如今，這片綠，在小緯的心中，更發綠了。帶著那竹蜻蜓，爬上昂山；就在昂山上，放出那竹蜻蜓，「阿倫！你看到沒有，昨天的竹蜻蜓，終於擁有了昂山的綠呀！」

昂山與綠

張大勇

# 山峯

秦輕燕

放下大哥打來的電話，心緒仍停在電話中。

大哥近日忙著評審振眉詩牆的小說稿，却仍抽空打電話給家裏的每位兄弟姐妹，只爲了告訴一個簡短的消息：長弓回來了，過了十二點就是他的生日。大哥知道我們最盼望的就是這個消息，我臨走前還說要寄一張聯名的生日卡給他。想他到底耐不住孤寂，要回到溫暖的家。而在近凌晨深夜裏，大家都入睡時，大哥還是不忘要告訴這一刻的消息，在這天寒地凍裏，升起一輪火紅的朝陽。我知道現在在山莊大家一定圍成圓圈，唱那首唯有在社裏才聽得到的『生日歌』，長弓聽到『祝你快做爸爸，祝你快做公公』不知會不會大展歌喉，又唱起自編自唱，用非廣東音非福州音的腔唱出『一顆紅豆』呢。

下午吃完午飯，已近四點鐘。大哥一進門，阿狗拼命搖著白絨絨的尾巴，眼睛骨碌碌的轉，正跟大哥「撒嬌」，大哥低撫著牠的頭叫「狗老鼠」，然後說：「怎麼辦？越叫越小了？」以前大哥常用廣東話叫牠「狗弟弟——」又說「阿狗是貓，不是狗」。阿狗常常用後腳踉蹌地，前腳趴在大哥身上，搖著尾巴，嗚嗚的要跟大哥說話。客廳裏我又聽到大哥和牠對話：「狗弟弟——，好可憐喔！不會說話，不然我就和你結拜兄弟，你會盟誓的說，皇天后土，昭昭日月……」阿狗還是瞪著大眼睛，骨碌碌的轉。大哥又拿出兩粒小皮球，跟阿狗玩。大哥曾說阿狗最恨圓的東西，見到圓的東西就死命咬，以前舊山莊有一粒小彈球，「狗爸爸」黃昏星和牠玩，不小心給咬了一口，一生氣把球丟了，從此阿狗沒球玩。其中一粒球是大哥親自託我買的，但我拖了四天，只為了一粒小皮球，買到時因為心虛，立刻拿給阿狗玩，恰巧大哥看見，氣得整晚情緒壞到不能再做他事。大哥一生氣，家裏就連阿狗都不敢出聲。以前我也看過大哥生氣，那次是阿廖轉述一件令人憤恨的事，他說到「氣得發抖」，當場大哥劍眉怒揚而起。大哥說他最清楚阿廖的脾氣，阿廖最生氣時正是全身發抖。大哥更氣憤的是那件事，要使得阿廖「全身發抖」，兄弟憤慨，大哥更憤慨。另外會使大哥沈下臉來，就是兄弟們不成材的時候。這次大哥在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下，失望的說出心中的祕密：大哥推算阿狗來社的日期，（阿狗來社時，正是詩社最孤獨的時期，牠的出現却也激起以後的盛世。這在大哥筆下曾經真摯的描寫。）再推算牠的出生日期是接近社慶。大哥

準備在社慶時，爲牠買個小蛋糕，和一粒小皮球，（這些都是牠最想的）來慶賀牠小小的壽辰。原本都計畫好到那天才把一切的東西拿出來，沒想到——只是這一件小事，大哥正要看我有沒有獨立迅速的辦法，而我……。大哥最注重就是生活上每個人的小節小事，而我却常常弄糟了事情。

後來我拿起一封很早就該回的信，提筆寫時，大哥從門口走進來問我，幼獅文藝那封信回了沒有？我愣了一下，記不清到底多少天前的事，大哥說正是那封信告訴幼獅文藝我們改換新址的信。這下我才清醒過來，又是一封差一點「石沈大海」的信。連信件上，大哥都比我這組組長還清楚。如果沒有大哥屢次提醒，詩社的朋友、讀者，早就被我隔絕到陰陽兩地了。事實上大哥一天要忙的事，也不只是振眉詩牆、神州文集的稿；解決大小公事，社員私事中，仍有餘力教我們練武，或看一場電影。雖然大哥常說：「如果我不能記住這些，那我這社長就不必當了。」可是有誰能夠像他那樣，能使我们從心底深處，深喚一聲「大哥」？

每次大哥換道袍，繫上繡有金黃字的黑帶，娥真姐也換上道袍出來，看到娥真姐那樣熱衷練武，（以前不是很少練嗎？）激得我們也換上道袍，娥真姐的「武功」，因爲最近的勤練配著她原有黃帶的底子，突然一瀉千里起來。我們更不敢偷懶。本來我的筋是水紅帶裏面最緊的，有一次我正在做基本運動拉筋時，大哥過來幫我拉，一下子就拉平，像電影上的「一字馬」那樣，雖然我痛得不敢叫，不過，從此我的筋就拉開了。大哥的筋骨練到像鋼鐵一樣，每次和大哥打直拳

、中段搖，拳風由慢漸快，層層逼近密得像天羅地網，擋到我們的手筋骨都是一塊塊的青紫色，可是我們的拳反而更有力。最近大家那樣勦練，都是大哥的鐵手鐵拳『拜賜』出來的。

近日因為常常犯錯，給大哥罵得如冷水澆背，冬日裏突然清醒起來，才較能體會大哥爲每個兄弟設想的心意。其實大哥開心時，可以大發豪興請我們上最豪華的館子，讓那些住外面無法享受媽媽的手藝的，大快朵頤。

記得上禮記時，老師講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那時我想到治學識人，都清楚深淺次第、資質美惡的，在這個時代年輕的一輩就只有大哥了。而且史可法所說的君臣之義，春秋大義，禮記所言的意義，更能瞭然於心。雖然大哥不是君，我也不是臣。

大哥寫文章描寫兄弟姐妹、社員，都會比我們原本認識的人還要清楚，還要活現。像大哥描寫阿誰就算在亮軒家裏，要喝酒一定先問過大哥，喝得酩酊大醉，等到要唱社歌，却一定支持起來唱，唱完爲止。那時我想起『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就是那種感情，那種情懷，維繫我們兄妹之誼。

常常大哥都爲我們千設萬想，百般要我們獨立，要我們成長，要我們在詩社裏磨練，在外經得起考驗，而我們總是拒絕他的心意。自私的想到自己的時間。像大哥難得抽空教我們練武，自

由搏擊與我們一個個對打，點出我們武術中的缺點和優點，使我們武術進步更快，而我們却常沈溺自己的私事，還在分配時間，找出時間的空檔，才和大哥一起練武。

最近，大哥常督促我辦事，我反而疏忽犯錯，覺醒時已是日薄西山，萬家燈火。深夜裏，耳中突然響起大哥那句：「我一直希望有一個衣鉢傳人，可是一直失去，兄弟、社員、親愛的人。我沒有流傳。我沒有流傳的人。」就是大哥那篇「衣鉢」，才知道古來聖賢皆寂寞，可是我們是大哥的兄弟、社員、親人，輝煌的聚在一起。我們還常沾沾自喜，但是，大哥就像早已爬到山峯，立在山頂，又開始爬另一座山峯，為我們開天闢地，山頂上呼喚我們，我們聽不到，聽不到。我們真的聽不到嗎？而我們在山脈，隔著樹，隔著林，隔著深深淺淺的一道河流，還有人在山脚下，正抬頭望向山頂，以一種朝聖的心情。

只不過短短的一天，僅是和大哥生活一天，却感覺相識了十天，就有這麼多的風雲變幻，許多燦爛的花開，開了又謝，有人立刻發現，有人十天後才看到枯花殘稿。而天光就在我們的身邊，而我很榮幸的，也是大哥筆下的人物。

懷著如此的心情，很希望有一天，不只是我，我們都能在文章裏為大哥找出最適當的詮釋，就像太史公筆下的人物，那般鮮明靈活，千萬年後的春秋都認識我們的大哥，而寫大哥的心情，是在羣山峻嶺中，尋找一條奔流不絕的活水，朝朝代代的流傳下去。

# 憶我兒時

程永夏

我曾感到，上天對我是那麼的厚愛，在我出生之前，就有另外一個我也降生在這世上了。

\*

\*

\*

記得嗎？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月考考國語，有一個題目是：爸爸媽媽的爸爸叫做什麼？我和你正好坐在最前頭的兩個位子，你就問我，爺爺兩個字怎麼寫？後來，我也跟著問你，白蘿蔔的蘿蔔怎麼寫？奇怪，當時老師怎麼會沒看見，就這樣，我們高高興興的考完了試，合作無間的結果是雙料冠軍。

又有一次，大概是二年級的時候，我們早上上學，一邊走一邊勾肩搭背，你說你喝醉了酒，我說我們兩個是好朋友，我當然也喝醉了，就這樣，一路上勾肩搭背，搖搖晃晃地走到學校；後

來，在課堂上，老師不知是在什麼地方看到了我們在路上東倒西歪的走著，就叫起我們兩個，說了一頓，好像是你吧，就跟老師說，爲什麼在路上走路不能勾肩搭背，而我們兩個那麼要好，就指著我說。我忘記了老師後來是怎麼樣，不知你還記得不？

我們兩個就是這樣，東闖西闖，胡搞亂搞，什麼也不知道，只要自己高興就好了。

小時候，我們都很討厭剃頭，可是，有一次我們兩個都被媽媽抓去剃個大光頭。記得那天是個毛毛雨天，下午，趁著媽媽睡午覺的時候，偷偷跑到家門口前面的陰溝裏放紙船，但是，下雨天跑出去玩，媽媽是會生氣的，所以放完了紙船，回到家，立刻就把手攔在火爐上的開水拿掉，要烘乾頭髮；烘著烘著，一股焦味陣陣傳來，等我看到你的時候，你腦袋上漂亮的小西裝頭已經有個大窟窿了，可是當我看到你看到我的表情的時候，我知道我也差不多了，就這樣，晚上我們就上了那個斷頭台了。

家後頭的小店，每次我去買糖菓的時候，他們裏頭那個肥太太就會問我，還有一個你呢？我雖然很討厭這句話，可是對於一塊錢買『不定數』的糖菓那一招，却著實的欣賞。

小學，班上不少女孩子，我很喜歡問你最喜歡那一個，有一次，我先告訴了你，你就偏偏不肯告訴我，還記得我的逼供嗎？連接三天的疲勞轟炸，總算把你給轟出來了。那個女孩子，想必你現在仍舊沒有忘記吧！

每次寒暑假，我們都會到奶奶家去玩，那裏有家戲院，以我們的年紀，只要給看門的小姐一塊錢，就可以進去了。那個時候，什麼電影都看過了，打殺的，愛情的，有鬼的，國語片，台語片，外國片，彩色的，黑白的，好像還有一種是我們懂事以後，稱呼為「兒童不宜」的那種片子，都看光光了。但這家戲院，我們前年去看的一部目蓮救母，票價似乎是三十元，裏頭的陳設都和以前不一樣了。

還有一陣子，我們也迷上了布袋戲，什麼雲州大儒俠，史豔文，怪老子，小金剛……，就好像我們比黃俊雄還要懂得一般，裏頭的挿曲，第一次出現，我們就可以唱得滾瓜爛熟了。那個時候，我忘記你和我是不是真的會講台語，但我知道，現在你我的台語，就好像我們兩個人的暗號一般，非你我二人，是沒有人可以聽得懂的。

舅舅的那個女朋友，聽說現在和一個香港的華僑結婚了。當她和舅舅很要好的時候，我們常跑到她家去吃飯，吃那種飯裏有很多碎辣椒的飯，去她家睡覺，我們都很少回家，我和你都喜歡她。自從她不跟舅舅好了，我們就沒有去她家玩了，舅舅雖然很傷心，但我們也很傷心。舅舅現在這個女的，結婚四、五年了，我們也從來沒有到過她家去玩。

國中時候，有很多人會在學校背著管理組長抽煙，但是，我們在還沒上學就出道了。那次，我和你，拿著煙灰缸裏頭的煙屁股，一包火柴，就躲到牀肚底下去。點那煙頭，不知怎麼搞的

，好比生火還難，一整包火柴都快擦光了，好不容易才點著，就輪流的放到嘴裏，唏哩呼啦的猛吹，像你我這種前世就是個老煙槍的人，即使再吹得得意忘形，也是噏不著的。不知何時，有一根長棍，從牀外邊朝裏頭直搗來，就這樣被趕出來了，只看到舅舅手中拿著一根掃帚，吃驚樣的橫眉豎眼，免不了的，屁股被親了幾下，但從那次以後，只要舅舅想穿爸爸的那雙皮鞋，我都會一人抱著一隻和舅舅打橄欖球。

爸爸教我們下象棋，只說到：象走田，馬行日……等，此後我就常常和你一來一往的火併，咱們走棋都是不按棋理走棋，自創一格，記得不？你的紅相曾經過河來把我的老將給宰了，我也曾調兵遣將，將我的五隻小卒調回來，重重的圍住老將，你怎麼攻也攻不破，如何？現在還想想來走一走我們那種不按棋理走棋的象棋。

阿猴和我們兩個小時候都非常要好，那天他有十塊錢，他說從今以後，我們三個人一人一天請一次客，這樣子輪流，隨便請多少都可以，結果當天，我們三個人就把十塊錢給吃光了。那時，十塊錢可以買很多東西，我們吃了雪糕、酸梅、凍凍果、桂圓，還有那種黑色的米糕，可以沾一種黃粉的東西。臨分手時，他告訴我們說，他那個錢是從他爸爸口袋裏拿的。第二天，我們準備好了錢要請他的時，才知道他回去被他爸爸揍了，所以，我們請他吃完之後的那一次，天天有得吃的計劃就不能進行了。

有天，阿猴到我們家來玩，在他要走的時候，竟然把家裏前所門當作大門，拉開門就要走出去，我和你都笑作了一團，阿猴也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們知道他不會介意的，因為我們三個都是最要好的朋友。但，自從我們搬家後，就再也沒有和他聯絡，也很少再碰到像他這樣老實憨厚的朋友了。九年後的今天，你媽來和我媽聊天，得知你現在在做工，所謂君乘車，我跨馬，他日相逢下車掛，不論如何，將來有相見的日子，我們仍舊是好朋友。

媽媽講過，我們在更小的時候，她在做事情，怕我們亂跑，曾經把我們用那種背小孩用的帶子，綁起來拴在柱上，只准我們在地板上活動；一根柱子，兩條帶子，後來兩條帶子纏成了一條帶子，媽媽說我們因為打架的緣故，我雖然記不得這件事了，但我想是我打贏了。

我們兩個小時候做的歹事好像也不少，挖地瓜，摘龍眼，打小鳥，還跑到那條爸媽不准我去玩的溪裏頭去游泳。我們也看過不用錢的電影，從人家電影院的散場處，排開散場的人羣，躲過了看門的小姐，直衝了進去。有時我們會夥同了一大堆的小孩子，把別人賣菜小販的車子騎到路中央去，橫衝直撞的。但是，這些個事情我們只有在奶奶家才敢做，那裏管我們的人比較少。

這些個事情都是小學一、二年級或者在入學以前的事情了，現在想起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覺得很懷念，也感到了人到越大他所受的束縛就越強了，也不一定是外界環境或他人的束縛，就好像自己有意識的束縛自己一般。

我們在比較懂事以後，曾看過一部鐵面人的電影，內容是講一對雙胞胎，他們在爭奪王位，其中發生的事情。起先是弟弟在位，照一般常理，他爲了他的王位，應該把真正的繼承人——他哥哥殺掉才是，更何況他哥哥跟他長得一模一樣，但是他對他的大臣說：『這個世界，沒有他就沒有我，沒有我，也就沒有他，絕對不能殺他。』所以就將他哥哥的臉罩上了一個鐵面具，使別人不得得還有另外一個國王。姑不論爭奪王位，光以國王弟弟講的那句話，我也深深地認爲，的確，我們兩個人就是一個人，一個人沒有了另外一半，他還能活嗎？所以我三歲時得的急性肺炎，聽媽媽說我是命在旦夕，但，現在想起來，我是絕對翹不了的，因爲當時你那麼健壯，我死了你要怎麼辦？

# 車上風雲

胡天任

就算是聚會的序幕曲吧，這樁事發生在我們乘火車上阿里山時。當時我們乘的是普通車，沒有座位配給，因此我們很早便到火車站去，準備搶個位子來坐。我們人數很多，攜來的東西都提滿了手。

「咔嚓」一聲，那守衛終於打開了閘口，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擠過那窄得不能容兩人同時通過的小閘門。人羣很洶湧，大家還是衝破了人潮過去。我們衝向後段的車廂，經一場爭奪下來，我們爭取了車廂的後半節。安頓行囊，喘息未休，方待坐下來歇腳，抬眼却望到娥真姐和鄭榮珍被一對很時髦的男女擠到了一旁。於是我們有人站出來，非常客氣的請他們換換座位。本來大家都是出門在外的人，行個方便也無妨。誰料對方竟板起了臉孔說：「我們坐得舒舒服服的，爲什麼

「要跟你們對換位子？」這一下突如其來的反問，大家都楞住了，一下子也不知該怎麼說才是。於是回去換個比較能言善道的來說服他們，那裏知道對方反而提高聲調大呼小叫，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投來奇異的眼光，使得我們的家人下不了台。這其實是舉手之勞罷了，娥真姐便在旁邊，移過去一點又不會有損失，就那麼簡單的事也不能將就一點！我們三番四次的再請那人行方便，好話都說盡了。對方却拿起報紙來，不理不睬，擱起「知識份子」那種道貌岸然、精打細算的模樣，雙眼反白。

江爺從後面走出來，不知是不是因為年歲高邁了些，一時老眼昏花，竟一脚便踩在那女孩子伸在走道上的腳背上，那女的大概是被踩痛了，立即扯下「溫柔淑靜」的面具，破口大罵。江爺連說對不起，不敢看對方那化粧得像僵屍的臉。那女的發言時間足足有三分鐘，真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震得大家耳膜嗡嗡價響，過後一直沒敢再目中無人的伸出腳「攔劫」路人。那女孩坐得像沒有骨頭的蛇，全身倚在那男的身上。娥真姐坐得很難受，於是阿燕便起來和她換位，那料一屁股坐下去時壓住了對方「美麗」的長裙，害得那女的忙不迭的又拉又扯地「搶救」，但是已經遲了！只見那女的瞪着金魚眼看着她那被揉縛的衣裙，氣得嘟嘴巴，翹得可以掛起油瓶。

再看那男的，情形也真夠瞧的！大夥兒氣他裝模作樣，一唱一和地對他冷嘲熱諷起來。對方佯裝若無事般牽起嘴角強笑。大哥看眼裏，笑說：「哈哈，笑不出來就不要笑吧，裝得那麼痛

苦！」對方的笑容頓時僵在那裏，真是一針見血。後來車子行到半山，我口渴難挨，便長身而立，想從上面的行李架取飲料，不意車子那時搖晃了一下，我的手碰跌了裝廢紙的塑膠袋，無巧不巧就砸在那掛起金絲眼鏡的「知識份子」頭上，嘩啦啦散了一地，真是廢物一團。黃昏星一向嫉惡如仇，是江湖上有名的神經刀客，這一次仗義拔刀，出招之絕，教人拍案！你道他如何出手？他擠到那兩人的前面，背向他們，什麼動作也沒有，大家頗詫異的看着他。過了一會別過頭來咧嘴一笑，白森森的一排牙齒像大白鯊那樣可怕。再看那對男女已是掩鼻閉窗，臉色蒼白。後來上了山頂，我問起他，他說他在那一瞬間連發了五次暗器。好可怕！

神州人是謙遜禮貌的，如果他謙遜禮貌；但是他不是！他想神氣，我們比他神氣上十倍！不卑不亢，這是神州人的態度。這件事開始時是很不愉快的，現在想起來，却是「往事只能回味」了。哈！

# 金山浪濤

陳燕玲

金山的浪花曾澎湃而熱烈，親切又溫婉地敲擊著我的心！金山的海曾迷惑著我四天來的腳步，像我又熱戀了一次！氤氳的遠山走進了記憶深處，就像你們一羣人也步入了我的心扉。

這次北上帶著寂寞和現實的壓力前往，心情沈重無比。自己一人獨坐列車，在暗夜中奔赴山莊。兩邊的燈火閃爍，頓覺得身邊閃起了光亮的火花。此刻，火車上的我已將心停駐於你們和某些友人上了。興奮的心不能抑止，翻滾成丈高的浪花！

海和我的感情是一生的。我喜愛海浪的雄壯豪放。浪是多情的，當她襲來，我用腳激起滿空驚飛的浪花。滴落得滿身濕淋淋的，濕了衣裳却暖了心。我們也曾在灘上留下一地的足印，奈何潮來潮去，終會湮沒的。然而張張的笑臉，迎著海風而笑開了，像是把自己的心跨出了這窄門，

我們有海一樣洶湧著的青春生命，激越而落在時光中。一起笑鬧却不許有散漫的表現，歡笑後我們有嚴肅的討論。在灘上海水中嬉戲，你推我一把，我打出一拳，浪花翻飛在裙裾，濕了一大片。有人跌坐浪裏，却開懷大笑。有人仰望向西天浮雲，沈醉於海天一色的情境，發夢去了！

金山的霧悠遊又迷濛，迴繞著山峯和樹梢。我的心跳躍在霧裏尋覓，或許是追尋一種感情吧！我夢想著你是我身旁的一片霧，我們一起逐浪，走長長的沙灘，我膝間攜滿了海風，兩袖間響著濤濤的浪聲。似乎我們的認識已是很久很久了，而在今天攜手同遊金山的風光。不必說相逢恨晚，既已相逢就是有緣了！

金山有很多令我差點兒迷失的路。大的路隔開小地區，這裏面還有許多小徑。夜晚赤著腳，穿過一片草地，地上都是樹枝、雜草、小石子，一不小心，就會把腳刺得流血。在『龍蛇之戰』開始前，我一直慌著，因為我們已走了一圈，認好地形了。而我根本沒辦法知道正確的地形和方向，只是跟著人家走，我心中的緊張可想而知。大戰開始了，我們的司令營一點動靜也沒有，這時我的腳因過份緊張而酸軟下來，黃昏星叫我去聯絡俘虜營，我也不知方向，時時抬頭認標誌，有時徘徊好久還找不到路，也不知怎麼闖的，最後才找出路來。一回來黃昏星又叫我在我們的區域繞一圈，觀察是否有敵方的蹤跡，也到楚河漢界走一走。這的確是不太妙的事，我硬著頭皮前去，走上了一條羊腸小徑，真嚇煞我也！一邊的蘆葦輕輕搖晃著，另一邊是半像鬼屋半像豬舍的

小房子，我的心像七、八個水桶上下跳動，這時的我簡直不像人，像半個死人。爲了讓黃昏星不把我看扁，我還是捨命的繞了一圈，完成任務，回到原地之後，有點靈魂出竅的感覺。不久才平下來，警覺性也放低了。這時只見黃昏星大叫一聲，原來我們已拿到軍旗，加上三個俘虜，龍組是贏了！

回到原地集合，竟見清嘯跟龍組的人在罵架，聲音之大，恐怕「玉皇大帝」都聽得到。待大哥回來之後，大家才定下心來。接著又展開了二次的「戰事」。這次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守的據點是有點恐怖的，在夜黑風高的時刻中，對面的二堆起伏狀物我以爲是墳場，隔天才知道原來是石堆、沙堆，加上一人生病入內休息，我竟覺得整個人要癱下來。我們這裏有人跑來聯絡了，說是到手的軍旗又被劫，被俘了二人。我在疏忽中，忽然發現牆邊人影晃了一下，原來是林新居已潛入安全區，我真該責備自己的怠忽職守，又沒好好的隱藏好。站在那兒呆想了一陣，猶疑了一下，又看到黑暗處有一人影站立不動的緊靠著牆，我不知是敵方或是我方的人，仔細看了一下，果真是「敵人」來了，此人口才甚佳、武功高強。不一會兒，我竟被他騙了，他一拔腿，風也似的溜走了。我心中一直後悔，後悔這件事，覺得很不甘心！

我們龍組之中的一、二人，頗有大將之才，只是有點求功心切，好表現，聰明外露。不過此一、二人甚有潛力，可大力調教。

回山莊之後，用餐後的吵架，實在是我不對在先，吵起來當然是很嚴重的錯誤。清嘯講的話，我會深思，而且會實行。但是，我還是有些話要告訴他。他有時候講話也實在太「弦外之音」，而且我聽起來哭笑不得。像某次我和李鐵錚說起，我們兩人的家很近，幾分鐘就可走到了。清嘯說：「你們真是「門當戶對」啊！」這句話我聽了最不是滋味，我不知道清嘯的聯想力這麼敏銳！

山莊，也許我還是會常去的。那裏面有許多的事物讓我體認、覺醒，並且實行。到金山，像戀愛了一次，神往的想了好多回！以後，我還會走上金山，去懷想這次的聚會！

# 中國不可辱

李鐵錘

今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的十八歲生日。整天瀟瀟的雨，到了傍晚，竟有短暫的寧靜，霧氣縹緲在整個校園。下了課，踩著腳踏車我喧嘩的衝出寧靜的天地，我的心情只想回「家」，想飛到山莊去享受我生命中生日的一分一秒，那兒有我的兄弟，而這一天我是主角。

晚飯是一大羣人到鳳城吃的，飯後又是一大羣開去國都，看特別重映的「英烈千秋」。這部分大部分人都看過好幾次，但還是一遍一遍不厭的看，每人都覺得每看一次就有一次不同的感受，而這感受是最中國的，最「英烈千秋」的。雖說是重映，人潮還是很擁擠；我突然發覺看的人多是年輕人，那麼，在現在，大家擠到同一家戲院來看同一部「英烈千秋」，所為的並不僅止娛樂吧！在這一段讓人容易激動感慨和惕勵的日子。

這一次日子是真叫人感覺浮生若夢，世事如棋。今天晚上，我們一羣人去看不一部『英烈千秋』，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而一部『英烈千秋』的重映，却是因美匪建交而激起的一股愛國自強的狂潮。就這樣，一千個故事推演出一個故事，一連串的突然堆砌出一個事實，在今天，在這個時代，我們來，看一部轟轟烈烈的『英烈千秋』。看人心如何在動亂裏團結一致處變不驚；看世局如何風雲詭譎中國人還是要自立自強生存下去；看曾經輝煌過的歷史薪火如何一代一代的承遞到我們的手裏。銀幕上一景一幕的迭換著歷史，銀幕下昏黑中，兄弟們臉上掛著悲壯敬慕的心情。我突然極想知曉，我們這一羣兄弟會不會演出一部的『英烈千秋』？！我們會不會自己把『英烈千秋』寫入青史？！

散場後，一羣人靜靜的踩過長街一塊塊已漸寂靜的紅氈，沒有人說一句話，但人人有做大事的心情！張自忠的一句話：『九百七十三個弟兄只證明了一個事實：日本不足畏，中國不可辱！』突想起他殉國前說他不過是中國的一名老兵，以後還會有成千上萬繼起的英雄豪傑，又不期的想到我們會是未來一部『英烈千秋』的主角。面臨這個時代我們憑什麼去說『中國不可辱』？我環視著我的兄弟，懷想著剛才戲院裏看到大刀隊捨命殺敵時爆發出來迴盪不絕的掌聲，想著近日國內一片愛國自強的熱潮，心中深深感覺到，管你什麼美匪建交，睚你他媽鬼共產主義，中國不可辱！而，事在人為！

望望錶，生日已即將過去，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而過不去的胸中一股豪情壯志，正把我神州人『英烈千秋』的序幕緩緩拉起……。

# 情義如山

周清嘯

『英烈千秋』這部電影，前後已看過五、六次，每次都被張自忠將軍和那班堅苦抗戰的將士們的精神感動得掉下淚來。想起張將軍的話：『撐到最後一分鐘，守到最後一秒鐘。』像一記記敲響在耳際的洪鐘，在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是的，撐到最後一分鐘，守到最後一秒鐘，這句話很簡單，說起來容易，然而有多少人能真正此志不移，盡其一生執守這信念呢？大哥有兩句詩：

我的生命是一頭追殺的狂馬

且不能退後，且要追擊

大哥為他的生命寫下這個信念，和張將軍的話不謀而合，我跟隨着大哥，也嘗試要守到底。今晚看完『英烈千秋』出來，在冬天冽寒而濡溼的午夜街上等車，從張將軍的那句話聯想到大哥

和自己，我們是患難過的兄弟，在這個大時代裏共守神州的大旗，我却曾經因為一些打擊和壓力離開過他，後來再度回到他身邊，這個信念更是要執守到最後的了。

記得第四次重看『英烈千秋』，是在總統 蔣公逝世一週年的紀念大會上，一口氣連看兩遍，出來時心中充塞着一股氣，忍不住在燈火零岑的校園中長嘯起來。今晚再看『英烈千秋』，正值美國背信忘義，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風雨飄搖的時候。大哥率領我們，在苦雨淒風中急急走過熱鬧的長街，步行到半里外的國都戲院。我的心中也有一股氣，化成『梅花』在路上唱出來，邊唱邊想着冰雪風雨都不怕的臘梅，真想寄幾朵梅花去白宮，讓卡特學學這種緊忍不屈的精神！也好讓世界上每個國家知道，在嚴凜的冬季裏，我們是那唯一開得最燦麗的梅花！

重看『英烈千秋』後，我更堅定了要一世追隨大哥的，因為影片中有一個小人物張虎山深深震撼了我。而我，在大哥身邊，能夠做到張虎山那樣就很了不起了。張虎山跟隨張將軍十年，最後和張將軍一齊在十里長山殉國。我追隨大哥也有十年了，在人生的戰場上並肩經歷過不少戰役，難道沒有張虎山對張將軍那忠義的情誼嗎？當張將軍奉令獨自一人留在北平和日本入敷衍，頂着被人罵漢奸的侮辱，冒着被鋤奸團殺害的危險，是那張虎山跪下來要留在張將軍身旁：『讓我跟你一起去死！』當張將軍要過江去和日本人決一死戰時，張虎山去和他的下個月就要過門的媳婦道別，他真是縷縷私情也牽繫不了的：『我跟了總司令十年，跟妳只有三個月，怎能因為妳而拋

下司令呢？」張虎山決定隨張將軍留在北平，不知會不會想到老母親因爲小漢奸而傷心絕頂，也許當時沒有想，也許想過，但他仍毅然地留在張將軍身邊；和媳婦道別時，私情對於他則是輕若鴻毛了。而最後，當張將軍身份大白，升作軍長再投入戰場時，張虎山從家裏趕來報到，這份情誼，真是中國人才有。而大哥對我的恩義不比張將軍對張虎山差，我們還是結義兄弟，難道我還能因爲一些打擊一些壓力而離開他嗎？若是那樣，真不配做爲中國人了；若是那樣，豈不是變成和卡特一樣背信忘義，被世人唾棄嗎？

# 風起聯袂

鄭激塵

## ——記神州聚會

七月八日下午三點鐘車到嘉義，我走出「出口」，心急地朝四周望，看到一輛軍用車上載了一羣年輕人，心想會不會是他們呢？後來發現那些年輕人手上都拿著畫具，且沒有一個和書上中圖片的人相似啊！於是頹然坐在行李上。驀然才反想起是三點半的「約會」，現在才三點呢！不用急的。於是手拿著「坦蕩神州」（見面的標誌），在嘉義火車站到處逛，想這第一次會見的都市，想著等一下和神州人見面，那番情景會是怎樣呢？該抱拳為禮吧！那是神州的精魂！突然心裏有絲恐懼，怕自己會令對方失望，怕見面時自己會手足無措，我心急地踱步，見面時到底會是那番情景呢？——三點半了，我托著膠拿著「坦蕩神州」坐在行李上緊張地望著出口，怕他們突然出現了駭我一跳，又怕他們變卦改期不來了讓我孤身他方。忽然看到幾位個子不高的女孩子指

著我，我定睛一瞧，那位很像是秦輕燕……那位很像是陳劍誰、戚小樓……我站了起來，該來的總是來了！我忘了抱拳爲禮，只是很開心地笑著。接著看到了大哥（註一），大哥是一眼就能讓人望見的，但是我不敢和大哥打招呼，心中很是怯怯。從小沒有『哥哥』的，對於『大哥』這個字很是羨慕、景仰，現在突然有了，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後來又看到了好些位社裏的新秀，都尙未認識，我看著他們，很想知道他們的姓名。看著地上擺滿了的行李，真是數大便是美，將來詩社更壯大，那將又是一番怎樣的美景呢？

接著坐車去協同中學（註二），途中看到一座岳飛像，很是英武，大哥指著銅像叫大家快看，快看那佩劍的千古風流人物！

協同中學是座很美的學校，園大草廣，遠眺山巒層疊，近看綠樹成蔭。大家安置好了行李就到處遊逛，娥貞姐看到花就採下來插在髮際要拍，好一幅江南兒女圖。校園中有處地方是由兩邊的樹木層層交錯橫生而成的一條古道——幽美而古意盎然！大家駐足而觀，不禁要讚歎！當時小兩方歇，樹枝勁草上水珠盈盈，陽光從葉隙瀉下，好是江南。

接下來的節目很是緊湊，（我這才驚覺往昔鬆散的日子真是浪費啊！）就連吃飯時間也是樂趣無窮，看看每位『照鏡幫』（註三）的好手各展身手，『禮貌餐』的事就甯提了。鄰桌的阿戚甚且拿了他們那桌吃完的空盤子跑到其他桌去『乞食』！

第一天晚上座談會上，主席曲鳳選第一個捉我開刀，差點要了我的老命，小可平素最怕發表自己的謬論。接下去的幾個人的『坐談』，本都是輕輕鬆鬆的話題，尤其是江秋陽的『講故事』，情節發展過於迅速，怎麼男女主角才剛見面，就『他們結婚以後……』令人噴飯！但是自張長弓起，他的沈痛悲語話歷史，觸動了大家心底鄉懷，一再到羅海鵬的擊桌悲呼：『很多人以為反攻大陸已是上一代的事了，不關現代的年輕人……，難道我們要我們的上一輩老死他鄉嗎？……』大家的思緒飛入了祖國的三山五嶽，靜肅地垂首不語。最後娥真姐的沈詞切語，點開了每個人的鬱結。大哥最後說話，兩手緊握茶杯，雙目神采奕奕地說：『山河錄我可以再繼續寫下去了……』大家凝神聽著大哥講話，似乎，似乎整個中國在大哥的心中，大家跟隨著大哥，要去開創努力我們的中國！

第二天早上和第三天早上分別有散文和詩的即興作，大家接了稿紙都各自找自個的『寫字間』，集合廳上頓時人煙消散。我跑到天台去尋思，天台上無蔭涼之處，太陽一照便在身上，很有炫烈的感覺，我四周走了一圈，四方風景盡收眼底，頓時無由地有懷烈之慨，在灼熱的南部陽光下！後來——差點忘了我的即興作。到了當日晚上，各人要念出各自的即興作，大家時而讚歎，時而起哄，很是一家人！

第二天下午練武，我是第一次練武，興致很高。雖然我的個子很小，而且第一次打起拳來非

常含糊，但是我是愛習武的，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習好武。第六天下午，也就是上阿里山的第二天下午，第二次練武，我仍是打得不好，我知道自己悟性不高，但求能多練習以求進步，勤能補拙嘛！哈哈！

第四天早上曲鳳還要大家畫個心，「心」中再畫上自己心裏的事，另外在一張紙上寫上「將來死後」希望在墓碑上刻的「墓誌銘」，而且「心事」是要讓別人猜所思何事，「墓誌銘」是不能寫上名字也要別人猜的！哇哈！從未碰過如此有趣的事！大家嘻嘻哈哈地各自去畫心寫墓誌銘，事後大家在交誼廳上圍成圈圈盤膝而坐，開始心事大猜謎，只見各人畫筆之下的心事都令人費解，我是最不會猜別人的心事的啦！倒是我的心事怎麼別人一猜就中，真是漏氣！漏氣！「墓誌銘」則是在阿里山上舉行大猜謎，有的「墓誌銘」真是妙不可喻，竟說：「趕快來，這裏很好！」有的乾脆俐落，只說：「我活過！」有的豪情萬千：「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有的像西區考克的恐怖小說一樣，令人緊張：「經過一次呼吸——」最後突然來那麼一句：「人不在墓碑下」，哇，屍體跑到那去了？有的羅蔓蒂克到了家，第一句就是：「愛人！」當阿還代之唸出來時，大家哄堂大笑，馬上猜不是林新居就是林雲閣，阿還繼續念下去：「當我死後，請刻上我們的戀情，印上你深深的一吻！」大家一聽又叫又喊，滿地打滾，笑彎了腰，阿還說他這個「吻」字差點念不出口，整個房子差點被笑我們歡暢的聲震掉，大家紛紛指著林新居，大笑大叫：「是他

！是他！」想林新居平常最愛抒情了！阿選宣佈謎底……果然是——林新居，林新居自己也笑著說：「不過我至今尚無戀人，別這樣！」滿室哈哈的春意。

第三天下午，文學考試。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考試，不知天高地厚，反而與衆不同的輕鬆自在。大哥一把題目貼在黑板上，大家就都趕到黑板前去看，一共五大題，第一、二均大哥所出，第一題是要將古代田橫的事蹟寫成一篇史詩。第二題是二首詩，要寫出它們的作者、背景。我才疏學淺，看都沒看過那兩首詩，只好抱鴨蛋了。第三題是黃昏星所出，大意是：在雨夜中坐在車窗旁，想起國難家仇，試描寫出其情景心情。第四題是周清嘯所出，大意是「散文像走路，詩像舞蹈」，試闡明其意，並補充之。第五題是娥真姊所出，大意是：平劇沒有佈景，故可有空間之伸縮性，試應用在小說上，寫出一篇小說來。哇！看了題目，我才知道自己實在是該緊張的，結果五題只寫出三題，最後發下成績時是慘不忍睹的大紅字——廿二分，我只能苦笑，考試一向不拿高分的，這次自然不例外，如此的滿滿一江紅水。

第四天晚上，沈重兄帶我們闖夜市，沈重兄一設五個關卡，大家吃得又樂又累，沈重兄還說下次再來他要設下二十個大關卡，大哥說一定來一定來，我却在想：我肚皮的老命要賠啦！

第五天上阿里山，四個鐘頭的普通車，載着我們慢慢地慢慢地——上山，越近阿里山空氣越清涼，風景越自然，突然想到前幾個晚上在嘉義協同中學的交誼廳上，大家慷慨高歌的情景，於

是也想放歌，可是我的歌喉不好，而且歌聲和著回聲、火車聲捲走囉，應該叫喊真姐唱，她的歌真是清麗啊！

阿里山的第一天晚上舉行辯論會，題目是：論武俠文的「實用性」與「藝術價值」。從未參加過辯論會，我很興奮，可是不敢發言啊！但是又怕自己這一組被扣分，怎麼辦呢？上半場結束時各組重新聚集討論，組長黃昏星要我發言，從那時開始，我發抖了，從沒那麼緊張過，真糟糕，很怕自己要講不出話來了，後來強自鎮定仍抖個不停，一旁的胡天任幫我打氣，我也只能苦笑，控制不了啊！結果開始講了之後才平息了，哇！從未如此深的體驗過自己內心的「恐懼」——恐懼無法勝任！辯論的成績不好我是知道的，但是總是有下次經驗，盡了微薄之力，還好我方險勝！鬆了我一口氣。會中陳劍誰的語鋒銳利、暢快無比，我聽都快來不及，像極一把待出擊的劍，但是大哥說：『阿誰時而半跪，好像要找人打架一般，可是——誰都打贏她。』惹得阿誰哇哇大叫。秦輕燕不時拱手為禮，很是君子，張長弓聲量宏大，頭頭是道，阿還神態悠閒，條理明暢，真是一個龍虎匯集的盛會！直到第二天去「拜會」神木時，大家又辯起它的「實用性」與「藝術價值」，吳勁風邊走邊講邊比手劃腳，張國治最後舉起雙手往天空直揮大叫：『聽我說，聽我說……』

在第六天下午練完武後，大家就身着白衣遊阿里山，旁人訝異地望著我們，我們開懷大笑，

後來去吃晚飯時，阿里山活動隊的學生更是驚奇的望着我們，驚奇我們一臉的煥發和一身白衣。而我只覺欣喜，欣喜我也在這一羣「浮雲遊子的五陵少年」中！

第七天要下山回家了，我心裏想着這七天來的聚會，真是一幕盛況啊！彷彿我打從出生來就是爲這次聚會而活的，社裏的每個人都給了我最難忘懷的溫情，像周清嘯指導我的詩作，可說是我的啓蒙老師，而陳飛烟的溫婉，鵬旅、王萬象的情同手足，廖雁平慇懃的笑，都是令人回味的。我感動地想着他們，如今他們的名字我當然都知道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他們每個人都有愛國愛社的一份情操，照亮了大家坦蕩的胸懷，真是坦蕩的神州啊！

對於這次的聚會，我只有衷心的愛戀與讚歎，每個節目都是我極喜愛的。座談會上每個人情辭懇切，即興作時個個胸有成竹，辯論會上語氣激昂，唱歌時放懷而歌，表演時落落大方，朗誦激動長嘯……，一切一切，都是令人感動。它給了我磨練，讓我認識了真正該有的少年情懷，往後該怎樣爲社而奮鬥呢？我想着念着，不禁想站起來立穩馬步，擊打出拳風來……。

(註一)：大哥就是溫瑞安先生，大家是由於對他的尊敬、信服，故不論年長年少，均如是稱他。

(註二)：此次聚會共七天，前四天住協同中學之校舍，後三天上阿里山。

(註三)：社員們由於練武的緣故，個個胃口奇佳，尤其一起吃飯時，一道菜上于桌，馬上衆手一夾，魚肉也只剩魚骨頭，盤底光潔如鏡，故稱之爲「照鏡幫」，但因如此，「手脚較慢」的人就沒得吃了，所以提出了「禮貌餐」——吃飯、吃菜都要按規矩，一個一個來。

# 滑稽新傳

方墨舟

## ——八戒門風雲

前兩年爲神州福隆第一聚會寫下了『十一怪人傳』，又爲福隆第二次聚會寫下了『神州聊齋』，更爲溪頭之聚寫下了『大蓋晚報』。算來已好久未再爲神州諸神列怪寫墓誌銘，上香立碑了；現在來寫一篇『八戒門風雲』，以表最高的敬意。

近日詩社多了不少不世之英才，以前詩社僅有一個曲鳳還，別小看了她，憑她的噸位，隨隨便便在山莊哪邊房間門口一站，別說廖雁平擠不進去，連阿狗也擠不出來。她隨使往哪間校門口一站，人家都以爲她就是那所學校的招牌。更不幸的，最近來了個胡天任，這位先生的確天要降大任於『死』人也；大任未降之前，先降點福氣。胡天任最著名的有兩福：一福是下巴，他的下巴拉長起來面積可以超越額鼻；如果遇到大熱天，根據冷縮熱脹的原理，

稿時就不必用手按稿紙，下巴自會代勞。人說下巴長有後福，大相師金屬桶周清嘯最贊成此說，胡天任真是福氣。另一福是廣度的問題：最近他和阿遷若能同時擠得過一棟門的話，那想必是松山機場的大門。胡天任那裏只有後福？前福、左福、右也福。山莊裏吳勁風未改筆名之前，叫做吳財福，胡天任原名胡福財，據說一人有福沒財，一人有財沒福，想必是吳勁風有財沒福。跟胡天任在一起後，除了一天比一天窮，就是猛唱流行歌，唱到一天吃五碗飯，就是不會胖，只是腳板底越來越膨脹，給他一脚踢中，好像給馬桶在胸口蓋了個印章一樣。

講到吳勁風，哈！他的故事就多囉！他外號叫做「曝光大王」。他管的原來是攝影組，攝影技巧如何，反而是次要，重要的是他能在每個節骨眼上——譬如非林全卷拍好之後，拿去沖洗之前——他都能及時「曝光」，為大家節省了一筆沖洗費。他在山莊裏，都是胡天任教壞的。一天到晚上唱靡靡之音，兩個人坐在一起，眼看一個天天發福下去，一個一天天瘦下去，真是天地不仁，視吳財福為胡福財，嗚呼！尙鑒！

吳勁風的攝影師父，乃林雲閣是也，這位前攝影組組長，真是名師出高徒。林雲閣者，林公子也。想起他，我又想起家喻戶曉，膾炙人口的林公主——林新居先生。此二人，一外號「林青霞」，一綽號「林鳳嬌」，各有其長，在影壇上，真是命長如林黛；在文學史上，更健康如林黛玉。林公子雲閣，也是我們詩社的前FBI。FBI是「情報局長」，但在馬來西亞有一種洗衣粉，

也叫FBI，他的才智驚人，比較像——後者——可惜不是前者。叫他去探聽別人的出版情報，結果別人出版什麼，林公子却「你聾我聾，是一條蟲」；自己的出版情報，却是街知巷聞。林公子歌聲，更是聞名海內外，他的「月朦朧，鳥朦朧」一唱起，四周便蟲叫、鳥叫、人叫齊起，紛紛睡倒。林公子的風流倜儻，本以為最，但「既生瑜，何生亮」，唐伯虎第一百三十二代過繼子孫林新居公主，更是名動八表。第一表當然是表錯情。他的歌聲一起，風湧雲動，但家裏人人蓋棉被，在車上則紛紛關窗，在街上則人人關門，在電影院裏則警報疏散（本院概不退票），其威力可以想見。有他在，還有他那比白光磁性的，比周璇軟性，比歐陽菲菲彈性，歌聲一出，就算野雁突擊隊也只好回家打野蠻吃。山莊歌王很多，黃昏星是一個，其最高音階可以震碎別人的眼鏡；戚小樓也是一個，其最高音階可以震碎自己的門牙；羅海鵬更是一個，一曲難忘，一首歌唱完，可以讓人口瞪口呆，既忘了喝采，也忘了鼓掌。但比起林新居的歌聲震天下，好像小巫婆見大巫婆一樣。

林新居尚有一絕，此絕乃大絕，絕得跟黃昏星是一樣氣絕。某次阿里山上考帶，考得正是緊張，旁人正襟危坐，大氣都不吭一聲；考試中的人更大汗淋漓，呼吸都急促了起來。這時正在考側踢，林新居右腳高踢，「蹦」地一聲，大家都呆住了。開始乍以為他腳風如此犀利，響亮如二十磅重超級砲彈，但立即會神過來，才了解他是在那千鈞一髮間，放了一個，很響很響很響很響很響的……唉！空氣。此時，不僅主考官紛紛變色，台下各考員，也用雙手掩住鼻子、口唇，

既不好意思縱聲大笑，也不好意思任由空氣污染。林公主此空氣放後，即升黃帶，以第二高分進入剛擊道七級，想來與他爐火純精的氣功，不無關係。

然而以第一高手進入黃帶七級的高手，即是張長弓。此人說起來，真是我的媽！據說此人初來詩社時，會吃會睡，就是不會笑！有時跟他開玩笑，講了半天，自己又笑了半天，他還是愣愣地望著你，然後一本正經的問：『你說什麼？』更難搞的是他的嗓門，一嚷起來，木柵區的市民從人到老鼠無不雙手掩耳。而且常年如一，穿一件黃校服，一統黃校褲。穿久了，又不洗，衣服當然是黃的，但此黃不同彼黃。他還有一個習性，一言不合，就掉過頭去，跟自己人說：此人太山芭！不然就說：嘿！又是一個山芭妹。殊不知我們在背後暗地封了他一個SPC的頭銜。這頭銜的拼音是SAN、PA、CHAI，是什麼意思要勞他自己去猜了。

剛才提到幾位恐怖歌星，還有羅海鵬一位，此羅外號稱『羅爺』，跟詩社江秋陽又名『江爺』，乃神州二爺。海鵬與鵬旅，此鵬非彼鵬。雖然都是鳥，為人都有點鳥鳥，不過畢竟都不是真鳥。羅爺一天到晚大呼小叫，有一次出外推廣成績不好，氣得清嘯抓他猛罵，才罵得他不吭聲。他是神州『兒童班』班長，幼稚院院長陳劍誰，訓導主任是陳飛烟，南部高雄分院好像由曾淑貞主持，氣局也挺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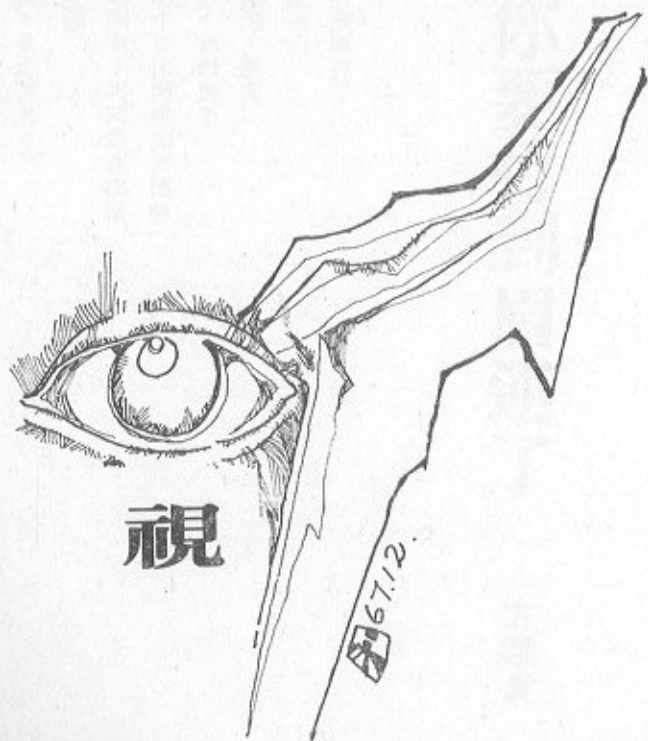
江爺則是在玫瑰花、百合花、芙蓉花中的一顆番石榴。他的文章感傷良多，因落花有意，流

水無情，年華似水，秋陽成了江爺，而百合却成了黑合，芙蓉却成了整容，玫瑰也移植到了越南，江爺更觸動萬丈愁緒！獨自在秋天夕陽的江邊，徘徊詠思，悲乎江爺，胡不歸？你不歸胡天任就要到海邊抓烏龜了。剛才提到的還有鵬旅，鵬旅者，遇事拍胸脯說有我挺，不怕！賽跑如黑豹者也；同時也是把上海灘頭三教九流的故事三張稿紙內寫完的高手。他現在被困建國補習班，聯考拒絕不得，只希望不要被聯考拒絕就好了。

詩社精英當不僅於此，還有楊濟輝者，此人半夜三更才來詩社，有段時候，在高級餐廳裏當經理——身邊那個開門的。一肚子的氣，學的英文大概也以罵人爲多。最近流年不利，不知給誰剃了個半光頭，猶抱琵琶半遮面了整個月，最近才敢抬頭挺胸闊步，但對頭上三千青絲，心裏必疼若至寶。詩社更有『小黑豆』也者，此人名李鐵錘，鐵不鐵，爭不爭倒不清楚，但很有歐洲風情，時雙眼一睜，眼白多，眼黑少，西門阿狗看了，也一直往後退，不是見着鬼了，而是了解在非洲牠的同類真不是蓋的。

以上怪物羅列，尙未點到名者，只是因爲時辰未到。詩社有『八戒門』者，據說是由神州另一『八卦幫』所激勵起創，八戒門掌門好像是朱——不，廖，廖雁平。『八戒門』事實上是『八戒門』，又或『八借門』，『借錢』的『借』也，其恐怖可想而知。何況除四大『死人』外，還有古靈精怪如上述，真是一門忠烈，春風化雨，瓜田李下，朝秦暮楚，胡說八道，人云亦云，

莫名其妙了。



視

67.12.

# 你說你要行到眉運了

方娥真

你說你要行到眉運了

像登上一座遠山

我們立在峯端，風向

最大的地方，我們揚手

看你筆下的十首山河錄如何運轉

看我們的前程有千軍萬馬在鎮壓

看那天在一漣

那水在一方，日正陽光

那長征的途，有人要出發

有人在捎信

有人在守候

如一個信號

而我的天下在你掌心裏

翻一條路。行行吟吟

唱唱誦誦，把自己的詩咏成歌詞

把自己的曲唱成娥眉賦

作曲作詞，唱詩社的鳳組

要超越漢代的樂府

是這樣日月光華的醞釀裏

我們的鳳爪，步伐矯健

到四方去收集民謠

說從前的舞樂如今成了絕響

我們的鳳眼，在夜的燈下  
爲新的鳳舞集而不眠

而我的天下在你掌心裏  
翻一條路，唱一個訊息  
我們的鳳翼，凌霄壯志  
要那許多慕名的人  
爲了尋你，而遠赴千里

你說你要走到肩連了

我也要把短詩加長了

我們的詩裏有社

我們的社裏有神州

我們的神州有天下人

我們的天下在山莊試劍

我們的夜談有國喜國難

我的長篇小說裏有萬千訪客

我的筆下有溫大哥

我們的燈下有神州史

我們的偷閒常邀半個黃昏的散步

日落以後屋外一片靜

或許午後一點夏

我們嬉鬧地經過爲了看黃花

看花開的一天

因爲你已走到眉運了

眼運在望時

眉下的山河便在望了

# 山水篇

爲我宜洩部份的人生

激昂而強烈的素色

絕崖而下

而棲厲

懸空着

瀑布

背景遲遲貼近我的山

忍虹昇

橫隔病弱的霧

叫做星星

抖索

閃耀

遠我 日夜不輟的弦歌

遠山近水

都是流傳人生世世的天地見證

惟俠者策馬天涯

追蹊飛雁掠影

直到成逗點

沒了形象

俊俏或

粗豪

都不是該討論的今生今世

角色是不是豪華，無關

會不會朦朧成失傳的

一卷山水呢

我們相對着

小窗

魚小窗

# 心箋

你知道中國有許多節日

譬如七七

一則神話故事天上人間

雲中君遊於天庭

洛妃醉眠於水滸

勾勾心指頭讓天上的星星落淚

一對怨世的小兒女

一系拆拆合合的鵲橋

戚小樓

分飛的燕展開人間的卷軸

如果不只一對兒女

羣遊兮江湖

山水

亮亢的嘯聲傳來夢中故鄉的共鳴

故鄉的風渡過了海

故鄉的河水落成浪逐時的雨季

聽雨時揮就一卷山河錄

向風時手掀一襲娥眉賦

你知道詩人的心情多感懷

詩人的心血珠砂的印魂遊江南

古久前你行吟澤畔

此時此際我們思極還我

河山

我想動河山的筆不知是否成詩

我想燃香禱祝我們共同的大業

七七啊七七

我們情濃的血

想成金成石

我想動河山的筆不知是否成詩

我想神州神州的大業

今日我們玩墓誌銘的遊戲

百年後銘刻在堅硬的墓石上

可是在明日

屈原大夫我在想明月

你說呢？

# 中原耕夫

李振華

守疆者

一挺槍守住一方海域

春

雪融了北鄉底莽野

綠意滋生着

伊洛底淺水便載着

綠意氾進黃河底濤濤巨浪

挽着源自星宿海一路結伴而來底春

打洛邑底斷垣殘影下輕馳過

遭血染底大地把憂傷依託

向春泣訴

山河啊山河她如今不成山河

故人啊故人你何時來慰故人

春竟瑟瑟

更循着故人的蹤跡

過了孟津，出了利津

從黃海漂到東海

春便泛滿整個大海

守疆者輕伸槍尖便夠着了

春

那濡濕故人雙瞳的一片故園底春

北邙山下

耕夫底鋤耨掘着

瘠壤

或許又是一年荒歉

血汗換來失望底浩歎

鋤却不停底掘着

間或被關外底豆香把災黎引去

躲兵燹底中原也去了江南

北邙山下

耕夫底鋤仍掘着

自亙古

活了五千載祖宗底瘠壤

有深深底情在牽絆着他底去意

也因故鄉底圓月

只是有一天

有一天秧歌來到街坊

把大叔大娘底心上喊生了甘霖

甘霖却是笑臉後暗藏着底淨淨

終於有一天

大娘被剖了胸膛

大叔也掛上了樹

然後有一天

耕夫底鋤鈍了

柄也折了

只贖得滿眼眶底淚來滋潤這片瘠壤

待淚腺也成了枯泉

耕夫便揮着舞在風裏底寬袖

一遮斷

邛山便從此天運阻絕

動亂底時代

吳鄉人走滿了整葉海棠

他踏着你底故土

你踏着我底故土

我亦踏着別人底故土

都是踏着海棠上別人底故土

魂魄打曠了氣底屍身逸去

飄然返至地底望鄉台

終於回到地底故土

動亂底時代

海棠處處是故土

夢見傍洛水底故園

.....

傍洛水有間小屋

荒草已繁生卅寒暑

從山河變色底那一日起

縱涼風也莫敢在此停駐

夢無數重回故土

小屋已荒頽空留廊柱

欲階前小憩重溫兒時樂

却前行難抬步斷碑橫路

渡海以後

耕夫底雙手端起了槍枝

守着一方海域

每日嗅着滿滿一海面故鄉底氣息

催着故人三十載如同未嘗遠離

想着必將回去

雖髮鬢添霜平額絡繹

仍是必將回去

便有一天

守疆者把槍尖西指

呼嘯一道長虹跨過海峽

搭連着他底故土你底故土我底故土

把海棠不再動亂

笑靨染滿整片江山

便從此你回你底故土

我回我底故土

他回他底故土

# 致溫瑞安

溫任平

掛起皮夾克

是因爲外邊不再冷嗎

或許，已不再需要

當謠言羣起如噪吵的昏鴉

感情被誤作愛情在辭典裏尋定義

同樣的問題被同樣地問過

你的解釋消瘦在臃腫的人聲中

只有我

# 霜降的夜

注意到夜寒迅速降臨

那呆滯在你嘴邊的

還沒有開放

就凋謝的

淒迷的

笑意

你手下的書卷不翻不掛的

你手下的書卷不翻不掛的

# 潔淨的衣袂

渡也

今天你提劍登高山與人決鬥

約好了的會是不能不赴的

黃昏時只有你站在高山上

潔淨的衣袂在空中飛揚

下戰書約你的那些人

並未出現

他們都隱藏在陰冷的北風中

伺機將你擊倒

推入幽暗的山谷

今天你提劍登高山與人決鬥

忘了回來

我說過要用紅墨水筆把你的名字

灑在紙上

答應了的事是不能不做的

我要看千萬年後

黑暗四處奔竄

而你仍然鮮紅

你溫熱的血仍然回到紙上

宛如你壯烈的一生都靜靜回到歷史上

# 夜路上的脚步聲

陳飛煙

路隱沒在黑暗中

迴響的脚步錯錯落落的唱成一首歌

歌過天涯歌過海角

歌過千秋萬世

在星子不亮

不知道前途的路上

我們仍舊不寂寞的唱起

一個轉彎一盞路燈

# 悲劇

就像江湖的恩怨

曾有過多少的斷殺

仍舊有多少美麗的相知相守

我們一個步伐一個小心

腳下的路走過多少山河歲月

這才明瞭什麼是千里相隨的情感

當這路上的脚步響起

錯錯落落的唱成一首歌

# 悲歌

度不完的夜

太長

捋我的頸 是歲月

無情的手

路是石頭鋪的

泥是沼澤的陷阱

不想走入

陳  
煌

我不想接近你

悲劇的眼神

歡笑的容顏似花

餘韻一縷受傷的神態

一抹烏雲的陰影

距離是一種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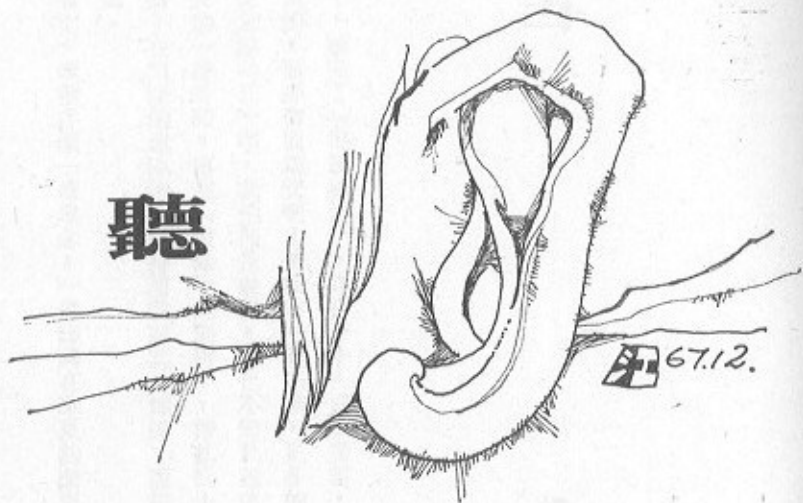
時間是鳥

慢飛的悲歌



白衣勝

聽



# 白衣勝雪

楊定良

神州諸君子：

在幾次激動的流淚中，讀完了『坦蕩神州』。昨夜夢中，白衣勝雪，恍然又是少年燈下讀武俠的歲月，却是那般的真切，而那個溫瑞安啊！使我有了一絲妬嫉，更多的是山河狂度，竟然有自愧亦顯小氣的感慨！一直忌諱『狂』字，我怕那是虛氣，却也不安於逐流，常常習慣的躲在並不真誠的笑容後面。有好長的一段時間，落在『虛無』的陷阱中，掙扎呀！想在『相對』的世間，找一個叫『絕對』的東西；在猶疑的迷陣中，堅持著我寂寞的輝煌，而鏡中照現的，只是固持的蒼白，與無可奈何的虛偽。

在不斷的不安與反省中，漸漸浮顯一個理念，一個磅礪在華夏的歷史生命中的一個莊嚴的文

化理想的良心，而自家氣質的懶散與迷惘時興的煙霧，使落到『自身』與現實上的呼聲，竟又那麼微弱，那麼沒有自信的搖擺著。我啊！不禁怨嘆起自家來了，我想逃禪，却怕面對『亙古蒼茫』『一無所有』的『原始顛慄』，生命中原自有那麼多難以割捨的情懷，原自有熱情，原自有與人披肝瀝胆，清白相見的啊！我是自卑而敏感的，却又不甘心的在那裏做著自拔的工作，不知何時，懶散竟成了我血中的要素，而拘謹就是我牢固的外殼。我是一隻蝸牛。在『哲學』與『神』與『良心』的反省中，我有漸漸復甦的喜悅與人世貞定的大信。然則迷惘時興的煙霧，亦將使我戒慎恐懼。

諸君子的行徑之令我感動，猶如自見那一顆『敢愛敢恨而終於是愛』的活生生的良心。我想著碧落紅塵的悲願，我想著國父的臉孔，我想釋迦，我想著孔子，我想著古往今來握筆握劍的俠客，我想著仰天長嘯，竟一直以爲那是久遠的故事，呵！呵！中國啊！是一個並不寂寞的故鄉！有多少的劍胆琴心在歷史的長廊中高來高去，在寂天寞地中，唱出書劍風流。面對諸天神聖，面對漢家兒郎。啊！啊！不禁地，不禁地，有些茫然了。反觀自家的悲歡，竟又顯得多麼小氣啊！諸君子『磨刀霍霍』，長虹貫日；偷生人間，悠遊歲月如區區者，敢不奮起，敢不奮起？

衡生 楊定良啟上

六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 氣勢如虹

林明世

老大：

楚天千里清秋……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鈞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在過往的歲月裏，也曾擊箸高歌，也曾扼腕太息！中國人的中國魂那裏去了？文天祥的正氣呢？岳武穆的豪情壯志呢？是在舉目可見的歌樓舞榭中麼？是在滿街子披頭散髮，不男不女，奇裝異行的年輕人身上麼？不，絕不！

後來，我找到了，是在南台灣那幾所主要的軍校裏，是在他們健碩的體魄與英氣煥發的臉龐上，是在他們執着的信仰中，是在他們永不退縮的信心、決心與勇氣熔鑄而成的前進的步伐中……。於是隨後我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去年，我畢業了，從寬橋的大門步了出來，參與了更實際的「戰鬥」行列。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却仍始終覺得不夠，我覺得應該有更多應該做的事情待我去做……。軍校七年，在武劍方面，我想至少我已開了鋒，在往後的軍旅生涯中，我可以不斷的自我磨礪，克盡一個革命軍人的棉力，但此外呢？難道我的責任，我的能耐就僅止於此麼？不，絕不！

我雖是學理工的，但實際上我的精神生活却無時不受中國道統思想與傳統文化的呼喚與影響。只是，戎馬倥傯，有時候連吟一段漢唐的風雲，李杜的豪情都幾近奢侈，所以至今我對「她」們的執愛只能算是青澀的。不過，我相信，深深相信，在試劍山莊裏，在衆兄弟的薰陶之下，這份執愛，這份青澀，會漸趨成熟的，對不？

希望您不介意這種霸王硬上弓式的加盟方式，事實上，在精神木質方面我早已屬於神州人了，只是在文學方面我却是個幼年生。

目前，我在風城服務，也許八月中旬，最遲九月中旬會調台北，但我現在却有一股迫不及待的，相闖山莊的激情，在這千山之上，雲層之上的山之巔，我的心胸澎湃，熱血沸騰着……。我想，若八月初得有假期，在某個夜裏，山莊的門扉會響起一陣輕叩，歡迎不？

隨信寄上一千二百元，託您一事，請您於最快時間內幫我寄上兩套所有社裏出版的書，一套是我自己要看的，另一套打算送給母校書庫。我迫不及待的要讓學弟們知道，中國年輕的一代，

在在是代出有人，更希望他們瞭解，在這千古聖戰中，中國青年是如何緊密的結合着，我們並不孤獨……。我有幾個知交，他們是我同學，是我戰友，也是兄弟，最主要的，他們對國家都有一股赤誠的愛，有一股執着的，純真的愛，將來若有機會，我也希望他們是山莊中的一員，是神州人……。會不會覺得我要求太多？

最後，讓我默禱：

願——風

吹乾我們的

歷史的淚

願——雨

刷清時代的

心靈的創

讓你的心疊入我的心

他的心

讓你的血溶入我的血

他的血

讓你的氣化成我的氣

他的氣

化成——

反共的氣勢如虹

讓筆尖刀尖槍尖刻鏤出新的

錦繡中華

P S : ①請您代向社中衆兄弟問好，請安，這廂——有禮了！

②請衆兄弟來看看你們這未曾謀面的兄弟，有空歡迎來鴻指教！

③寄去的錢若不夠，下次去的時候再補足，若有餘，則請充做社裏的公基金或買幾片麵包給小娥補一補！一笑！

簡歷：

林明世，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生於山城——埔里，農家子弟，六二年空軍幼年學校畢業

，六六年空軍軍官學校畢業。個性、嗜好：有點書，有點詩，有點固執，有點癡呆，有點狂妄，也有點笨！喜好各種年輕人的運動，包括游泳、網球、田徑、登山、國術（搏擊）等，還有，也喜歡煙和酒，和許許多多的具有中國風味的小東西。

## 一 顛哭獸中國的心

# 一顆哭過中國的心

陳淑珍

溫社長，您好：

寫信給您，心中真有些怕，原先以為筆切地可如同楚勁秋一般，喚您溫大哥，才知自己真是情怯。「神州」是既令人敬，又使人仰之不可及的啊！而「大哥」，更是我從未喚過的啊！

看過「坦蕩神州」，乃知這顆星子將不致令人失望。以為探下在天上，片刻便要化為沙坑邊的石子。它依然可以冷冷地懸之極空，一如我永無法攀及的星子一般。是這樣又遠又近的感覺呵！過去，也有星星閃亮過，可是只是流星，總是短暫得令人失措。

醒了，才知道自己是一直夢着！神州的亮烈激情真使人有對酒當歌的情懷，歌付闕如的飲恨啊！流星雖絢爛而短暫，我却願是有剎那的驚動，剎那的壯麗。容我！我能為神州做什麼？我只

是個小女孩，十九歲，我不能舞劍打拳，又無法扛大旗，僅有的，是一隻執筆的手，一顆哭過中國的心。我知道神州社在經濟方面是較弱的，我也願傾囊相助，這是多痛快的付出！——告訴我法子，好嗎？

明天我將去台南長河出版社拜訪，但願能稍撫竭切之心。今天找遍了麻豆的書局，沒有全套的神州書刊，我極想買，溫社長，能否開張書單？（詩刊及各人的書，合書等。）讓我好個逐本買來，如滿座衣冠似雪、蛾眉賦……等。謝謝您。

目前我就讀屏東師專，今年下半年就五年級了，不嘆畢業在即，我知道，一顆願意付出的心是不會遭到拒絕的。而且，永不會遲的。中國的『棒』，不正是永遠在傳？

我喜歡寫新詩，不是連續的出產，只是偶然的創作。看贈劍中的，它所贈，是千年無復的摯愛，也是千夫難承的大任，背駝了，有肘可担代；肘折了，有膝可頂着，只要不曲着腳踝活，就可活得燦爛光華，活得它淡泊的壯烈啊！

莫笑我癡狂，莫道是意氣輕擲。也許這封信只是千百封飛鴿傳書中的片段，却依然是中國的，直接的，感慨的，又是理性的！

快要滿十九歲了，能寫出這信是多令人舒快的事！請給我回信好嗎？

祝您和神州人，

健康！

進步！

陳淑珍敬上

六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 俠客俠女

陳學鋼

神州社令人仰慕的大哥：

拜讀過『坦蕩神州』後，很想寫，寫出我所有的心思。以往我亦是抱着雄圖大志，然而能力有限，亦使我一蹶不振，喪失了鬥志。而今却猛然一棒，為一羣熱誠、豪情的『你們』給點醒，致使我冷卻的熱誠為之一振，深感大時代裏的青年依然是有可為的。看到山莊的生活目的宗旨，是多麼令人嚮往，唯遺憾我無法自如你們那麼專注神州之事，因我是軍校生，想貫注鑽入你們的山莊，機會似乎渺渺，但若能得差用於我時，我必傾力以赴，讓我做一位『後知後覺』的人吧！謝謝我很渴望『神州詩社』為我的精神倉庫，雖不能去山莊拜訪，但願魚雁往返可為知己。由於微薄的點墨，無法表白我所想的，所盼的，所共鳴的一切，只嘆書到用時方恨少。由於光輝的十

月亦正爲我們忙碌的十月，幾近離開了文房，但我還是抽空寫了這微不足道的心聲，可是這絕不是所有，真的不是，我雖沒有你們那般的豪情，但還是有激情可言。又要集合練正步了，真不想丟開手上的筆，想描述的更多更多……

祝

——『神州』照耀神州

——『詩社』喚醒人心

猶記得『俠客俠女』四個字嗎？

找遍了他，而今知已轉學了！

不然『風起長城遠』又可一睹了！

刺客俠女

陳學鋼啟筆

六十七年十月六日

陳學鋼

# 醒獅

蔡先成

溫社長、各位社員：

收信平安。毫不保留的看完『坦蕩神州』，但遺憾一時無法尋得『坦』中一再提起之『風起長城遠』一書，不能一睹為快，內心實有不甘，相信余必定尋得。

孟子好辯，莊子善嘲，為中國歷史的雙璧，孟子辯得人無話可說，心服口服，莊子嘲諷得人心有戚戚，貴社『槍及劍』不正是其最佳縮影及寫照嗎？『坦蕩神州』寫得余由衷敬佩，余自幼因環境所影響，初中畢業，堅定踏上了報國捷徑『黃埔』，接受革命洗禮，與各位相似有高尚的愛國情操，共同的目標就是——革共黨的命！——。余不善文筆，却一定要告訴各位，只要是愛國，有血性的人，均應接受國人之敬重。余現是黃埔（本校）新聞文藝研究社之成員，亦是幹事

，定會將神州社史，坦蕩胸懷，高尚節操轉告社裏每一位同學。本校預定明年一月底放寒假，若狀況許可，無任何突發任務，本人將專程北上，登社闖莊，意下如何？屆時望能榮幸恭聽各位合唱社歌，余亦獨唱校歌。

最後敢以幾句肺腑與神州社全體砥礪共勉：現代的神州人，更要知道台灣對匪之堅決反共立場，及瞭解共匪一貫伎倆，來日大夥均是打破其赤化世界的美夢成幻影之一份子。謹此，再談。

祝

身體健康，神州光芒萬丈！

左 蔡先成於黃埔

六十七年十二月七日

瑞安兄：

# 世界醒獅在中國， 中國醒獅在神州。

蔡先成

# 我都支持你們

陳蘭棣

詩社的神州人：

我不得不如此稱呼，因為我每次要寫，每次想想，拿起筆來，真不知寫給誰好，每一個都是我的好朋友，若是在平時，不，若是我只遇見了其中的一位，那可真高興死了，可是如今不然，大夥兒都如此好，我無法單獨和那一個好，也就只好大夥兒一起聊。想想又怎能將你們分開呢！以前總以為我是會偏好你們之中的某個人的，現在發覺你們都是一體，我要怎麼說呢，反正喜歡你們也就是了。

二次去神州了，都沒有見到大哥、娥真姐、黃昏星。第一次見到黃昏星，他坐在中大女生宿

舍的門口，我和張念誠、張曉玲去陪他，這個人黑黑的，手裏拿着幾張紙和書，起先是他倆先聊，我聽，等到我一講，那可真投機，投機得我一直很不好意思，想讓二張多說一些。

黃昏星是我最先接觸的神州人，而大哥却是最喜歡的作者。詩社的作品，我是極為吝嗇的讀者，因為只喜歡大哥的詩，所以高山流水、知音，我看的次數多，而風起長城遠有許多記事，我就未加注意，真是人生憾事。如果我能早些看見你們這些可愛的人，我會早早地跑到山莊去了。

最先，我不太認識你們，也並不十分了解這個社，僅是一種機緣，我從我表哥那兒拿來了一些書，由於對文學、詩的愛好，由於同是熱血的青年，我單純地喜歡你們。你們來了中大，我幻想，不，我的朋友來了，那時我未看『坦蕩神州』，就只覺得我們是相隔天涯的兄弟終於見面了。現在我看了『坦蕩神州』，心中時有沸騰，時有喜悅，原來你們有苦，原來你們有淚，也高興你們並不寂寞，世人並未對你們冷淡。我心裏有點兒慌，有點兒羞愧，像我這般人竟也如此為你們着急，又何況他人。你們書裏寫的那許多人，我何嘗又比得上，我又怕你們說我見外，怪我說如此多做甚？

可真如何是好，明明未見你們，未聞你們之前，我就過著如你們般的生活，現在却因為心中

太喜歡你們，反而不敢表露出來，現在倒也想，就讓你們去吧！我只要你們知道，我是你們的朋友，無論什麼事，天涯海角我都會回去與你們共患難。我如今去，只是錦上添花，那是不願的，真的，我喜歡那種江湖豪氣，我願意為你們禪刀——你們是值得的。我想，就讓我雪中送炭吧！不過，你們都是傲骨一身，可千萬不要見棄了我的真情，唉，有什麼事，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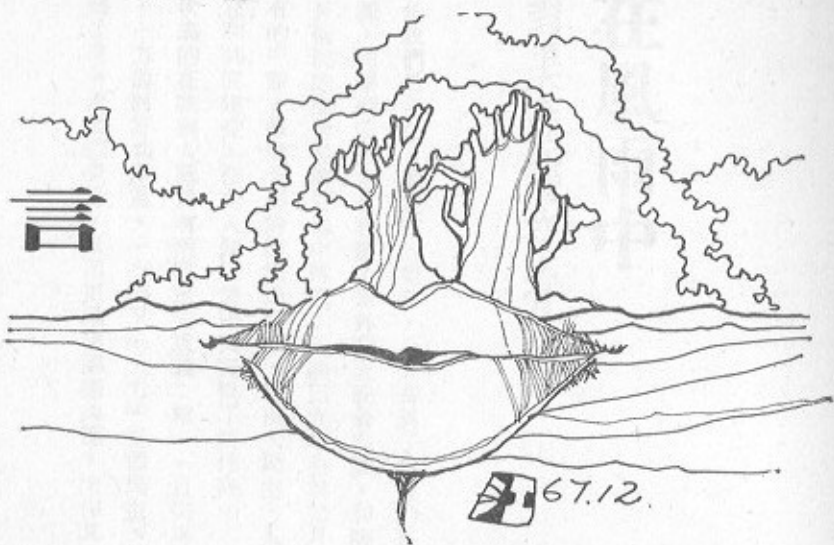
大哥是你們是靈魂，你們也是他的全部。人世間得此，夫復何憾！

人生是永無止盡的，你們相處太久，太好，或反而不易進步，要知道，仍有許多人不了解你們，你們要做的事還有許多，你們目前做的都還不錯，的確表現出了你們的才能，但是你們做的是否是國家最需要的呢？又或許你們花如此多時間去做一些事，是否是值得呢？是否有更重要的待你們去做呢？你們決定後，或是已經決定就不應該改，堅持下去，不管你們怎麼決定我都支持你們。

祝你們大家都好。

陳蘭林

六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言

67.12.

# 站立在風雨中

司掃月

## ——對美匪建交有感

美國，這曾是我們最信任、最親密的盟邦，今天却爲了短視的私利而背叛我們；十二月十六日最後一節班會課，同學們安靜地在看書，窗外藍天映着白雲，和暖的冬陽灑在桌上，一切依然如往昔，突然校長低沉的聲音從擴音器中傳來：美國已宣布明年元月正式與共匪建立邦交。就這樣一句打破了所有的平靜，每個人都情緒激昂起來，自由、民主、人權，多冠冕堂皇的話，然而從越南淪陷到現在和共匪建交，沒有人知道美國到底做了些什麼。

這一事件所代表的在我個人認爲有兩點重大意義：第一，自從馬歇爾發表白皮書以來，美國一直是兩面做人，一方面討好共產黨，一方面又『大力』提倡民主，但最終目的還是爲了自己的私利。越南的慘劇並沒有使他們覺悟，反而更積極諂媚共匪，大作其『聯匪制俄』的美夢。所以

承認共匪已是意料中事，只不過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但是却有許多國人一直不肯面對這個事實，滿心以為有第七艦隊在海峽就可高枕無憂，現在這個夢碎了，讓大家及早認清了美國政府的真面目，激起中國人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決心。

第二是美國背友毀約，枉顧道義，已使它在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完全崩潰；這一面正義的大旗它是再也撐不下去也沒有資格再執掌了；而我們却是一向與邪惡勢不兩立，為民主的先鋒，公理的支柱，今後我們的責任更重大了，因為萬世開太平的重任已落在中國人的身上。

所以此次美匪建交對我們不僅是打擊，更是一種考驗，考驗我們如何在風雨中更堅強的站立。

今日我們所應加強的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愛國觀念：目前許多人一心想出國，爲了『綠卡』爭得頭破血流，喪盡中國人的尊嚴；但是他們可曾想過沒有國就沒有家，猶太人亡國了二千年，到處受人欺侮，生命財產沒有保障，光是死在納粹手裏的就有六百萬；非要等到那時才覺悟，豈不己太晚了。

第二，對政府的信心：雖然目前我們處在台灣島上，人口只有一千七百餘萬，但生活却如此安定、豐衣足食；三十年前和今天簡直有天淵之別，初遷來台之時住的是日式平房，穿木屐，甚至連自來水也沒有，現在我們什麼都擁有了：電器化的生活，幾乎『全自動』，工商業突飛猛進

，農業機械化作業，而在十大建設完成之後，交通亦更加便利流暢；但是最近有許多心懷巨測的人，一意侮蔑政府、煽動民心；沒有任何事是完美無缺的，但飲水思源，政府的確為民衆做了許多事，尤其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裏，要想完成反攻復國大業更應全力擁護政府，上下團結一心。

第三，守住自己的崗位：每個人都有其自己的一份責任，以一個學生而言，努力讀書便是盡了本分，而工商業界全力生產亦是如此；報國並不只是喊喊口號，貼貼標語便罷，要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力，俾能為國家多儲備一份力量。

自民國以來，一次又一次的橫逆加諸在我們身上，北伐、抗日到剿匪，而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從惡劣的環境中站立起來。今天雖退守到海峽彼岸，但我們的心是不變的，從遠古到現在，歷史證明，沒有一個炎黃子孫是怯懦的，這次打擊只能使我們更堅強、更團結，更有打回去的決心！

中國！中國！

林語堂

# 中國！中國！

林新居

當我提筆寫下「中國！中國！」時，心中的熱血仍是澎湃的、洶湧的——是憤怒，是激動；是欣慰，是驕傲！

十六日，當我們得知：卡特政府宣佈與我斷絕外交，明年元月一日與匪正式建交時，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感到憤怒！但我們第一個直覺的反應——是中國人團結奮發的時候了。

從歷史的脈絡中，從美國的外交政策上，美匪建交的必然性，是我們所意料得到的。中美斷交，美國的背信、毀約，實是美國的奇恥大辱！卡特的一意孤行，亦將在美國歷史上留下不可抹去的污點。

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講，並不覺得驚訝，只是來得太突然罷了。美匪的建交，從尼克森的所

謂與匪關係正常化，乃至於季辛吉的訪匪，早已有之先兆。到了卡特的正式宣佈，已成了不可改變的事實！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與盟友斷絕邦交，而且是外交關係最為密切的中華民國。

十六日那天，我們接到許多電話，有遠從花蓮、台南等地打來的，大家一致的心願：要冷靜。為國珍重。為中國團結奮鬥。還有不斷的來信，都表示對美匪建交的不滿，以及國人對此事的反映和行動。

在衆多來信中，有幾封信是值得一提的：

王明輝在信中提出美匪建交，美國承認中共原因有五：

①美國惑於共匪和平解決台灣之聲明。

②匪與俄正在爭國際共產領導地位，但最近幾年匪外交遭到挫折，同時俄與不少跟大陸邊界有關國家簽訂條約（如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已將匪緊緊包圍，所以中共急於想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如果能與美建交，將以美做爲後盾，牽制蘇俄；美國也有這種想法——聯匪制俄。

③美國基於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卡特就認爲與共匪關係正常化，是增進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定。

④美國在這幾年之中的外交常常遇到挫折，卡特宣佈此消息，是想使美提高國際地位，且使個人提高聲望。

④有些美國貿易商人，想以大陸做為主市場，因為怕歐洲各國的商人與匪建立貿易關係，所以這些貿易商人加大壓力，促使卡特承認共匪。

蔡瓊雪在信中說，當她聽到卡特宣佈美匪建交的消息後，她感到震撼！於新聞報導中，看到了大學生們的心聲、反共義士的赤忱，更令她欲哭無淚，無以投訴；哭夠了後，想起了神州社，再度給予她無比的信心，讓她更希望加入神州社的行列。如果有人問她，用何物效忠中國，她將會大聲回答他：以我這顆赤忱的心，去報効國家，當個投筆從戎的女軍人。

蕭君楚自香港來信說：聽到美匪建交之事，心裏真是恨得要命，晚上睡覺時一直在想這件事，氣憤到可以去殺人。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人，都這麼盲呢？難道他們看不到、聽不到大陸上的政府是怎樣的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只顧眼前，只為自私會有什麼結果嗎？多叫人悲切！然悲憤是可以化為力量的；我一定要為中華民國努力。

她又說：無論如何，建交一事，只有使我們反共的心志更加堅定，我們身為中國人，何幸之有，又正當這個大時代，這個艱苦的時代；而我們竟能聚在一起，有相同的目標，相仿的志氣，我覺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我相信，我們都不是暴戾或好勇鬥狠的人。我們都喜歡過太平的日子；可是國家有難時，還都是要挺身而出。我在此與你們共勉：一定要為中國努力。

林青萍在信中說：外表冷漠的我，隱藏不住內心的憂傷。我曾偷偷的為多難的中國哭泣，也曾

爲全國青年的慷慨行爲和百姓的真情流露而哭泣。畢竟中國人不是一盤散沙，「時代考驗青年」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感慨的是，世界正義公理的沈淪；卡特提倡的人權，無異是毀他自己的後路。歷史證實：唯有自立自強，而後天助、人助；台灣是不會倒的。這是一個衝擊轉機的時期，不容有分化民心、毀謗政府的惡勢力存在。相信，憑我們的雙手，全國同胞一條心，必能創出更美好的未來。

這些日來，全國同胞的敵愾同仇，以及上下一心的表現，顯示風雨同舟、衆志成城的心志。而我們這一羣「神州人」呢？面對着「選我河山」，我們的手握得更緊，我們的心貼得更近。這是我們該付諸行動的時候了。我們激動而不莽動；我們悲憤而不悲傷；我們相信，唯有自助、自救，而後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我們是一羣以筆爲劍的年輕伙伴，智慧是我們的劍招，正義是我們的劍氣；在這樣苦難的大時代裏，我們要舞出一片劍花，阻擋漫天的風雨。

『神州文學』的建立，是我們踏出的一大步！走向中國，走向世界的潮流！神州是一面大旗，飄揚在風晨雨夕。神州是一道長虹，橫掃在無際的萬里長空。

在這樣的時局裏，沒有一個人可以沈默的，也沒有一個人會視若無睹；更沒有人會不聞不問。愛國的狂潮：簽名、貼愛國標語、遊行、捐款、捐血、義賣……等等，愛國的心聲響徹雲霄！自覺的運動充溢大街小巷！

最近，各報章雜誌，刊載着全國同胞的愛國情操；連一向最不為人看重的演藝人員，也拿出行動了。有的人一捐就是數十萬；也有上百萬的。這些慷慨解囊的行爲，值得喝采！反共不後人，愛國不分彼此，如今的民心，有如抗戰時期的氣氛；美匪建交，正有如一劑強心針，大家更警醒、更團結了。一年只拍寥寥幾部電影，而且都是愛國片的梁修身，拿到錢僅夠家用，實在沒有多餘的錢捐給國家，但是他說：『國家需要的時候，我捐這一條命！』何等慷慨激昂！柯俊雄也放聲的說：『我一向是捐命不捐錢的！』面對着國難當頭，這樣的心聲也真夠偉大了。而凡我中國人，凡我神州人，誰沒有這樣的志魄！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戰精神，如今更是熱血滔滔了。

沒有國，那有家？我們早就有了這樣的認知；如今，我們更強烈的感覺到，唯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才能克服橫逆在眼前的種種難關，開拓一個更光明、更璀璨的機運——這機運，將引導着我們不斷前進；引導着我們復國建國。

現在，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要冷靜。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堅守民主立場，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一己之力，發揮最大的愛國心。我們『神州人』最大的抱負，就是復興中華文化，以『還我河山』爲我們努力、前進的目標。我們一心一意朝着這個方向前進！如此，我們才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如此，我們才可以不愧的說：我是真正正的中國人！

中國！中國！我們一生以您爲榮、爲傲、爲依歸！

# 我們往何處去

馬叔禮

鄉土文學盛時，我尚在學校，正忙着辦三三集刊和畢業考，校園裏隨處是討論『鄉土』的聲音，時或辯論，更至有專題演講，彷彿那是一個文學運動。及至畢業，相繼在報上讀到余光中、彭歌、董保中、孫伯東、朱西寧、顏元叔諸先生論析『鄉土』的文章，於是一個蓬蓬勃勃飛揚跋扈的論調，剎時間得了赤痢似的，柔順得連拳腳的基本架勢都拉不開了，祇偶爾在陰暗處，尚能聽到一些惡喘的聲音。這是因鄉土文學的論調，至終不能成爲理論，其對社會寫實所反映之現象，又過分偏頗與歪曲之故。然而青年們會雲朝似的熱衷於這個题目的心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又鄉土文學論調被清除之後，青年們的熱情將歸往何所呢？今後將以什麼來取代鄉土文學論調在大家心目中所造成的意識型態呢？我想寫這個題目，乃是以一個學生，一個青年的心情，來省

思我們自身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政策錯誤，那是政府的過失，但一個時代的思想混亂，則是知識份子的恥辱。中國近百年來，文化界在思想上的混亂，不知給國家給同胞造下了多大的創害，今天我們都要冷靜地來思考這些。

首先我們要問，今天一般的知識青年，比之中國傳統的「士」，對於國家政府其心理上的尷尬是怎樣的呢？中國傳統裏士的文學家如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放翁，他們都不以做一名純文學家自甘，他們皆是志在天下的，頭頂上有蒼天、心目中天子，故其對黎民百姓的同胞愛，有其強大的中心意願。但自五四而後，揭棄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為信仰，科學上追求學術的客觀與超然，民主上講求自由的伸張和與政府的對立性，再加以彼時的北洋政府的確不可愛，這一中心遂被否定。相沿至今文化界與知識青年，普遍存在的心理是不談政治，與政府保持着即偏離的關係，隱然覺得若非如此，便有違於學術的超然立場，與民主的開明態度。故凡政府所主張的事，如國父的政治論，如反共思想教育等，皆在意識上不自覺的，或自覺的貶低它，到並非是在是非上一定不能接受。但反過來說，因為意識上貶低了這些，接受上則又往往不問是非了。有些人不談反共，或者表現中立態度，是意識着這樣比較時髦，彷彿是開明前進之士。另者在文學作品的評價上也是如此的。凡關乎政府或政治領袖的題材，多是以抨擊的為高，頌揚的為低，常不問作品成功與否的。譬如鄭愁予的「衣鉢」、「仁者無敵」，未能獲得文壇上應有的

價，實是觀念上先排斥這類題材，而非欣賞的能力問題。

鄉土文學論調能引動風潮，也是基於上述這種心理。讀書人在民族倫理的情感上，有其傳統之民胞物與的胸襟，但是因這中心的否定或泯滅，對同胞之關懷，便意識到與政府的對立性，這背後自存巧妙的導引，容後詳述。其次對現今社會環境的諸種助長鄉土文學論調泛濫的因素，另歸納三端如下：

一、缺少一個意識型態既高又正確的時代課題，來導引青年的熱情：

當今的時代課題有二，一是反攻大陸，二是實踐 國父的政治論。此二者皆是正途，但意識型態之低落，不足為青年們所趨驚。何以故呢？先說反攻大陸。政府選台廿多年以來，生聚教訓，可謂無時不以此為職志，但長時以來對匪政治作戰多於軍事作戰，政治作戰是無形而無所不在的，唯其無形而無所不在，易為大家疲惫，忘懷，甚至不識，故許多人已為中共的統戰所迷惑而不自知。同時我們的反共教育，也值得檢討。反共教育率多失之於教條化與情緒化，教條化則易煩膩，情緒化則不可久。反共在今天應是着重在思想上與理論上的啓發。今日全人類所面臨的時代課題是，物量的過分膨脹，把思想、文字、藝術，都帶入到一個高速度的漩渦裏無以自拔，又致使情意荒失、資源匱乏、空氣污染、生態破壞種種。今日全人類所共有的命運是一個，而共產黨則會執着於十八、十九世紀的時代課題，以分化、顛覆的手段，喚起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遂

行其赤化、併吞的野心，對於人類的厄運與前景，完全無對應的能力，而其唯物物的宇宙觀，更限於十九世紀的科學觀，而不合於廿世紀的科學觀。

其次是反共文學的失敗，好的反共文學於反共是極有力量的，但是這類作品太少，多數為八股之作，於人不親。反共八股為人所難耐者三：

①它不是好的文學，缺乏感染力。

②它是先把結論給讀者，而沒有回味想像的餘地。

③多為仇恨、情緒之作，缺少知性上的清潔，且於民族仁厚的天性相左。

青年們並非不能接受反共文學，而是不喜歡反共八股的作品，證之於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凌耿的『天籟』、鄒騫的『瘟君夢』、陳若曦的『尹縣長』、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古威威的『天安門風雲』等等，在各校風傳的情況，並不亞於時下的暢銷書，這是保證了青年對反共可以有熱情，並非一定拒絕它或排斥它。但是對反共有熱情並不能保證無疑惑。尤其今天大家在思考問題的方法上多受制於現代教育之害，處處講條件與實證。比方講反攻大陸，除了拿台灣與大陸土地、資源、人力、國防、經濟來比較其得失利害，似乎再無可想像，這是不知國父所講的『革命』一詞究為何物的緣故。中國歷史上從南而北攻，從東而西向，光復故土的例子可謂沒有，如東周、南宋、明末，但是以革命的思想與行動則不在此限，如北伐是成功

的例子。革命的行動，不是一階級對一階級，乃是全民的；革命的思想，寧是一種朝氣，有新的理想，故能取代其所要破壞的。大陸的同胞若祇知共產黨的不好，而沒有共產黨以外的思想，是很難喚起全面的革命行動的，故還要知道有什麼思想可以來取代共產黨的不好。譬如 國父革命若祇說「驅除韃虜」那是不夠的，但「建立民國」則是新理想的揭橈，於人心的激勵極有力量。故 國父的革命，不全制於條件，當時的革命同志不過數百千人，而能翻天覆地開啓中國的新局面，是因他對中國的命運提出了前景。

中國今天仍是要以 國父的政治論來反共與建國。但是 國父的政治論多為知識份子所淺看了，其原因何在？以前曾讀過一本「華學、科學與哲學」的書，極有見地。他指出許多人祇知道 國父是革命家，而不承認他有學問與思想，其實 國父才是真正大的學問家與思想家，而不帶學問思想標記的人。 國父在半個多世紀前所提出的經濟與民權種種問題，今天都一一印證了在現實的東西方社會裏的弊害。民主而不知約制，徒然變的是國會中庸者的專政，把國家的政治眼光給平均化到中下的程度。經濟上亦因為不知節制，物量過分膨脹的結果，連人們對物的情意也破壞了。又如 國父在建國方略裏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列強，能以其剩餘之生產力協助中國開發新產業，而人們因為世界經濟前無此例，說 國父是「吹大砲」，焉知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復與歐洲經濟的協助計劃，即大體是像 國父說的。 國父的政治論為知識界所淺看的原因有三：

即在科學的觀念、歷史的觀念與民主的觀念上不能被接受。

### ① 科學上的觀念

「至今學校裏在教的是十九世紀的舊科學觀念，如物質不滅論與力學的秩序論。物質不滅則不生，然則國父怎麼說生命的宇宙觀呢？天體的秩序為萬有引力所維持，然則共產黨動不動說諸力關係豈不是對了？……但這些皆是十九世紀的舊科學知識，今世紀的物理學可是從素粒子的世界的諸現象，發現了物質是生滅的。又則今世紀五十年代後的天文學，發現了天體的秩序乃是大自然的意志在維持，而諸力關係，則唯其是其結果的一部分表現。……」

### ② 歷史的觀念

「學校今在教的仍是以西洋史為世界史的正統，從而政治學經濟學等皆以西洋的為正宗，然而國父的思想是以中國為正統，以中國的政治與產業的道德與性情為出發點，……。」

### ③ 民主的觀點

「依西洋民主主義的原則，政治家應當被國民指導，而國父却說政治家指導國民，這點最受某些文化人抵抗。……比方科學與產業的事。上頭有科學者學會，是發明科學上的原理的。中層是衆多產業機關的研究室，把那原理來作成應用科學的技術。底下是全國數百萬乃至數千萬的羣衆，依於技術者的指導在工場與農場工作。於是要問上頭的科學者學會的事，是可以由底下的

勞動者羣衆來選舉、立法與監察的麼？當然不能。政治亦復如此，這與尊重不尊重國民的話完全無關。如學校隨時要看學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據學生的意思來施教。政治是知性的事，非是人人可以懂得其所以然故之理的。」

今天大專聯考雖然考三民主義，大學裏也開國父思想的課，前者則因為過分尖銳於考學的目的，強填硬塞早已食傷，後者更因意識的低落，接受上往往不問是非了，更何況所提出之主張，又與大家的常識相反呢！

如此看來，正確的時代課題並非沒有，乃是意識型態的低落，贊同它則彷彿是不前進者，其實一個人以意識型態的高低，來決定自己的選擇，先是人自己的識見小，而意識型態又豈不是也可以人爲的嗎？最大的英雄可以造時勢，最遠的眼光可以離千萬人吾往矣，知識份子也要能明白不要爲自己的知識所蔽才好。

日本在科學與民主兩端上，可以說取於歐美而無遜於歐美了，故已有了餘力來檢討科學與民主帶給他們自身的禍福才更明白了他們自己文化的可貴，想着要珍惜它，發揚它。今天大家也彷彿覺悟到自己文化的可珍惜，喊着要民族的，要鄉土的，但那多是因於對文學、音樂、戲劇的一種民族的自卑，而不是真正對民族文化上的認識到了有這樣大的自信，因爲所提出之論調，並非從自己民族的土壤所生長出來的。鄉土文學論調珍惜民族的鄉土的意願可嘉，但它的主張不

對，按着它的主張去發展，祇有作踐了真正民族與鄉土的文學。這裏我們要來思考它的因果關係了。

二、沒有一套完整的從民族文化生發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來指導和帶領青年。

比方鄉土文學論調，以『工、農、兵』文學爲高，是以素材來決定文學的價值，先就不知文學。文學的價值決定於作者處理素材的成功與否，而非決定於素材本身。以素材來分文學的高低，是共產黨所謂『文學要爲政治服務』把文學當工具來使用的口號。把文學當工具，則政治的主張即決定了文學的方向。故鄉土文學論調所謂工、農、兵，文學的發展方向是階級的而非職業的，這種劃分爲便於形成對立與矛盾的目的，有了對立矛盾才有得鬥爭。職業的工有上至企業管理的經理人才，專門技術的工程師，下至直接從事勞動的工人，乃是依工作的性質與知識、技術的程度來分類，沒有對立性。職業的農與兵亦皆是如此。但階級的劃分，工則是無產階級的工，農是貧下中農，兵是上兩種身分的子弟而爲兵者，則把對立性標舉得很明白。

共產黨的赤化步驟，向是以文化統戰在前，軍事作戰在後，文化統戰的手段又有所謂『一分爲二』，『合法掩護非法』種種。（無論以何種手段，皆是以一種前進者的姿態出現，或者利用自以爲前進者的心理。）階級的工、農、兵文學即是以合法的鄉土文學來作掩護。『一分爲二』呢？是把他所要赤化的對象分爲『爭取面』與『打擊面』，使這兩者自相矛盾，彼此鬥爭；他則

在背後煽火，坐收漁利就好了。在過去共黨喊「本省人與外省人」、「黨內人與黨外人」、「御用作家與社會作家」，今則分「工、農、兵」與「非工、農、兵」，前者爲爭取面，後者則爲打擊面。打擊面裏選分「主要」與「次要」的對象，主要打擊面是政府，次要打擊面則是非工、農、兵以外的身分者。這是爲了避免一下樹敵太多，便於各個擊破之法。但即使是主要打擊面，它也是矛頭若隱若顯，刺到對方身上還叫他苦說不出，同時他還佈好了「箝制思想」、「干預輿論」等等陷阱，等着對方上鉤。

據所知最近許多刊物的編輯如彭品光先生等人，都已收到類似的黑函，內容大致在斥責他們爲「資產階級」的「狗編輯」，說「社會主義」的大軍已開進城裏了，不要再作螳臂推車的不智之舉。署名則大抵是「一個愛國的讀者」或「鄉土文學的小兵」等。國內外亦有許多刊物對上述的諸論析「鄉土」的先生們，捏造事實大肆作人身攻擊或曲解其作品，這朝好的一面看，自因他的文章，打在鄉土文學論調的七寸要害上，已無活路，祇能作迴光返照的掙扎。事實確實如此，但這也是「否定律」應用的一種方式。否定律的第一步是「肯定」的態度，相當跋扈的「我說的算，你說的不算」。鄉土文學論調一出來即是這種姿態，把一切的文學都否定，唯肯定寫工、農、兵的才是正確的路線。及受到文壇的分析評論之後，它知道自己在劣勢上，也沒有理論可以翻身了，祇好一矮身子，作出「否定」的姿態，即「我說的固然不對，你說的也不對。」這時

候旨在和平共存，口氣上剛中帶柔，一方面拉攏羣衆爭取同情，再則以各種頑劣的手段各個擊破他的對手。凡於反共文學有利，而於階級的工、農、兵不利者皆在打擊之列。共產理論相信『量到質變』假話說一百次即成真理，所以雖然捏造事實，歪曲作品，不足爲智者取信，可是許多人就依然會被鉛字的魔力帶着走。一旦形勢有利的時候，他又會反轉回來，即進入到第三步『否定之否定』，再把他的主張正面推出，而一切的阻力皆要無情的剷除。

共產黨的手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一面提出工、農、兵的論調，一方面就便給地方色彩濃厚的作家扣上鄉土作家的帽子，硬拉到自己的陣勢裏來顯得它不是孤立的，它祇輕易的靠着那許多作家的聲名便爭取了許多青年的擁戴。最近一位朋友來信，談到中共在美國的統戰時提到，他們在周恩來追悼會上，把『台灣鄉土文學選集』的精印本與『毛語錄』、『人民畫報』等刊物放在一道出售，選集裏有陳若曦的『夜』、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等文章，這是一石三鳥的手法。一則攪亂海外同胞與友邦人士的耳目造成誤解。二則在國內文壇界則引起大眾對這些作家的側目，把他們視爲被『統戰』過去的異黨，與自己要劃清界線。而這些作家在被側目的壓力下，縱不封筆，也多少會受到一些主觀的心理與客觀的輿論影響的。

這陣子聽過許多朋友說：『鄉土文學有什麼不好呢？鄉土文學不就是民族文學嗎？同情勞苦大眾有什麼不對呢？』又說『贊同鄉土文學與否，那祇是個人的文學觀不同而已，你可以不喜歡

鄉土文學，但何必反對它呢？」這是他被鄉土文學論調「以合法掩護非法」的障眼法所蒙蔽，而把鄉土文學論調或少數為論調而刻意創作的作品，與大多數好的鄉土文學作品混為一談了。也有些人他對鄉土文學毫無認識，祇因讀了幾篇較為激烈的論析鄉土的文章，反而基於年輕人的正義感，而同情了鄉土文學論調。這使人想起越南淪亡的血史。越南人的信仰有佛教與天主教兩大支，共產黨在他們中間的挑撥費盡心血。有一次我國駐越的一位將領，親眼看見一個和尚持棍打倒一位天主教徒的小女孩，另一和尚持刀砍下她的腦袋，頓時天主教徒與佛教徒的衝突起來了。這將軍立向越總統吳廷琰警告，那和尚必是共產黨的偽裝，吳總統堅持不信，將軍對他說：「總統先生，你祇知道和尚是慈悲為懷，不會去當共產黨，但是你不知道共產黨會去當和尚。」我們今天也是單想到一個從事文學工作者，行文立論本乎至誠，不可能去弄什麼共產黨理論，但是他不知道共產黨會滲透到我們文化界來製造矛盾的。越南、高棉的淪亡，血跡未乾，大陸淪陷前文化界的被統戰亦是鐵的事實，倘若我們不能記取這些教訓，我們的後代，便再也沒有記取教訓的機會了。

瞭解鄉土文學論調與作品，究是真鄉土，還是假鄉土，乃是要從民族文化的觀點來鑑定，並非喊出鄉土的口號他就是鄉土的了。鄉土文學論調以階級的工、農、兵來製造對立有兩大趨向，一是強調經濟的不平等，二是強調勞動的痛苦。就前者而言，以經濟的觀點來看社會問題，是犯

了偏頗與以小度大的毛病。比方說現今的公務人員，一般的生活狀況是比較清儉的，與普遍農民的生活水準相當，但就工作環境而言，前者案牘勞形，後者則接近大自然，前者在成就感，滿足感上也遠不如後者的有成長結實的選報，更何況前者是領薪度日隨時有解職之憂，沒有實體的土地做為精神上的保障。如此說公務人員不是更值得同情關懷麼？何以鄉土文學論調不以他們為對象呢？而偏頗到硬要以工、農、兵為對象？何以它無視於物質條件以外的問題而硬要以經濟一端為着眼點呢？這是因共產理論有其傳統的背景。它純以經濟的觀點來看社會問題，是因共產理論是萃乳於資本主義社會過度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下，故其着重點在經濟的分配上。且它的宇宙觀是唯物，它看社會問題，不會超出物以外的因素。它不以公務員為對象，是因公務人員多半為知識層面的人，不便利利用來做製造矛盾的工具。再就強調勞動的痛苦而言，更是不知中國歷史的背景。中國歷史上並未出現過像西洋的奴隸制度，中國有奴隸，但不構成社會制度，因他不是靠奴隸為從事生產的主要勞動力的來源。因中國歷代多是依有勞動力的男子來授田，不可能容納奴隸，像紅樓夢裏有家奴，皆非用於生產。西洋因為有奴隸制度，歷世從事農田勞作不得翻身，故有宿命的觀念與對土地的咒詛或視勞動為痛苦，故無法產生像詩經裏滿是勞動的風景，還有歷代採桑、採蓮、搗衣之類的詩來。共產理論是從西方歷史辯證出來，承襲了西方歷史的勞動觀，且他的被統治者對統治者而言，是更大的一種奴隸關係，勞動當然是痛苦的，故他要拿勞動來做刑

間，而喊什麼勞動神聖，正強調了他的心虛。鄉土文學論調強調勞動的痛苦與勞動者的神聖，正是以西方歷史的勞動觀為勞動觀，究竟它的「鄉土」何在呢？共黨在大陸上刪簡文字，篡改歷史，破壞文化，以西方歷史的共產主義為正統，根本不講民族不講鄉土，却在他要赤化的對象裏面講民族的鄉土的；不在大陸上講民權、民生，而要在赤化的對象裏講生存不自由，生活不平等；其目的無非以之製造矛盾形成階級對立，為軍事上的作戰醞釀對自己有力的形勢而已。

從鄉土文學論調上，處處看到它祇是一個「打着鄉土的旗號來反鄉土」的論調，然而青年們會被帶着跑，唯怕跑慢了便趕不上熱鬧，跟不上時代了。今天的鄉土文學論調能如此，別的文學論調亦何嘗不能如此？像存在主義的文學不是也狠狠刮過一陣風嗎？這更讓我們覺得建立一套體系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是多麼重要的事。

### 三、專業知識自信的誤用

今天大專院校的分科教育，在專業知識上培養了知識份子無上的權威與自信心，但這權威與自信往往被誤解或誤用到其他的非所學上，則顯得幼稚可笑。鄉土文學論調對於社會、經濟、文化上所提出之說辭，其偏頗歪曲幼稚的程度與他們的自信實在不配，而大家因為這論調的意識型態高，接受上也不問是非不遑深思了。它把現今的經濟稱為「殖民地經濟」，國外的投資視為帝國色彩資本主義式的經濟侵略，現今的西洋教育為買辦文化，都要趕走，又說要反傳統，這些都

打倒了之後呢？要什麼來取代呢？共產主義嗎？祇是它沒有說出來而已。的確我們今天是有自己的文學觀，歷史觀，經濟觀，在文學上以西洋文學理論來指導中國文學，甚至歪曲中國文學，有時自卑到我們某一作家的作品，能與西方某大作家並比一下，已經光彩得不得了。對歷史也是如此，動不動就是批判道，批判那，彷彿不如此不能證明自己對歷史的客觀與眼光。這些的確是事實，但是下文該如何呢？是不是應該發憤為中國的現代文學建立完整的理論？是不是應該立志為中國歷史刷洗後死者不潔的觀念，為中國歷史建立正統的歷史觀？是不是該為這個國家未來的前途而號召大家來用功？是否我們今天把外國人設的工廠都趕走了，我們的經濟就獨立了，不再是『殖民』的呢？是否我們從外國人的懷抱裏把自己的女同胞搶回來，民族自尊心就建立了呢？鄉土文學論調是一個『興』把大家的朝氣都帶起來了，證明今天青年的熱情並沒有死掉，大家還是中國讀書人的心繫天下萬民，並沒有完全個人主義化，這是國家之福，但是鄉土文學論調沒有『比、賦』不能發展，依着它的主張強發展下去，則是國家之害。我們今天要珍惜這塊自由正義的土地，我們已沒有第二塊土地可以糟蹋。我們要真正從民族從鄉土裏成長出來的文學、音樂，而不要打着鄉土來殘害鄉土的論調。這篇文章是爲了我自己的同學，眼看他誤入歧路做出叛國的行爲而身繫囹圄，他是何等聰明，何等激烈而又何等糊塗的人哪，他以他的有用之身，賠送給一個騙取他的熱情而又殘害了他的論調是多麼不值得啊！

# 戰場相會

(二幕劇) 上篇

黃昏星

## 第一幕

人物：

藍尚利——某大學西語系高材生。

藍尚義——某中學高三學生，尚利之胞弟。

藍振發——藍氏兄弟的父親。

藍太太——藍振發的妻子。

馬各魚——本名賂儀，爲人甚圓滑，故班上同學常把他的姓賂字拆開成馬各，取魚同音儀字，

戲稱馬各魚，爲藍尙利之要好同學。

景：台北市藍公寓三樓正廳。

時：冬天。十二月某個星期日的清晨九時許。

星期天本來是個休閒郊遊的好日子，可是藍家兄弟這一天並沒有外出。一大清早，他們便被母親藍太太從暖暖的被窩中挖起來，星期一他們倆的學校有期考，雖然是睡覺的好天氣，母親還是把他們叫醒了，好準備功課。

冷冷的早晨，霧氣像一捲風似的從山上流下來，越來越濃重。

早上九時許，大廳一片寧靜。幕啓時，舞台正後方有一座關帝公神像，燭火紅通通的燒起來，把關老爺的神像映得黑金發亮。神像前的香爐有三柱燃了半節的香，烟絲一捲捲的轉上大廳的牆角，慢慢的化爲烏有。神像前有一張大圓桌子，桌旁有五張凳子。在桌子左右靠牆處各擺了三張灰褐色沙發椅，右邊三張沙發椅前有一張小茶几，几上有兩個碗，一個碟子。兩個碗中還剩下半碗熱豆漿，顯然是已經有人喝過。碟子上有一副燒餅油條和幾片麵包，碟子旁還有一瓶果醬。

首先，右邊沙發椅有一個人坐在几前，他側臉對着觀眾。於是他從自己腳旁拿起了書包，慢條斯理的在書包中尋索了半天，始取出厚厚的一本數學課本和一本書皮快要脫頁的筆記簿。他無精打采的把書本置放在几上，順手把几前的豆漿移開一邊，然後打開課本第三章第四節，又打開筆記簿，再兩相對照一下，看了一會兒，還是提不起精神來，口中喃喃的道：『真是煩死人，這一節裏面那麼多題，我一題也不會做。』嘆了一口氣，又再仔細看，一隻右手選自在搔頭。老半天，還是看不懂，索性不看了，便大開大合的斜躺在沙發上，把眼睛闔起來。

過了一陣，他良心發現似的，又張開雙大眼睛，把長長的下巴頂在茶几上，把課本筆記移近自己面前，瞪着大眼睛看，又是看不懂，他大力的捶了茶几一下，迅速拿起書包，再尋出一本更厚的書，他看了封面一下，環顧四周，發出一絲笑意，然後翻開到八十七頁，他頓時『哈哈』一聲，說道：『神州奇俠』第二部『躍馬烏江』，再看四周一下，沒有人，他於是把課本右邊的筆記簿推開，換上『神州奇俠』，專神的看下去。

這時舞台後面便參雜着洗碗筷的聲音、雨打紗窗的聲音和大廳左邊傳來的西洋音樂聲。

西洋音樂忽然停止。藍尙利從左門上，他手提一本厚重的西洋文學概論，口中還吹着剛才播放的西洋音樂哨子。他走到他弟弟面前，拿起半碗豆漿喝了兩口，便坐在他弟弟左邊的沙發上，隨手把書一放，『啪』的一聲茶几發出了聲響。他弟弟看到他哥哥一來，馬上把筆記本放在武俠

小說上面。

藍尙利：（再喝一口豆漿，放下，對着他弟弟）今天七早八早就下起雨來，天氣也忽然變冷了。

剛才我從大廳回到房裏，還以為我們的房子小，一定會較暖，沒想到現在更冷。

藍尙義：自從隔壁的把屋子拆了之後，我們的房子就天天刮風，秋天夏天倒是涼快，冬天來了，

冷風一吹，就算把窗戶開起來，冷氣還是會透進來。

利（藍尙利簡稱）：所以冬天一來你就不想在房裏看書做功課？

義（藍尙義簡稱）：這是原因之一，另外，我總覺得我們的房子一到冬天就很潮濕，大廳却較乾

爽。

利：你的數學溫習得怎樣？

義：全部交還給老師了。

利：這怎麼可能（有點不信），一定是你不好好用心去想去做，數學只要根底打得穩，不會是一

個很難的科目。

義：難倒是不算難，我就是提不起興趣。（有點無奈的望了他哥哥一眼）

利：興趣可以慢慢培養的，像我唸西語系還不是一樣，起初懵懵懂懂的選了這個系，一進大學接

觸那麼多西洋課本，背生字查字典，你看（指着几上的西洋文學概論），我不是這樣磨出興

趣來了！

義：話雖這麼講，但我不知強迫自己多少次要好好去練它，到最後還不是一樣搞不通。

利：（惋惜地）還有半年就是大專聯考，進第一學府平均每科得拿七十分以上才有機會。還有半年，你還不努力，我總不能看到你數學一科失了分而不能進第一學府啊！

義：就算現在惡補也來不及，而且很多題目當時講解我明白，事後總忘得一乾二淨。

利：（用嚴厲的眼色看他，有點失望）那你打算怎麼樣？

義：打死我也不會填理學院。

利：這個決定我不管，不過你得讓爸爸媽媽同意。

義：爸媽若不同意，我也不想唸理學院。

利：很多人說唸文學院沒有出息。

義：（接着他哥哥的話題反問一句）那你為什麼要唸文學？

利：（很不樂意回答）我是迫於無奈。

義：我倒是出於自願。

（這時藍太太在廚房洗碗碟，聽到兩個兒子在談話，剛才她把他們挖醒後，便要他們靜靜的溫習功課，現在聽到他們越講越大聲，便停止洗碗，問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她的聲音發

自舞台後面)

舞台後面藍太太的聲音：一早起來叫你們唸書溫習功課，你們書不唸，在吱吱些什麼？

(藍氏兄弟一聽，臉背觀衆)

利：沒有什麼，我們正在討論功課。

義：哥哥在教我數學。

舞台後面的聲音：討論功課也要那麼久，尙利，你弟弟的功課讓他自己去，你自己明天也要考

試啊！

利：知道了，媽。

(半晌)

雨聲滴嗒的響，而且越下越大。這時藍氏兄弟正在埋頭的唸書，坐在左邊沙發椅的藍尙利，更是專神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唸下去，他右手還一面作筆記，遇有不懂的字彙便翻開字典，偶爾還默默地唸着英文字的發音。而在他右邊的藍尙義，却是時而看課本，時而看筆記，他的身姿從頭到腳都在動，比起他那個看書專神的哥哥，在舞台上却成一個強烈的對比。他的動作無時無刻都在變換，他看了一會兒數學，提不起勁，眼睛往他哥哥那兒瞄一下，發現他哥哥還是筆不停手在作筆記，他搖搖頭，再瞄他哥哥一眼，他哥哥仍未發現他在看他。於是，他慢慢把壓在武俠小說

上面的筆記本移開來，放在數學課本上。

音樂除了雨聲的滴嗒響外，有時還有車聲的呼嘯自遠處傳來。

藍尚義半隱蔽似的看着武俠小說，倒是精神十足，看到一些精采處，忍不住要發笑讚賞。但又怕他哥哥發現，盡量壓制自己的情緒，但當他看到第三百零六頁鐵星月和邱南顯出現的時候，作者把這兩個活靈活生躍現在紙上時，他還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他哥哥聽到聲音後向他望了一眼，他馬上把筆記本壓在武俠小說上。

利：（轉向他弟弟，發現他無端端的發笑，有點不解，帶着責備的口吻）笑什麼？

義：（不敢告訴他哥哥自己在看武俠小說，隱瞞地）沒什麼，數學題目現在只有一題會做，我笑我笨，明天數學一定考不好。

利：知道就好，還不用心複習一下。

義：（說了真話）我真不想再唸下去了。

利：（明白他弟弟的心情，隨而發現弟弟筆記本下面還有一本書，他有點懷疑）筆記本下面是什麼書？

義：（說了謊話）是參考書。

利：（有些不信，又看到剛才弟弟的表情及笑態）什麼參考書？

義：高三數學參考書，我自己去書店買的。

利：你有錢買參考書啊？

義：我向媽媽要的。

利：什麼時候？

義：一個月前。

利：爲什麼我不知道？

義：（有點不耐煩）我總不成每一件事都得過你的同意才做，更何況是買一本參考書這麼一件小事。

利：最少我懂得選那一些是較好的參考書啊！

義：你那有時間，一天到晚不是在查字典摸英文書，就是聽西洋音樂，不然就是和同學去開舞會，我那裏敢驚動你。

利：不要當着我問你一些事情時，老是拿這些事來反問我。（顯見有點生氣）開舞會是正常的娛樂，有什麼不好？

義：我也不反對大學生開舞會，但有許多人總是覺得一進大學如果不會跳舞，就好像會被人笑脫幾顆大牙似的。

利：你在教訓我是不是？

義：誰在教訓你？

利：（氣忿地）那你還在談這些問題。

義：（打圓場）好，不談，不談。（又去看他的課本）

利：等一下，你那本參考書借我看一下。

義：你不是在準備明天的英文考試嗎？那還有時間看我的參考書。

利：（他弟弟越是不讓他看，他越是要看個究竟）既然是參考書，給我看看有什麼關係。

義：（知曉他哥哥非看到書本不可，但自己在準備功課的當兒，還在看武俠小說，自己覺得有點

心虛，拚命瞞着不讓他哥哥看到）普通的參考書，同學們介紹我買的。

利：我看一下就選你。（迅速地把手伸前，他弟弟一時來不及應付這突來的搶拿，書已落在他哥

哥手中。藍尚利拿到書，看了封面一陣，又在書頁上看到『神州奇俠』四個大字，再翻開內

頁，他頓時怒眼瞪着他弟弟。）

利：（驚訝地）哼，在這裏偷偷看武俠小說，學校的功課反而不顧，剛才還騙我說這是本參考書

。我看你是越來越會說謊話，拿了媽媽的錢，騙說去買參考書，原來是去買武俠小說。

義：看武俠小說又不是什麼大罪過，（理直氣壯）我剛才不想告訴你這是本武俠小說，就是想免

了你少一頓鳴嘛，反正我數學既然看下去，看武俠小說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利：（見他弟弟頂撞，更有理由責備他）我看你好的不學，刀光劍影拳打腳踢倒是學了不少，難怪這陣子在家裏走路都不像個人，打來踢去的。

義：練武有什麼不好，練武可以強身防敵，處變不驚。我是看了溫瑞安寫的武俠小說『今之俠者』之後才提起興趣練武的。而且我認為武俠不只是打打殺殺而已，而是要表現一種俠義的精神。

利：現在是什麼年代啦？

義：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利：是啊，武俠小說所寫的東西，無非就是吟風弄月，解酒消愁，絕招百出，有仇報仇，斷斷殺殺的故事，這在古代發生也許還有可能，但要在這個社會時代產生，武俠已經過時了，你現在還在做夢。

義：請問哥哥看過武俠小說沒有？

利：哎呀，武俠小說有什麼好看的，我根本不屑去看它。

義：（反問一句）你既然一本武俠小說都沒看過，那你怎樣否定武俠小說的價值？

利：上課老師及教授每每提到武俠小說，就拿和時下的武打電影併比，他們說：看了時下的武

俠小說和武俠電影，都是血腥和暴力，只能夠滿足時下青年的欲望，走出了電影院，什麼都沒有。

義：你相信？

利：教授的話還會錯嗎？

義：你不知道金庸、溫瑞安、古龍這三個人的名字？

利：都聽說過，溫瑞安好像才廿歲出頭，大學沒唸完居然就休學了三次，自動退學一次，又創辦了長江詩社，還有一羣同黨，還創立個什麼『道』的，一班打手跟在他後面，近來名頭可響得很！

義：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時右門有人敲門，『得得得』的響了三下，藍氏兄弟正討論武俠小說最激烈的時候，他們聽到敲門，馬上往右門望去。）

義：齊問：誰？

門外的聲音：我，馬各魚。

利：哦，原來是你，請進。

（馬各魚由右門上，坐在藍氏兄弟的前面沙發上，他揮了揮肩上夾克的雨水，搓着手，頓時感到暖和一些。）

馬各魚：剛才我爬上樓的時候，聽到你們兄弟的聲音，到了三樓，你們的聲音好大，到底在談些什麼？

利：我們剛才在談論武俠小說。

義：哥哥對武俠小說有偏見。

魚（馬各魚簡稱）：我倒是要聽聽他對武俠小說的意見。

利：我還是覺得武俠小說是過時的東西。

魚：很有創見，但我不贊同。

義：（指着他哥哥）他連武俠小說都沒有看一本。

魚：我却是一個武俠迷，天天窩在小說出租的店裏看武俠小說，店裏所有的武俠小說我幾乎全看完了。

義：那你對武俠小說的看法怎樣？

魚：一句話，消遣娛樂高於一切，但偶爾也有幾部好作品，應該成爲經典之作，不過真的太少了。

義：我同意你的看法，不過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把好的武俠小說挖掘出來，介紹給大家。

利：想說人子弟？

義：你對武俠小說怎麼如此偏見，我覺得你太重武而輕俠，所以才會對武俠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魚：事實上俠字的定義是很廣的，而且只有中國才有。

義：哥哥剛才還拿走了我的武俠小說，我數學不會做只好看武俠小說，哥哥却認為要不得的事。

魚：尚利，不必對武俠有這種偏見，我中學時代一面臨考試，讀書讀不下去，還不是拿武俠小說來看，它不但不會影響功課，反而是很好的調劑品。

義：我真搞不懂，（面對他哥哥）你連一本武俠小說都沒看過，就來大事批判武俠小說，如果每個大學生都像你這樣子，那就慘啦。

利：好好好，我們不談武俠小說不就得了嗎？

義：（不屑地）那你爲什麼要拿走我的『神州奇俠』。

魚：是誰寫的？

義：是溫瑞安寫的。他除了興趣寫武俠小說，還寫詩、散文、評論及現代短篇小說。

魚：他的作品我很少看過，但常常聽人提起他及長江詩社。

義：（對魚）我哥哥從來沒有看過他的作品，剛才一提到他及他的詩社，就對他們有很多誤解，

我就不知道他這些觀念是從誰的口中聽來的？

利：班上有幾位同學都說他們提倡武俠，太過激情，而且是僑生創辦的社團，他們的社員都是以溫瑞安為中心，文章風格也很相近，寫的題材都很狹窄，都是寫自己詩社的東西，這些作品看久就不想看了。

義：哈！你倒是口大大的，人家的文章你一篇都沒有看過，就來給人家下斷論啦。（很不滿地咧着嘴）你看過他們出版的兩本詩社史沒有？

利：沒有。

義：你有沒有到過他們住的試劍山莊？

利：還沒有。

義：你真是的，人家寫的東西你一本也沒看，又沒有到過他們的山莊去了解人家，要批評別人，連皮毛都談不上。我記得有位學者說過，要了解一個人，要批評一個人作品的得失，最少要看超過他三分之二以上的作品，才不失之偏差。憑流言論斷，容易坑殺人啦，看看明朝大將袁崇煥，是不是冤死的！就是宋朝岳飛，也是被謗言殺了的！

利：（怒道）你——！

魚：（插進兩兄弟的話）我所遇到的情形倒是和尚利不太一樣，我雖沒有到過試劍山莊，詩社出

版的書我却看了幾本，我很佩服他們的奮鬥精神，但我也認為他們太過豪情，而且不應該以社長溫瑞安為中心，應以中國為中心才對。外界對他們的看法倒是毀譽參半，有人覺得詩社是年輕人的典範，他們很有組織，很團結，肯奉獻自己，是個愛國的青年社團；但也有人認為他們喜歡跟別人爭論，看不起學校的教授，自以為了不起，常常蹺課，講話常不留餘地，很容易傷人。我大致上是喜歡他們的。

義：（不平地）馬各魚，我覺得你和我哥哥都很不了解他們，你們有些批評都是看表面的。

利：我既不認識他們，當然是聽別人人口中描述的他們來了解的，這不能說看表面啊？

魚：可不是嗎？很多人都說他們是個愛國的社團，但從十二月十六日美匪建交的消息傳出後，國人即展開愛國行動，很多人拿着國旗在街上遊行，各大學都有募款運動。甚至還有人跑到美國領事館抗議簽名，當天還發現一個青年人爬上領事館的頂端，守護着中華民國的國旗不讓美國人拿下，晚上警察給他送飯他不吃，給他送衣他不穿，真是令人感動。還有，台北市木柵有位計程車司機，一聽這消息後，車子也不開了，他駕着車子到街上最多人的地方，停止營業，車身掛了大布條寫着『只要自己團結，不怕斷交／只要自己自強，不怕共匪』的愛國行動。（略停了一下）有許多文藝社團也捐錢報效國家，可是却沒有看到長江詩社展開任何行動。

義：（忍不住，大聲）我覺得你們越扯越遠了，剛才我們談武俠小說，你們就說長江詩社提倡俠，後來又說他們太豪情不夠冷靜，又說他們高傲，在學校看不起老師，常常跳課，我不知道你們這些是從那兒聽來？好在我與他們詩社的一位成員有交往，而且到過他們住的山莊兩次，才更了解他們，否則若我沒有和他們接觸，就聽你們的話，我豈不是看到一個破碎的形象？

利：（齊聲）你了解他們多少？

義：我了解的並不算多，但我保持一個原則，對一個事件還沒有真正了解前，我不會亂加批評。（稍停，很激動）一個大的社團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壞的一面也是有的。

魚：這個我知道，樹大招風嘛！

義：好，（對着魚）有幾件事我倒要為他們辯說。第一，有關跳課的事，起初我還沒認識詩社時，對於他們有些人跳課的做法甚是不滿，以為他們是為跳課而跳課，目無師長，為所欲為，後來和他們接觸後，才知道不是這回事，原來社裏的成員在學校的成績都很好，除了忙社務外，很多人在學校裏還擔任文藝社社長、校刊編輯的工作，他們跳課是有原因的……

利：當然了，像我偶爾也會跳一兩節課，那是因為教授教得實在太壞才會這樣做，你總不成一天

到晚都蹺課。

義：他們有時的確蹺得多一點，但你有沒有想到，他們要半工半讀，又要忙着處理社務、寫稿，時間本就很少了。有一位社員曾對我說：他們有時也會反省自己蹺課的太多而內疚，不過他們不是蹺課去玩，而是拿來做文化的事業。

魚：開口閉口的都是文化事業，他們到底做了多少？

義：他們從來沒有標明口號，他們是實實在在的從事文化的工作。記得有一次我拜訪山莊，恰巧有幾位商專的同學訪問詩社，在談到詩社宗旨時，他們雖沒有直接把口號喊出來，却從他們談話中，知道他們所做所為是「復興中華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可是有幾位同學硬是要他們把宗旨標明。好了，現在有人說他們宗旨不夠明確，等他們把宗旨行諸文字，你又要說他們在喊口號。

利：我不太相信他們那麼年輕就這麼能幹。

義：他們豈止能幹，豈止只有激情，試想想，幾個創辦人都是十三四歲就在僑居地創社，影響同學，在海外發揚民族文化。如果他們只是憑一時的激動去做事，他們怎麼和本地同學在一起，不分彼此，只覺得自己與生俱來就是中國人，流着同樣的血液，所以就像家人一般感情一起共事，創立神州的大業，一直到現在。

魚：我最佩服他們有這股毅力和精神，千里迢迢來台講讀書創社。也許有許多僑生行爲不太檢點，所以我對僑生早就有先入爲主的觀念，溫瑞安他們我也不例外。

義：他們比我們更有中國人的自信和精神，你和他們見面，他們和你拱手作揖，你離開時他們再拱手說再見，如果你和他們說『拜拜』，他們會一羣人圍着你說『再見』，直到你習慣了，自然的和他們拱手說再見爲止。

利：這些東西我總認爲和武俠一樣，都是過時的花樣，不合潮流。

義：（猶如火上加油）哼，不合潮流，我們到日本或韓國去看看，他們還有許多東西純屬於自己的都保留下來了，但我們爲了趕上潮流，什麼東西都不要了。

魚：我們不能一成不變。

義：外國好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吸收，但中國故有的精神爲什麼不能保留？

利：我們不要在這個時候討論問題，這樣會越談越遠，還是準備功課要緊。

義：（堅持地）我還有話要講。

魚：沒關係，講下去，我有興趣，這叫捨命陪君子。

義：關於捐款的事我一定要爲他們說幾句話。美匪建交是遲早的事，美國人早點走，拉倒了，我們不用他們幫忙，國家我們自己來救。

魚：話也不能這樣說，這個時候，我們多一個朋友總比少一個朋友好。尤其是台北的美國人，他們是無辜的，我很怕長江詩社的弟兄一氣之下打起美國人來，這樣反而不好。

義：這點你放心，詩社的弟兄都很能識大體。十六號那天他們得知消息，下午所有成員都到齊集合，社長要大家在這個國難當前保持冷靜，處變不驚，同時主張每個人聯繫要密切，社長還說，國家需要人時，長江詩社是首當其衝，他們還決定在冬天到各處去義賣詩社的文集和詩社史，把所有的錢捐獻給政府。

魚：我聽你這麼說，倒是想找機會去碰一碰這羣好漢。

義：今天下午一點鐘他們有剛擊道練武，武後可能還有人去拜訪他們，你不想去？

利：（阻止他弟弟）明天是學校考試，功課到現在還沒唸完，還想溜出去？（對魚，探問）你的西洋文學概論準備得怎麼樣？

魚：準備了大半，剛才來時有幾個問題想問你，現在聽你弟弟說長江詩社，我真想去看看他們的山莊。

義：他們的山莊很大，而且很有氣派，詩社還有個資料組，可以借到很好的武俠小說看，書店都看不到。

魚：那我更非去不可。

利：（指着他弟弟）叫你不要再談武俠了，你的數學我看要泡湯了。

義：你不懂武俠，我偏要看。

利：我說過不准看就不准看，你還吵什麼，還不唸數學。

魚：（打圓場）好了，不要吵，這事是我惹起的，好了，大家準備功課吧！

義：我偏要看，他簡直無理取鬧，觀念那麼新，頭腦却那麼舊，把書還我！（堅持要奪回那本被

藍尚利拿去的武俠小說）

利：你再吵（發虎威），再吵我就叫媽媽把這本書（右手握着『神州奇俠』）燒掉。

義：你敢，這是本好書，你敢我就和你拚命。

（舞台後面和右門同時發出響音，一個女音是藍太太，另一個男的，是藍振發，他的聲音略

帶沙啞。這時——）

右門藍振發沙啞的聲音：一大早鬧個不斷，你們是在唸書啊還是在吵架？

後面舞台藍太太的聲音：剛才吵了一次，現在又吵了一次，到底是爲了什麼？

（藍氏兄弟沈默，無話可答。）

魚：伯父伯母，尚利尚義他們在研究功課，爲一個問題爭辯起來，沒什麼。

藍振發：  
藍太太：（齊聲）馬各魚，你什麼時候來的？

魚：剛才到了一陣子。

藍太太：今天在這裏吃午飯好不好？

魚：不了，我要回家一趟，我課本沒全帶來。

藍太太：和尙利借來看就好了，何必回去！

魚：好，那就先謝謝伯母了。

——幕待落（第一幕終，下期續完）

# 我們相守 in 年少

(註一)

## ——「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之一

時間：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至七時。

地點：神州社試劍山莊聚義堂。

出席者：溫瑞安、方熾真、黃昏星、廖雁平、周清嘯、曲鳳還、陳劍誰、秦輕燕、林雲閣、胡天任、羅海鵬、陳飛燿、江秋陽、林新居、吳勁風、楊濟輝、李鐵錚、徐家愷、郭宛然、黃碧惠、余曉萍、司掃月、陳淑宜、邱秀玲、程永平、程永夏。

主席：胡天任。

副主席：吳勁風。

記錄：李鐵錚、司掃月。

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半，神州例行練武，三時正練武結束，大家身著道袍，席坐在神州聚義堂上，開始這一次『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

胡天任（主席）：大家剛剛才練過武，身著道袍席地而坐，真可以一句辛棄疾的詞來形容：『滿座衣冠似雪』。今天人數不少，座談會進行的方式也就希望每人在第一番話以五分鐘為限，大家把握時間提出自己的意見，發話次數不拘。

記得梁實秋曾經說過：『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要想產生優美而感人的文學，最好誰都不要去管它，完全讓它在獨立自由不受任何外來因素干擾的環境裏萌芽滋長，只要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在文學的田園裏，自然就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起豐碩的果實。』這句話是無可厚非的，在這個『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我們並不是為神州文學確立什麼形式或內容，而是希望能為神州文學的建立探討出一些方向和途徑。先總統 蔣公曾昭示我們『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又說：『處變不驚，莊敬自強』；昨天美匪建交，國家正面臨一個新的局勢，而同時詩社也遭受到一次嚴重的打擊，但是我們今天還是圍坐在一起開這個座談會，在意義上是極其深遠的。因此，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時機，踴躍發言。

吳勁風（副主席）：廣義的神州就是指中國，所以說神州文學的建立事實上也就是中國文學的建立。而狹義的神州則是指我們神州社，就是我們如何去建立我們神州社的神州文學。神州

文學，是把古典的傳統精神融入現代裏面，它是現代的，中國的，有神州精神的。我希望我們對它有什麼看法的話就拿出來討論，雖然不見得我們能代表正確的一面，但至少我們爲這個文學提供了一份見解與力量。

林雲閣：神州的大志業是要在我們這一生中創出來，我覺得就像大哥『山河錄』裏的詩：『古之悟者，忽然破土而起』，悟者的身姿還是要在自己根扎在土地裏醞釀的。神州既然闖出來了，那麼神州文學的建立也是必然的，否則這文學社團只成了虛殼。神州是現代的神州，神州文學必然是現代文學，而神州文學要想在現代文學裏樹立起它的形象，我覺得需要先樹立起它的特色。神州文學的特色我想以大哥的『山河錄』爲例。『山河錄』它的文學空間是整個大自然的，作者整個和大自然融合爲一，套一句中國老話是『天人合一』的。從江南長安到蒙古西藏，我們處處感覺到的是那種融合在大自然的磅礴的氣勢。它承接的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的精華，建立的是現代神州文學的新風貌。往往我們看到一些現代文學的作品，讓我們感覺到的是和時代的隔離，整個大自然的隔離，和天人和生活的隔離。神州文學所以異於現代的一般文學，它的一大特色就是作者和作品及它的環境、時代背景是融合爲一的，它是個生命的有機體，能夠影響人心提昇人性的。

再就時代意義來說，神州文學的建立要擔當一份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大使命。在整個現

代文學裏面我們可發覺許多因西潮東漸而受到西方的污染。在西方文化思潮的衝擊下，說好的一方面是我們吸收西方文學的精華，以及接受西潮撞擊下所產生的演變；但就壞的一方面講，現代文學到處充斥著一些虛無、頹唐等從西方畸型的移植。我們綜觀整個現代文學，發現污染的是遠超過吸收的。這種污染，不只僅是文學的污染，學術、文化的污染也很多，很多學術文化、文學都變成是西方學術的機器。在現代詩、小說、散文裏面我們也屢屢可看到文化受污染的嚴重。因此相形之下，神州文學的建立，在現代文學、中國文學裏面肩挑起一個很大的責任，這個責任的挑起，不是僅靠著大哥、娥真姐、黃昏星、周清嘯幾個人來挑起來的，而是每一個神州人都身負著這一層使命。我們一同建立時代的神州文學，各人從各個面向來烘托出神州文學的大風格、大氣概。

**陳飛煙：**我們今天談『神州文學的建立』，之所以特別提出神州兩字，乃是我們討論的已不是一般的文學，也不只是我們神州社的文章風格，而是我們整個中國文學嶄新的面貌。在大陸上沒有學術自由、文化自由，所以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也就是光復神州的職責，就落到我們身上。神州文學它是古典的，也是浪漫的；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它不是一味的復古或新潮，而是有其特立的風格在。神州文學的基本要求是，我們把握中國語言文字的特色和長處，透過各種方式形諸於外，而精神上卻仍是中國的。至於如何表現，我認為各人

的性情不同，不妨就順著本性自然而然的去發展。我記得有一次娥貞姐評輕燕有一篇的作品雖很好，但其中有幾句不太像她的個性，這樣違背本性寫出來的文章，首先就失卻一個『真』字，也就很難談得上感人不感人了。

曲鳳選：在神州文集第二號『踏破賀蘭山缺』裏面，大哥揭櫫了一個精神：積極、自信、力行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我覺得並不只是代表我們神州的特色，更指引出我們神州文學到底建立些什麼東西。昨天是美匪建交的日子，而我們今天在這裏開這個座談會，意義實在重大，這使我想起了明朝的東林黨。明朝可以說是存在東林而亡也在東林，東林黨，是明朝在野維繫著明朝國運於不墜的一股文學和正義的力量。但在黨禍之後，東林黨自身往往囿於門戶之見互相的排擠，有些人失去了節操……東林黨一渙散，明朝便接近滅亡了。由此可見文學對時代對國運所能發揮的力量之宏大。因此我覺得我們在這裏談神州文學的建立，不止是在文學上建立一個文風而已，而是在國運上我們是不是也能積極自信和力行。而所謂積極、自信和力行，並不只是慷慨激昂，像娥貞姐的散文，並沒有很慷慨激昂，但一樣是積極、是自信、是力行。我覺得我們現在要提倡的是一種『正』的感覺，它不是空喊喊口號呼憂國或是偏激得走入邪道，而是那種『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的『正』的感覺。因此作品不論是慷慨激昂或者是溫柔婉約，我們不必固著在任何形式，但是我

們固著於這樣一份積極、自信、力行的民族精神上。

徐家愷：建立神州文學，最基本的來說，我認爲在這過程中是要發乎情而止乎於禮。發乎情是發抒自己對於人世的感懷，但到最後這種抒懷却是要以止乎禮來節制。剛才曲鳳選講到的積極、自信、力行的民族精神，我以爲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歸向。所謂積極，就是有那份想做的心；所謂自信，就是創出自己的「格」出來；力行，就是一心一意的去實踐。只有有這點積極的心，又力行去實踐，才能創出自己的「格」來。就我們神州人來講，我們砥礪自己建立起自己的格，再由每個人的格標立烘托出整個神州的格；神州的格標立出來以後，別人能夠一眼就明白這是神州人寫的文章，但又能知道它是出自於何人之手。這樣的由每個神州人的格樹立起神州的格發展開來，神州文學呈現的就是一股蓬勃的氣象，這股氣象所孕育建立出來的神州文學，無疑能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掀開嶄新的一頁。

周清嘯：我只狹義的就著詩社裏面的情形來講，剛才林雲閣有提到大哥的山河錄，曲鳳選提到娥真的散文，還有徐家愷也提及「格」的問題，我覺得大家可以以大哥和娥真兩個人作個借鏡。大哥和娥真雖然是彼此很親近，但是他們文章上却各有各的風格，他們互相吸收對方的養分，表現出來的卻沒有對方的影子。我們現在講建立神州文學，不是講一些追求真善

美，一點體驗生活的話；那些都太空泛，人人都可以講；其間還應該加上一些新的東西，如時代的意義或者民族精神等等。神州文學在內涵上的要求是要能充分的發揮其文學力量，能激勵人產生一種積極向上的意望，達到文學報國的目的。像『坦蕩神州』這本書就是充分的發揮了它的文學力量，許多人看了以後會激動得寫信到詩社，想和我們交朋友，更有人一心一意的跑到山莊來要求入社，單單憑著一本書就決定了他以後一生的動向，文學的力量真是難以想像的。又像大哥和娥真的文章，讀過的人總也是心存敬仰想和他們結交，他們的文章就是有這種力量。我覺得這也就是神州文學的特質。剛剛阿選所提的積極、自信、力行，我覺得可以為神州文學作取舍的標準，神州文學的內容絕不是以高明的技巧（假如選稱得上高明的話）表現出虛無不合時代意義的作品，它是積極、自信且力行的。神州文學發揮的力量勢必是對整個時代整個中國文學產生一種刺激的作用，至於我們如何來發揮它的力量，我覺得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討論。

黃昏星：可馬選作史記自謂：『成一家之言』，這也是神州文學的大氣魄，在發揮文學力量這方面，談廣泛的方面不易，我覺得是可先從個人自身作品的風格著手。『踏破賀蘭山缺』裏面曾經比喻詩是最美麗的語言是花，散文是最率真的語言是草，小說是最戲劇的語言是樹，然後藉著讀者是雨水，陽光是評論，來灌溉這一畦茂盛的園圃。個人透過最率真、最美

麗、最戲劇等不同的方式，本著對作品對時代的責任感，來寫出撼動人心、砥勵志氣的經國文章。像曲鳳選在『踏破賀蘭山缺』裏的那一篇論文『破胆與君嘗』，它把那份精神灌輸到每一個層面上，而不是高談理論最後束之高閣，文字上能有這麼大的感動激發人的力量，這就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文章。又如娥貞那一篇『隔山』，能夠讓銀正雄感動得修書急想認識娥貞，都是例子。神州文學的建立，我覺得每個人還是要從本位做起，由各個層面來發揮它的文學力量，就像各個小支流到最後溶匯成浩浩蕩蕩的黃河長江。

周清嘯：在取材上，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很得力的地方就是可以直接取材自我們的生活。或許有人會說爲什麼我們寫來寫去都是寫自己，我覺得這種避諱是不必要的，因爲只要我們表現得夠好，雖然是寫我們的生活，縱使是我們日常身邊的小事，一樣是可以以小喻大，由小我中見出大我來。像大哥的『神州奇俠』、『今之俠者』，像吳勁風的那篇『旗正飄飄』，寫的都是取材自我們平日的的生活，可是一樣感人，一樣小中見大。我不是說大哥他們怎麼寫我們就跟著怎麼寫，各人性情風格有異，重要的是表現出自己的思想和個性。像娥貞真的作品，我們一眼即可辨，因爲她有她自己的風格。

秦輕燕：大哥編神州文集是希望說，出了這樣的神州文集能夠在文壇上注入一股清新的文學力量，我覺得我們迫切需要建立起我們的神州文學，因爲這樣才能吸引愈來愈多的文學愛好者

，大家一齊攜手奮鬥前進。我認爲我們的作品在這個時代是能夠發揮那股力量，像大哥『今之俠者』中的『空手道』，讀者會激賞感動於那一班兄弟的所行所爲。在文氣上，它表現的就是那種俠氣、正氣！描寫的是陽剛的一面，引發人向上的心理，使人都有種很想積極做事的感覺；而不是像那種描寫愛情描寫少女那種微妙的心理變化的作品，更不是如某些鄉土文學，強調社會上黑暗的一面，這些只能使人消極、頹廢，都不是我們這時代所需要的文學。

方娥真：我是從最基本談起，建立神州文學，我有一個要求，詩社出版的書我要求大家看完它，因爲它代表了我們部分的神州精神。這些基本的作品你都沒有看完它就想要飛起來，這是再荒謬不過的。還有在取材上詩社生活會提供你許多題材，很多都是以小喻大，我覺得真的是要寫都寫不完。像昨天美匪建交，我們在這裏開的會，假如我們把它記載下來，所呈現的就不只是神州的生活，而是把整個時代社會的背景烘托出來，就看你有沒有這個功力。此外，社內大部份的社員是十多、二十歲的，我希望說能及早度過『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境界，這種是很可愛的『經驗』，但是不要逗留太久。像有些人喜歡表現自己很洒脱，很喜歡流浪，像古龍小說裏的男孩子，總覺得自己很孤獨，平時不講一句話，講一句就嚇死人，又有很多女孩子投懷送抱，這種是發夢！又有人覺得糊塗很好，就拚命裝著自己很

糊塗很糊塗。我覺得很多東西自然就是自然，順著自己的本性發展，慢慢的你就能度過一層層的境界，否則，你會變得很極端很極端的。我這番話是專就社裏一些初進者而發的。以詩社裏練武來說，中國人一向是很溫柔敦厚的，這原是一種很好的民族特性，但是也不能說太過溫柔敦厚到了懦弱的地步，譬如孔子佩劍而行這方面我們就較少注重。我們自己恩怨分明，像抗戰時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我們真正是有這份仇的，但這並不是說有仇必報我們也去屠殺日本人；以德報怨，是德性，但不是說永遠是一頭睡着了的獅子，我們要有這分志氣，就是說，我們國家要強起來，至少無論如何也要強過他們的國家，這就是很好的報復了。在中國歷史或文學史上，像辛棄疾、岳武穆，他們都是有那種文武合一的氣魄，但也是比較少人去注重它。我們講求的雖是溫柔敦厚，但在這之外我覺得還要加上一種劍氣，才可以給人一種興起的力量，而不只是一種潛移默化。我們自己是有這份力量的，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我們練武的關係；也因為說像大哥的詩，裏面有劍氣，所以人家讀到他的文章會不遠千里趕來見他一面，而不是只讓人感動懷念一陣就罷了。我們真的要發揮這種很大的興起別人的力量。我們說復興中華文化，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以為要復興中華文化，我們神州人還是要以文學為主，有了很好的文學根底，很多事情你可以從中聯想到許多。

我自己是民族意識很強的人，有些地方我是很不甘心的，像日本有芥川龍之介獎，外國有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在外國是被認為很隆重的，獲了獎是極光榮的事，但我們參加競選的作品却都是要經過翻譯，經過翻譯之後的作品多少就隔了一層；而我們總是像被動的去參加競選，自己却一直不能主動的設立這份獎金。不管是在文學上，或者經濟上，我們都需要有這份魄力。我覺得有了文學的底子就自然會有這種魄力，沒有的話就會很斤斤計較於那些錢。要是國內也能有這份獎，我們對自己不只是一種主動的鼓勵，更可以吸引別人來參加我們，促進文學的進步。

徐家愷：司馬遷作史記，這是他自己給他自己的一種使命感，我覺得在此時代神州人也應該有相同的使命感來達到如神州宗旨裏面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偉大使命。單在復興的方面，以中華文化之淵源深博，我們即使窮畢生之力也無法顧及全部，因此我們要復興的話就是要把好的復出來，而與就是在好的復出來後將之發揚光大。在興方面就感性言，我們爲文是有感而發，藉以抒一己之懷抱，這並不是爲寫而寫；而就理性言，我們基於時代、文學的使命感，來促使自己爲寫而寫。在復興中華文化，建立神州文學上，我們以神州的生活出發，在感性理性上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期許自己有這份肩負起這大時代重任的擔當。

吳勁風：剛才雲閣講到受到西方污染的問題，五四後文化淪爲西方學術的機器，我們只是盲目的

西化，完全是一種「橫的移植」，而沒有「縱的繼承」；在近些年來已有一些人在這方面努力，如余光中寫「再見虛無」向中國的回歸。但如今神州人既有這份認知，就直接可以從中國出發。西方有好的，我們去吸取；傳統的精華，我們更要去發揚。我們神州文學必定是以中國為歸向。

再就我們社裏來講，像我們寫評論，評來評去大部分只是評詩評散文而已，並沒有切實的針對一個看法來討論。像我們平日論陳鼓應批評余光中，大家都說得很好很客觀，但為什麼我們不把它寫成文章來表現？這也是我們待努力的地方。剛才清嘯、嫩貞姐也都談到我們可以寫我們的生活，我覺得我們由自己出發，只要我們的生活是中國人的，只要表現得好，就是中國，就是大家的東西。如「紅樓夢」，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曹雪芹、杜甫他們寫的不就是自己？但他們一樣可以流傳千古。因此，我們只要寫得夠好，讓人能夠與懷自省，也就毋需刻意的去計較寫的是不是我們自己了。

**李鐵錚**：神州文學的建立，我想從我們神州人切身的作法談起，我以為我們有兩個努力的方向：一是深度，二是廣度。深度方面，在作者言，作者本身必須充分的自修以培養自己的文學底子，有了深厚的文學基礎才能夠磨練出文章的水準出來；另一方面說，我們要培養自己敏銳的觀察力與感受力，從生活中提昇出一些東西，才能使作品能夠有深度，深入人心。

在廣度上，我覺得大哥正導引我們朝這個方向做，像最近幾期的『振眉詩鑒』的小說專號，評論專號，都著意在大家從事詩、散文創作之外，更能夠在其他方面增加其廣度。此外，我們不只在各種文類上求其好，也應該在嘗試中就最適合自己的文類上求其專精，這些都是廣度上的要求。基於深度、廣度的要求之下，神州文學本質上雖是中國的，但我覺得也有必要摻入一些西方值得我們取法的東西，在這點上，我覺得有兩種現象都失之偏頗：一是一味固守中國的傳統，而忽視了西方的文化，這一點我覺得社裏也偏了些，研究西方文學的人不多。另一個現象則是如外面的一些人，開口閉口西方的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用中國的文字，寫出的却是西方的文章。我們現今要努力的也是在兩者之間取得一種調和，再鍛鑄創新出真正屬於現代中國的神州文學。

溫瑞安：剛才提到西洋文學或西方技巧和中國的精神熔合在一起；我真的也很不願意大家都覺得我們所有的技巧已經足夠了，因為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擁有的已經足夠了，他就不是神州人，神州人是應該超越這些的。我們要寫出中國的文學，但是中國文學最主要因為表現出這個民族為中心的緣故最後還能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所以我們對各方面都應有所認知，好的吸收，而不是一味說我們表現出的都是東方的那已經足夠了，這是足夠了！但是我們一定要經過『見山不是山』的第二層境界之後再回到第三層境界『見山仍是山』，不能是沒

有經過第二層就覺得這些都不必要。我聽到剛才大家發話，雖然有些和神州文學的建立並無切身關係，可是他們卻有觸及，像畫龍點睛一樣，點了睛，那龍就栩栩如生起來；舉個例子，是娥真的那番話，我覺得娥真的話是最激起我想講話的；像後來的李鐵錚和吳勁風的話也較有系統和整理，另外徐家惜的也相當有興味，相當有朝氣；但是我遺憾這次「神州文學的建立」很多人都沒有真正去準備，這準備不是資料上的問題，因為要在一、二個禮拜的時間之內準備出完備的資料並不可能，這要靠自己平時的修為；可是至少對「神州」這兩個字有思索過大概都可以講一些比較切中要點的話，而不是散漫無章的，從歷史論起然後以歷史為結束，最後留下神州文學如何建立的一個大問題，讓那些還沒有發話的人繼續回答，這樣都是不負責的。

我剛才播的音樂，是一首廣東歌（註二），經過改良的現代中國的廣東歌，這條路是否走得很正確我不知道，但它走得很民族，它所表達的每一個句子，它的氣概，它唱「啊」時的聲音，絕對不是用西方的音韻。書劍恩仇錄裏的紅花十四俠在清朝做他們的事情，到現在我們在這兒開座談會，而所談的還是神州這兩個字，這神州不是神州社，而是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復國興邦的神州，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帶著這麼大的遺憾。這遺憾如從墨俠開始已經近三年了，如從紅花十四俠下來，也有幾百年時間了。我們不知有多少年背負著這

個包袱，所以歌詞中有：『爲漢邦願將書劍定江山』，彷彿用他的書劍就可把江山定下來，這豪氣了得！要得！但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有這種瀟灑，閣下的劍練成了沒有？還是在寫詩的時候練練劍，平時跟同學說話的時候練練劍，然後又談武俠：打打殺殺，仗義不平，拔刀相助，但那就算武俠了嗎？所謂書者，是不是讀一讀教科書，看台大的海報，救國牆也去看看，愛國牆也去看看，看完了之後也會談起國家大事，就以爲國家興亡爲己任。大家看過金庸的小說，他以一個歷史家的眼光去寫武俠小說，所以他寫出的東西有相當淒涼的味道，可是並不消沉。他小說中的人物有大奸之人做爲主角，但我們沒有看到他對中國有任何失望。他的主角可能是中國某一個朝代某個時間的象徵，可是他的主角中沒有帶著一朵黃菊花，背著吉他去流浪，這個很重要，我想中國人就算要流浪也應該背一把琵琶。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希望大家聽這首歌，這首歌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我們要了解現代中國民歌走到什麼路向去了？『小雨中的回憶』還是『海誓』，這也是我們神州文學的建立，雖然它不叫文學叫藝術；我希望這首歌能激起一種徐家情所謂的『興』，賦比興的『興』。『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也是『興』，他低頭可以思很多，包括吃飯、睡覺，在衆多選擇其中的一個——當時他的『興』是想到他的家鄉，這和我們現在想家的情形也許不太一樣，但目標是相同的，還是神州。余光中有一首詩：『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那

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就是這個意思。

前幾天我爲了某事發脾氣，因爲我發現有人沒看完『日子正當少女』。我不是捧戲真，這本書兩天之內我看了兩遍，散文突飛猛進，我奇怪在那麼忙的情況下我仍能看了兩遍，而你們呢？對於其他好的作品也是如此。我這番話，也是有意對幾個好高騖遠的同仁說的。剛才李鐵錚說振眉詩牆（註三）現在用一期小說一期評論是爲彌補這兩方面不足的地方，我用的確如此。我們如果是一個文學社團而已，不講別的，在文學上也要交一個滿滿的卷子，就是答錯也要答。剛才嬉真起來指責那些少年不識愁滋味的人，她一向很少如此。是，你真善美，是，你覺得自己很純情，不然或者你覺得自己很複雜可以批判所有的，對國家興亡有很透徹的看法。可是我問你：你看過什麼書？你究竟了解多少？我不妨大刺刺說一句：我看過的書也許諸位還沒有看過。不是因爲我自己本身有什麼了不起，如果要說，我只有兩點了不起：其是我爭取任何時間讀書，就算是社裏很忙，我睡覺前上廁所甚至一邊練武一邊還是看書；另一是我在國外也許看過一些其他的東西。但這些都不足以影響我任何思想，我還是遵奉國家的原則。可是我還是不敢說我很懂，相反的，因爲我不懂，所以我要學習。但我生氣那些不懂這些事情的人，我去過許多地方也可說是流浪，但我決不會在這個時代裏背著一個無法挽回的河山，整個書劍恩仇錄我們還沒有資格去唱出來

的時候，就有很多超然式的瞻瞻派的想法。

記得上次座談會有個例子舉了一半沒有繼續下去，這例子胡菊人先生在他大著裏也有引述，就是瓊拜絲唱的一首歌『在長長的黑紗面紙』，是描寫一對好友，那個做兄長的太太和他的兄弟有很好的交情，後來竟發生感情了。有一天乙被謀殺，每個人都懷疑甲是謀殺者，只要甲能提出反證：有人目擊他當時不在現場，就無罪了，可是甲一直沒有說，後來他就被絞死了；但事實上當時甲是和乙的太太在一起，可是甲沒辦法說出來，因為他不能背棄乙的義氣。在他被絞刑時，有一個女人正靜靜望著沒有流下一滴淚，這人就是乙的妻子。等到甲死後，每個月夜風高的晚上，總有一個女人一直在那兒哭泣著，瓊拜絲唱到最後『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看見，只有我自己！』她的聲音像一股冤氣直衝天庭。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絞事觀點是很重要的。作爲一個歌者，如果你站在任何角度去唱歌的話，可能都沒辦法把那種幽怨的態度表現出來。可是瓊拜絲和作曲者能有這樣的眼光——把自己化成已死的人，死人當然不會唱歌，這是一種技巧和觀點的運用。但如果寫小說的話就絕對不能以自己是一個鬼魂來講話，你可能這樣寫：原兇可能就站在墓後聽乙的妻子哭甲的亡魂！是這樣的情感你了解嗎？如果我們說中國是好的！好在那裏？紅樓夢中同一場裏已經用了七、八個不同的絞事觀點去形容：鳳姊沒出場之前人未到聲先到，鳳姊一出場從眼

中看的林黛玉是什麼，林黛玉眼中看的鳳姊是什麼；兩個絕世佳人一對比之下那種情況完全出來了。紅樓夢了不起就在這早西方研究那麼久了亨利詹姆士、佛洛伊德幾個大家同時起來，而曹雪芹一枝筆桿就能夠就穩住的。整個紅樓夢中有一段也是讓人觸目驚心的，就是大家在中秋月圓之夜最高興的時候，賈母忽然感覺很愁悵，大家怎麼逗趣，賈母還是高興不起來；在另外一邊賈政一直在飲酒作樂，荒淫無度，忽然一陣風吹來，他聽到自己家祠堂門前的匾牌一陣嘎啦啦的聲音，好像什麼東西碎裂，又像什麼東西被碰翻了的樣子。我當時是毛骨聳然。那文學生動的力量使整個賈家——這樣一個輝煌的家庭，在那一刻敗亡已經完全暴露，好像祠堂裏的鬼魂已經容忍不得這樣的景象將要翻坐而起。在這種文學技巧上詩社選應多加強。

我希望評論和小說方面大家能夠多注重點，神州人都要像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幾個人在文學上的執着與奮鬥。假如我們評論上能出四個人才，小說上能夠出五個人才，詩方面原來就已有二三個再加上幾個人才，散文上多出四五個人才，那我們神州在中華民國文壇上才算是有了交代的，抹不去的。而且是一股相當大能夠掀起風潮的力量，我們之所以要掀起這個風潮是因為我們在配合國家整體行動，一定要在符合國家原則、民族需求之下才有話要說的。我們不希望國難時期文人搞來搞去還是這些東西，十年前打開某些刊物發現是

這些問題，十年後打開某些書刊，發現還是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不斷的在重複重複。

我常常跟大家說過的一點就是：我們現在應該好好寫作，因為現在是大時代，而我們身邊最熱烈最易把握的題材就是神州的題材，但我們不希望說寫出來是浮泛的，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大家往往在某些地方就是重複著一個主題。比如你們說大哥很了不起，大哥有什麼了不起？我會問回你們，說娥真姐很溫柔秀麗，娥真爲什麼溫柔秀麗，我形容娥真像一池春水，大家也形容娥真像一池春水，那春水過後還會有夏天秋天冬天啊！我們形容阿狗可愛，倒不如形容阿狗喜歡皮球，看到圓的東西牠就恨。像我形容黃昏星在最沒有錢的時候，有一次幫我辦手續拿了一大疊鈔票回來，他在樓下按門鈴，我從樓上望見他把鈔票往天上一撒的樣子，又匆匆把鈔票一一撿起，好像在製造天降鈔票，正好滿足了他窮時的心態。像娥真在『日子正當少女』形容黃昏星回來，整個暮色的樓梯都給他嘻嘻哈哈的佔滿了，而周清嘯回來却好像誰欠了他的債一樣，板着臉孔蛇行著進來，其實他並不是真的蛇行進來，但這一形容黑白雙蛇的形象就已明顯的標立出來。就像昨天程氏兄弟送粥來，本來是要吃宵夜的，但臨時一件事來，大家都立即出動了。只剩下稀飯都冷硬了。神州無時無刻沒有事情發生，假如你們形容我形容娥真或形容自己的兄弟談來談去還是這樣的話，那算得了什麼？我們的幅度要廣一些。就算是形容自己人，像我形容黃昏星拉着淒涼的二胡

，拉着拉着拉斷了一弦，成了一胡，可是他還是使勁的拉着，不管別人已掩上了耳朵。我這樣形容他，大家就這樣形容他，真的變成沒有新意了，只有因襲。再說以中國樂器相合的人也不止是黃昏星而已，周清嘯學吹簫，也學了兩三年，還是一首『彩雲追月』也吹不成音，他的名字叫『清嘯』，你們想，這樣一寫，多麼生動啊。可是大家都跟着說黃昏星拉『得一胡』，却不說周清嘯吹簫，真是……真是埋沒了他的天才了。（衆人大笑）有時我覺得一些新秀、中秀反而能夠認識得比較清楚，寫出來不因循重複。其實讀人要是讀錯了，那會使讀者不快。讀壞了的話就連被讀者也會不高興。所以說就算是寫中國人，也要寫得讓人家感覺到中國人很了不起，而不是反感。寫神州社，也要寫得如我們生活一般有聲有色，而不是亂讀亂說。最近社裏有人整天都以爲他在音樂上可以有成就，在文學上不可以，事實上在文學上也可以的。只是他沒有好好下過苦功，搞不好他在文學上可以，音樂上反倒不可以。神州在聚會裏無端端的要求你用三千字描寫一粒黑豆，或兩小時之內寫出一首二三百行的長詩，我們就是要有這種訓練之後再回復到我們的自然。在神州文學上，我想我們不是談建立些什麼的問題，有人說內容決定形式，內容固然重要，但在形式技巧上我們也未免太注重了。所以同樣寫流行的筆法，嫩真是寫出了『將軍』這篇小說，但這一部短篇小說在深度上能夠遠超過許多長篇小說。可是同樣用流行的筆法寫，交來的稿有的

簡直是依樣葫蘆十足，看到第一張流淚，看到第二張流淚，看到第三張第四張還是流淚，不過流的都是塑膠淚。我覺得真正一個大家是從小處學，應該是從任何地方，甚至從古龍那兒都可以學到東西才是。爲什麼我要大家轉述（註四），轉述不是如以前那樣精采的不講，婆婆媽媽的反而講了一大堆，也不是在浪費你的時間，我告訴你我轉述已經轉述了十年了，到現在還是在轉述的狀況。轉述是要你寫一篇小說，訓練你講故事、佈局，點出當時氣氛的能力。也許你講一千句話還不如你只講一句話來得有力，爲什麼司馬遷形容項羽那麼多東西不寫只寫他見到秦始皇時說的那句話：「彼可取而代之！」司馬遷爲什麼不講項羽隻手能拿起三十八支鋤頭而寫他「力能扛鼎」？因爲那鼎代表了當時中國三分天下的那股力量、那股氣勢、那種沈雄、那時代的包袱、那鼎的象徵意義！剛才徐家愷提到司馬遷，當時神州對司馬遷也是必修的，可是到頭來很多人這修修也就休休了，看了一本「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就以爲很了解司馬遷了，其他的給別人讀？我可不希望養成這種依賴性。如果社裏每個人在中文、外文、建築、外交、財務、護理……什麼系都好，只要在學問上每個人能夠有所專精，都能夠互相配合，以創神州大業，明年我們在這裏集會的時候，雖然我們不必談說成了什麼家，但是每個人都在某方面融會貫通，實事求是盡到了自己的責任，而不是成了光說不做小集團。等一下我會要你們填一張表格，每個人在詩、散文、小說中

要選一項在今後的一年中你們要專事的，評論方面，也要專修一個項目，無論設計、歷史、老莊、插圖、茶道、劍法、雕刻、社會參與……什麼都可以，在今後一年內，我會督促你們在這一方面努力專精。振眉詩牆在我這麼忙的情況下也編到現在這樣，我希望文藝部、詩組、散文組也要推動起來，要做，就全面的做。救國，就全民的響應，從基層做起，從自己幹起，這才是神州精神的建立。

方娥真：我初講的那一段話，說少年不識愁滋味，最主要是指文學上的技巧，不要在某一階段停留太久；過了廿歲以後總該入世了，沒有那麼超塵，我們就認這個命。我自己是很能夠感覺到文學的力量影響很大，假如真有文學涵養，一句話或一段音樂，聽起來就和那些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接觸或根本沒有感受的人完全不一樣。譬如說那天晚上聽那首將軍令，我和大哥是同時想起辛棄疾，想到他的劍氣，那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很想寫一篇文章，感覺沒有枉費活這一場。

溫瑞安（補充）：辛棄疾是你們都知道的，那時他二十多歲，二十餘騎入四萬多人的敵陣去抓一個叛將，衝進去又衝回來，真是如入無人之境。像剛才的音樂，哆哆哆哆，鼓聲，噠噠噠噠噠噠——揚琴聲——真是將軍上馬的氣派，真是好音樂！

方娥真：我覺得很多東西我們不能先求「飛」，要從踏實做起。詩社為什麼這樣注重轉述，就是希

望你們有一種敘述的觀點，應該怎麼去寫，用什麼角度去寫；假如在某方面沒有接觸或沒有注意，很多東西轉述出來就一點氣氛都沒有了，而且會破壞了原來那個人的形象。像新秀吳勁風、徐家愷、李鐵鈺等人，轉述一個人時會把他的形象很自然的從生活中烘托出來；文學是有角度的，只要角度把握得好，那個人就會栩栩如生的出現。有時我很想唱在馬來西亞聽到的歌，就是因為藝術的力量使人很想替它流傳下去；當一種藝術的力量感染到你，所表現出的就不是那麼刻板了。但是你們却很少有這種狂熱，也許是藝術的力量對你們的震撼還不夠，所以寫出來的很呆板；像清嘯的『贈劍』和『千里不覺遠』却是很自然平易的表達。每個人的感情不一樣，就如我對某些社員很依賴，和他們在一起就很有安全感，可是我也會很寵愛某些社員，寫出來當然就不同，這也可以說是角度的關係。但是有些人接觸詩社越久，說話反而都是在別人影子下面，沒有一點新意，這樣是太侷限自己了。

廖雁平：中國文學的武俠小說是一個很大的特色；武俠在此刻提出更加合適，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和南宋時相似，那時是以長江分成了兩個國家，而現在這界線更由北向南移到了台灣海峽，我們已經沒得再退了！所以俠氣的提倡是必須的，以寡擊衆，冒險犯難，寧死不屈，志節不移，這種俠義之氣就是岳飛、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的作爲一般，也確實使南宋在敗退中露出一線曙光的。像大哥的武俠小說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劍試天下、神州奇

俠等，真正能提出一個武俠的新途徑，武俠不再是舊事，而是日常生活，因為從建立神州文學來講內容首先必須豐富，其次新的形式和技巧變化也是十分重要的。爲什麼神州詩社會有那麼多人嚮往？每天都有七八封信來問候詩社，主要因爲我們提出的方向很明確：文武合一、知行合一、尙志節、勤磨練，那麼在這個時代裏我們所需要的是怎麼樣的文風呢？我個人認爲其精神應是文、武（武俠之武）並重，不偏不頗，才能明視聽，振人心。

林新居：一部作品最首要的是要有風格，所以我先從風格談起。神州文學大原則上的風格就是必須是神州的，也就是中國的；小原則上則個人要有屬於自己的風格，大哥和娥真姊的文章所以會影響許多人，就是因爲他們有獨立的風格。我在大哥的文章中也發現他不斷地突破和超越，如果每個人都抱着這種態度去寫作，則不論在深度、廣度或技巧上都會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在這一時代中，各人有自己的背景、環境和思想，我們所能把握的也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所以一部作品的創作生活背景是最主要的，但是思想也可帶動生活，把生活和思想配合起來，才能創作出更精彩感人的作品。有些人廣度方面暫時還達不到，那麼就可在深度方面加強，仍能接近目標。最近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鑿痕，覺得大哥做了許多方面的嘗試，他用幻覺或午夜夢迴來襯托出自己心裏的感覺；在鑿痕中大哥寫的是他們幾位兄弟去探水源的情形，他透過自己的理想目標，把它寫得更生活，引出更深遠的意義：遭受了

無數挫折打擊，但他們決不會裹足不前，雖然最後都為理想犧牲了。總之我覺得建立一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這就是神州文學了。

司掃月：剛才雁平提到時代的問題，使我感覺神州文學的建立不只是個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們所負的時代使命。今日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他的一份俠情，但這份俠情却經常會被一些世俗的塵埃所蒙蔽。所以必須有人來激發，而文學是最直接影響最深的途徑，像大哥『今之俠者』中所蘊含的『俠』字，或是『白衣方振眉』鐵血大旗一篇中，當方振眉一手撈起宋旗時的那種氣魄，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看了都會振奮的。會寫武俠小說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坊間劣作更無法勝算，但真正能震撼人心的却很少，這是由於作者根本無這一份以時代為己任的担負，一味打打殺殺，雖打着一面正義的旗子，可是內容空洞、呆板，還有何價值可言。所以在時代所需之下更要有一個『真』字，真摯、真情，像大哥筆下的方振眉，雖然也許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我們都深深地感覺到他的存在，在另一個時空中，定有位如此俠情的人但只不過換了種方式出現。這就是大哥成功的地方，故事背景雖在千年前，依然栩栩如生。當然這不只是武俠小說，其他任何文學作品也都應以時代為前提，再充分表現自己真真實實的情感。

曲風還：聽完大哥和娥真姊的話，使我感到有許多事我們都把它僵化了，無論轉述或其他。像昨

天晚上吳勁風的一番話，真的令我好感動。他說在他生日的那天，吃宵夜時他沒有叫任何菜，大哥只問了一句：「你叫了什麼？」美匪建交甚至他的母親過世時，他悲傷到了極點，但是他沒有哭，他是個不輕易落淚的人，可是勁風說當時他真想衝出去大哭一場。在他說的時候，我忽然想到我也曾有過相同的感情；一次座談會，我忍住咳嗽，憋到臉都脹紅了，以為沒有人發覺，那時大哥是主席，他說：「小媛，要咳就咳出來。」我當時就哽住了，連咳嗽也忘記了。這本來就是很自然的感情，但是相處久了反而淡了；像我現在看阿燕，就不會想到以另一種角度去看她，對別人介紹時也一樣，就只會說她是「瘋姊姊」，很少有其他的褒貶。但是大哥和娥真姊之間，隨時有新的發現，決不會因熟悉就變得平淡了。當然我也不是說要學某些社團經常把自己的感情拿來傾訴一番，然後覺得彼此感情很好，因為我們應是在日常生活或辦事的時候自然表達出來，可是有時因不刻意反而變得麻木了，所以對周圍的事物經常維持一分新鮮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林新居：當我第一次看『日子正當少女』的感覺是：看了第一段就想看第二段，看了二段就想看全篇，而看完一篇之後真恨不得立刻看完全本，那種深刻的感情栩栩地呈現眼前。在我看完之後就立刻寫了一篇介紹，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了解它，有些讀者認為這太強調自己的感情，但我忍不住要反駁：這種感情你做得到嗎？這種能感動許多人的感情，這也是我

們創作時所應學習和注意的。

程永平：我很贊同林新居的話，神州文學的建立是要建立在神州的風格上，這種風格並不是標新立異，而是他本身就具有的宗旨與理想。而在風格的建立上首先要將個人的風格建立起來，否則也談不上建立整體的神州風格。在建立的時候就要接受所有的考驗，像剛才大哥的話就給我很大的壓力，但我覺得人生下來就是要接受壓力，去突破、去超越的。

後記：這一次『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只是一小部份，而且不僅限於學術的討論，也有閒談、聊天、或指點各人優劣，開坦言的風氣，而不要把座談成爲約定俗成的固定形態。神州是生命的，誠如大家所言，我們不是在尋求什麼固定的形式，而是爲神州文學探討出一些新的方向，提供一份自己的見解。這次座談會中，有很多問題都是淺談即止，更深入的討論，我們期待於下一次的神州文學座談會。

## 附註

(註一)：原詩摘自溫瑞安的『山河錄』十首中的『武當』的末段：

因爲大江來去，落日西盡

梧桐一夜碧落

妳我還活着

怎能不極登金頂，上閣樓

浩浩蕩蕩的迫出第一意氣

絕世的音容？啊武當

我們相守在年少

相忘於江湖。不見於

天地之悠悠。……………

(註二)：神州社內每逢聚會、座談、或聯歡，溫大哥常攜錄音帶或唱片，播放各式各地的民謠、藝術歌曲、音樂給大家欣賞，每次都有新的驚喜，而每次都把大家「聽出耳油來」。

(註三)：『振眉詩牆是一面在神州社裏競爭最激烈的牆』，這是在詩社中人皆有謂的。『振眉詩牆是一面鐵面無情的牆』，是每期落榜者常言道的。振眉詩牆，不僅收詩，還收其他各種文類，溫瑞安主編，每隔二十天在試劍山莊出版一次，每期選出一、二、三名為『天涯三絕手』，其他優異獎、佳作獎各二，每次有數十人來觀出版典禮。在最後截稿的二三天內，大家常通宵不眠，徹夜趕稿給詩牆，以期榜上有名。

(註四)：「轉述」，在詩社裏是一項講敘事情的特殊訓練。因社裏瞬息百變，很多東西都在發生，然而社員們各有其工作、課業、家庭的，所以在場的成員有責任把當時的氛圍、事件、經過，「轉述」給其他不在場的人分享。這「轉述」就要憑真本領，甚至文學的技巧。一個轉述的高手，可以在數分鐘把一天的重大變化都點襯了出來；相反的一個不善轉述者，說了老半天，也襯托不出半個小時發生的事情之真相。所以在神州社，就連轉述，亦是要訓練的。



後編州神

57.12

## 神州編後

美匪建交後，舉國沸騰，全民投入自立自強，救國復國的運動裏，掀起了一股大好朝氣。軍人們提槍衛捍邦國，文人們也要提筆振臂高呼。神州社裏的神州人，更是義賣、捐款、奔走，樂此不疲，遠則出國濟辟謠言，近則勸友朋處變不驚，大則隨民衆遊行抗議，小則自身練文習武，國難當前，神州人無不全力以赴。

神州文集第五號『今古幾人曾會』編纂時，適時神州社裏幾個負責人第五次返馬前夕，每次出國，還是懇切地期望盡一份復興中華文化的力量。這一期文集裏，收入了好幾篇有關討論國事的文章，今之文人，今之俠者，都是要關心人間的。『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這期間中央影業公司義演一系列愛國電影如：『梅花』、『英烈千秋』、『八百壯士』。

『、』、『笕橋英烈傳』、『雪花片片』、『黃埔軍魂』等，在這裏也收入幾篇文章爲這項義舉而作了部份的反響。

社裏每日都收到近十封讀者信函，有批評，有指教，有砥礪，有慰勉，這些信件，每每透露出大國青年的活力與朝氣，而且文筆鋒利、理路縱橫，所以可以視作好文章處理刊登，希望作者不要見怪。『神州文學的建立』座談會，不是以純學理的討論，而是生活的、自由的、智慧的，但不是散漫的、強詞的。本期是用中國人的『五事』爲主題，就是貌、思、視、聽、言，都是人身的修行，是故把『貌』作小說，『思』作散文，『視』作詩，『聽』爲讀者投書，『言』爲戲劇評論，合起來亦即爲神州文學的初貌了。

溫瑞安識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 今古幾人會

廖 雁 平等 著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九號

發行人：平 鑫 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神州集刊連絡處：

台北市木柵指南路二段45巷20號

電話：九三四四四七五

定價：新台幣陸拾元

港幣玖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

# 會曾人幾古今

著等平雁廖·號五第集文州神

現是「視」，穎專文散是「思」，作創說小是「貌」，劇戲文論是「言」，函來者讀是「聽」，品詩代刀大，揚昂氣志社文州神是，「會曾人幾古今」傑的選精再選精是都篇篇，續佳號五第的斧瀾懷忘難您令，操情的色顏照道古有都個個，作



急戲敵國刺亮

\$6.00

thank you